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集第一輯
沈雲龍主編

曾文正公（國藩）全集

曹耀湘等編

家書·家訓（家書十卷家訓上下二卷）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印行

曾文正公家書

光緒己卯年
傳忠書局棊

曾文正公家書卷一

道光二十年庚子歲二月初九日

男國藩跪稟父親母親大人膝下去年十二月十六日男在漢口寄家信付湘潭人和紙行不知已收到否後於廿一日在漢口開車二人共僱二把手小車六輛男占三輛半行三百餘里至河南八里汶度歲正月初二日開車初七日至周家口卽換大車僱三套篷車二輛每套錢十五千文男占四套朱占二套初九日開車十二日至河南省城拜客耽擱四天獲百餘金十六日起行卽於是日三更趁風平浪靜徑渡黃河廿八日到京一路清吉平安天氣亦好惟過年二天微雪耳到京在長郡會

館卸車二月初一日移寓南橫街千佛庵屋四間每月賃錢四
千文與梅陳二人居址甚近三人聯會間日一課每課一賦一
詩膳真初八日是湯中堂老師大課題智若禹之行水賦以行
所無事則智大矣爲韻詩題賦得池面魚吹柳絮行得吹字三
月尚有大課一次同年未到者不過一二人梅陳二人皆正月
始到岱雲江南山東之行無甚佳處到京除償債外不過存二
三百金又有八口之家男路上用去百金刻下光景頗好接家
眷之說鄭小珊現無回信伊若允諾似儘妥妙如其不可則另
圖善計或緩一二年亦可因兒子太小故也家中諸事都不望
念惟諸弟讀書不知有進境否須將所作文字詩賦寄一二首

來京丹閣叔大作亦望寄示男在京一切謹慎家中儘可放心
又稟者 大行皇后於正月十一日升遐百日以內禁薙髮期
年禁燕會音樂何仙槎年伯於二月初五日溘逝是日男在何
家早飯並未聞其大病不數刻而凶問至矣沒後加太子太保
銜其次子何子毅已於去年十一月物故自前年出京後同鄉
相繼殂逝者夏一卿李高衢楊寶筠三主事熊子謙謝訥葺及
何氏父子凡七人光景爲之一變男現慎保身體自奉頗厚李
仙九師陞正詹放浙江學政初十日出京廖鈺夫師陞尚書吳
甄甫師任福建巡撫朱師徐師靈櫬並已回南矣詹有乾家墨
到京竟不可用以膠太重也擬仍付回或退或用隨便接家眷

事三月又有信回家中信來須將本房及各親戚家附載詳明堂上各老人須一一分敘以煩瑣爲貴謹此跪稟萬福金安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四月十七日

祖父大人萬福金安四月十一日由摺差發第六號家信十六日摺弁又到孫男等平安如常孫婦亦起居維慎曾孫數日內添吃粥一頓因母乳日少飯食難喂每日兩飯一粥今年散館湖南三人皆畱全軍內共畱五十二人僅三人改部屬三人改知縣翰林衙門現已多至百四五十人可謂極盛琦善已於十四日押解到京奉上諭派親王三人郡王一人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尚書會同審訊現未定案梅霖生同年因去歲咳嗽

未愈日內頗患咯血同鄉各京官宅皆如故澄侯弟三月初四
在縣城發信已經收到正月廿五信至今未接蘭姊以何時分
媿是男是女伏望下次示知楚善八叔事不知去冬是何光景
如絕無解危之處則二伯祖母將窮迫難堪竟希公之後人將
見笑於鄉里矣孫國藩去冬已寫信求東陽叔祖兄弟不知有
補益否此事全求祖父大人作主如能救焚拯溺何難噓枯回
生伏念祖父平日積德累仁救難濟急孫所知者已難指數如
廖品一之孤上蓮叔之妻彭定五之子福益叔祖之母及小羅
巷樟樹堂各庵皆代爲籌畫曲加矜恤凡他人所束手無策計
無復之者得祖父善爲調停旋乾轉坤無不立即解危而况楚

善八叔同胞之親萬難之時乎孫因念及家事四千里外杳無消息不知同堂諸叔目前光景又念家中此時亦甚艱窘輒敢冒昧饒舌伏求祖父大人寬宥無知之罪楚善叔事如有說法之處望詳細寄信來京茲逢摺便敬稟一二卽跪叩祖母大人萬福金安

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十八日

男國藩跪稟父親大人萬福金安自閏三月十四日在都門拜送父親嗣後共接家信五封十五日接四弟在漣濱所發信係第二號始知正月信已失矣廿二日接父親在廿里鋪發信四月廿八已刻接在漢口寄曹穎生家信申刻又接在汴梁寄信

五月十五接父親到長沙發信內有四弟信六弟文章五首讀
悉祖父母大人康強家中老幼平安諸弟讀書發奮並喜父親
出京一路順暢自京至省僅三十餘日真極神速男於閏月十
六發第五號家信四月十一發六號十七發七號不知家中均
收到否邇際男身體如常每夜早眠起亦漸早惟不耐久思思
多則頭昏故常冥心於無用優游涵養以謹守父親保身之訓
九弟功課有常禮記九本已點完鑑已看至三國斯文精萃詩
文各已讀半本詩略進功文章未進功男亦不求速效觀其領
悟已有心得大約手不從心耳甲三於四月下旬能行走不須
扶持尚未能言無乳可食每日只粥兩飯家婦身體亦好已有

夢熊之喜婢僕皆如故今年新進士龍翰臣得狀元係前任湘鄉知縣見田年伯之世兄同鄉六人得四庶常兩知縣覆試單已於閏三月十六付回茲又付呈殿試朝考全單同鄉京官如故鄭莘田給諫服闋來京梅霖生病勢沉重深爲可慮黎樾喬老前輩處父親未去辭行男已道達此意廣東之事四月十八得捷音茲將抄報付回男等在京自知謹慎堂上各老人不必呈懷家中事蘭姊去年生育是男是女楚善事如何成就伏望示知男謹稟卽請母親大人萬福金安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初七日

孫男國藩跪稟祖父大人萬福金安五月十八日孫在京發第

八號家信內有六弟文二篇廣東事抄報一紙本年殿試朝考
單一紙寄四弟六弟新舊信二封絹寫格言一幅孫國荃寄呈
文四篇詩十首字一紙呈堂上稟三紙寄四弟信一封不審已
收到否六月初五日接家信一封係四弟四月初十日在省城
發得悉一切不勝欣慰孫國藩日內身體平安國荃於廿三日
微受暑熱服藥一帖次日卽愈初三日復患腹瀉服藥二帖卽
愈曾孫甲三於廿三日腹瀉不止比請鄭小珊診治次日添請
吳竹如皆云係脾虛而兼受暑氣三日內服藥六帖亦無大效
廿六日添請本京王醫專服涼藥漸次平復初二二兩日未吃
藥刻下病已全好唯脾元尚虧體尚未復孫等自知細心調理

觀其行走如常飲食如常不吃藥即可復體堂上不必望念冢
孫婦身體亦好婢僕如舊同鄉梅霖生病於五月中旬日日加
重十八日上牀廿五日子時仙逝胡雲閣先生亦同日同時同
刻仙逝梅霖生身後一切事宜係陳岱雲黎月喬與孫三人料
理戊戌同年贖儀共五百兩吳甄甫夫子戊戌總裁進京贖贈百兩
將來一概共可張羅千餘金計京中用費及靈柩回南途費不
過用四百金其餘尚可周恤遺孤自五月下旬以至六月初諸
事殷繁荃孫亦未得讀書六弟前寄文來京尚有三篇孫未暇
改廣東事已成功由軍功陞官及戴花翎藍翎者共二百餘人
將上諭抄回前半節其後半載陞官人名未及全抄昨接家

信始知楚善八叔竹山灣田已於去冬歸祖父大人承買八叔之家稍安而我家更窘迫不知祖父如何調停去冬今年如何說法望於家信內詳示孫等在京別無生計大約冬初卽須借賑不能備仰事之資寄回不勝愧悚吳春岡分發浙江告假由江南回家七月初起程餘容續稟卽稟祖父祖母大人萬福金安孫跪稟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廿九日

孫男國藩跪稟祖父大人萬福金安六月初七日發家信第九號廿九日早接丹閣十叔信係正月廿八日發始知祖父大人於二月間體氣違和三月已全愈至今康健如常家中老幼均

吉不勝欣幸四弟於五月初九寄信物於彭山岷處至今尚未
到大約七月可到丹閣叔信內言去年楚善叔田業賣與我家
承管其中曲折甚多添梓坪借錢三百四十千其實祇三百千
外四十千係丹閣叔兄弟代出丹閣叔因我家景况艱窘勉強
代楚善叔解危將來受累不淺故所代出之四十千自去冬至
今不敢向我家明言不特不敢明告祖父卽父親叔父之前渠
亦不敢直說蓋事前說出則事必不成不成則楚善叔逼迫無
路二伯祖母奉養必闕而本房日見凋敗終無安靜之日矣事
後說出則我家既受其累又受其欺祖父大人必怒渠更無辭
可對無地自容故將此事寫信告知孫男託孫原其不得已之

故轉稟告祖父大人現在家中艱難渠所代出之四十千想無錢可以付渠八月心齋兄南旋孫擬在京借銀數十兩付回家中歸楚此項大約須臘底可到因心齋兄走江南回故也孫此刻在京光景漸窘然當京官者大半皆東扯西支從無充裕之時亦從無凍餓之時家中不必繫懷孫現經管長郡會館事公項存件亦已無幾孫日內身體如恆九弟亦好甲三自五月廿三日起病至今雖全愈然十分之中尚有一二分未盡復舊刻下每日吃炒米粥二餐泡凍米吃二次乳已全無而伊亦要吃據醫云此等乳最不養人因其夜哭甚不能遽斷乳從前發熱煩躁夜臥不安食物不化及一切諸患此時皆已去盡日日嬉

笑好吃現在尚服補脾之藥大約再服四五帖本體全復即可
不藥孫婦亦感冒三天鄭小珊云服涼藥後須略吃安胎藥目
下亦健爽如常甲三病時孫婦曾於五月廿五日跪許裝修家
中觀世音菩薩金身伏求家中今年酬願又言西冲有壽佛神
像祖母曾叩許裝修亦係爲甲三而許亦求今年酬謝了願梅
霖生身後事辦理頗如意其子可於七月扶櫬回南同鄉各官
如常家中若有信來望將王率五家光景寫明肅此謹稟祖父
母大人萬福金安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初三日

男國藩跪稟父親大人萬福金安五月十八日發家信第八號

知家中已經收到六月初七發第九號內有男呈祖父稟一件
國荃寄四弟信一件七月初二發第十號內有黃芽白菜子不
知俱已收到否男等接得父親歸途三二次信一係河開廿里鋪
發一汴梁城發一武昌發又長沙發信亦收到六月廿九接丹
閣叔信七月初九彭山峴到京接到四弟在省所寄經世文編
一部慎詒堂四書周易各一部小皮箱和三日有布套龍鬚草席
一牀信一件又叔父手書得悉一切語語已修好楚善叔事已有
成局彭山峴處兌錢四十千文外楚善叔信一件岳父信一件
七月廿七日接到家信二件一係五月十五日在家寫一係六月
廿七在省寫外歐陽牧雲信一曾香海信一心齋家信二荆七

信一俱收到彭山岷進京道上爲雨泥所苦又值黃河水漲渡河時大費力行李衣服皆濕惟男所寄書渠收貯箱內全無潮損真可感也到京又以臘肉蓮茶送里人渠於初九晚到男於十三日請酒十六日將四十千錢交楚源不於十八日賃住黑市離城十八里係武會試進場之地男必士送考男在京身體平安國荃亦如常男婦於六月廿三四感冒服藥數帖全愈又服安胎藥數帖孫紀澤自病全愈後又服補劑十餘帖辰下體已復元每日行走歡呼雖不能言已無所不知食粥一大碗不食零物僕婢皆如常周貴已薦隨陳雲心回以南其人蠢而負恩蕭祥已跟別人男見其老成加錢呼之復不男目下光景漸窘恰有

俸銀接續冬下又望外官例寄炭資今年尚可勉強支持至明年則更難籌畫借錢之難京城與家鄉相仿但不勒追強逼耳前次寄信回家言添梓坪借項內松軒叔兄弟實代出錢四十千男可寄銀回家完清此項近因完彭山岷項又移徙房屋用錢日多恐難再付銀回家男現看定屋在繩匠胡同北頭路東準於八月初六日遷居

初二日已搬一香案去取吉日也

棉花六條胡同之屋

王翰城言冬閒極不吉且言重慶下者不宜住三面懸空之屋故遂遷移繩匠胡同房每月大錢十千收拾又須十餘千心齋借男銀已全楚渠家中付來銀五百五十兩又有各項出息渠言尚須借銀出京不知信否廣東事前已平息近又傳聞異辭

參贊大臣隆文已病死楊芳已告病回湖南七月閒又奉 旨
派參贊大臣特依順往廣東查辦八月初一日又奉 旨派玉
明往天津哈嘍阿往山海關黃河於六月十四日開口汴梁四
面水圍幸不淹城七月十六奉 旨派王鼎慧成往河南查辦
現聞泛溢千里恐其直注洪澤湖又聞將開捐名豫工例辦河
南工程也男已於七月畱鬢楚善叔有信寄男係四月寫備言
其苦近聞衡陽田已賣應可勉強度日戊戌冬所借千千二百
男曾言幫他曾稟告叔父未稟祖父大人是男之罪非渠之過
其餘細微曲折時成時否時朋買時獨買叔父信不甚詳明楚
善叔信甚詳男不敢盡信總之渠但免債主追逼卽是好處第

目前無屋可住不知何處安身若萬一老親幼子棲託無所則
流離四徙尤可憐憫以男愚見可仍使渠住近處斷不可往衡
陽求祖父大人代渠謀一安居若有餘貲則佃田耕作又求父
親寄信問朱堯階備言楚善光景之苦與男關注之切問渠所
管產業可佃與楚善耕否渠若允從則男另有信求堯階租穀
須格外從輕但路太遠至少亦須耕六十畝方可了吃堯階壽
屏託心齋帶回嚴麗生在湘鄉不理公事簞簞不飭聲名狼籍
如查有真實劣蹟或有上案不妨抄錄付京因有御史在男處
查訪也但須機密四弟六弟考試不知如何得不足喜失不足
憂總以發憤讀書爲主史宜日日看不可間斷九弟閱易知錄

現已看至隋朝溫經須先窮一經一經通後再治他經切不可兼營並騫一無所得厚二總以書熟爲主每日讀詩一首右謹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七日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八月初三日男發家信第十
一號信甚長不審已收到否十四日接家信內有父親叔父並
丹閣叔信各一件得悉丹閣叔入洋且堂上各大人康健不勝
欣幸男於八月初六日移寓繩匠胡同北頭路東屋甚好共十
八間每月房租京錢二十千文前在棉花胡同房甚偏仄此時
房屋爽塏氣象軒敞男與九弟言恨不能接堂上各大人來京

住此男身體平安九弟亦如常前不過小恙兩日卽愈未服補劑甲三自病體復元後日見肥胖每日謹呼趨走精神不倦家婦亦如恆九弟禮記讀完現讀周禮心齋兄於八月十六日男向渠借錢四十千付至家用渠允於到湘鄉時送銀廿八兩交勤七叔處轉交男家且言萬不致誤男訂待渠到京日償還其銀若到家中不必還他又男寄有冬菜一簍朱堯階壽屏一付在心齋處冬菜託交勤七叔送至家壽屏託交朱嘯山轉寄香海處月內準有信去王睢園處去冬有信去至今無回信殊不可解顏字不宜寫白摺男擬改臨楮柳去年跪託叔父大人之事承已代覓一具感戴之至滬首萬拜若得再覓一具卽於今

冬明春辦就更妙敬謝叔父另有信一函在京一切自知謹慎
男跪稟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七日

姪國藩敬稟叔父大人侍下本年家信三號正月一號至今尚
未收到由彭九峯寄之信七月初九收到七夕臘發之信八月
十四收到欣悉家中一切三月之事本姪分所當爲情所不得
已何足挂齒前年跪託之事蒙在渣前買得頂好料一具姪謹
率弟國荃南望拜謝感抃難名更求再買一具卽於今冬明春
請木匠辦就其所需之錢望寫信來京姪可覓便付回一切經
營費心何能圖報孀母之病全愈不知是何光景曾否服藥尚

有不時言笑否若有信來望詳細示知爲幸肅此恭請叔母大人萬福金安姪率弟國荃謹稟

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十五日

男國藩跪稟母父親大人萬福金安八月十四接家信三件內係得父親信一叔父信一丹閣叔信一十八日男發家信第十二號不知已收到否男等在京身體平安甲三母子如常惟九弟迫思南歸不解何故自九月初開卽言欲歸男始聞駭異再四就詢終不明言不知男何處不友遂爾開罪於弟使弟不願同居男勸其明白陳辭萬不可蘊藏於心稍生猜疑如男有不是弟宜正容責之婉言導之使男改過自贖再三勸諭弟終無一

言如男全無過愆弟願歸侍定省亦宜寫信先告知父親待回
信到時家中諭令南歸然後擇伴束裝尚未爲晚男因弟歸志
已決百計阻畱勸其多住四十天而弟仍不願欲與彭山岷同
歸彭會試罷屈擬九月底南旋現在尚少途費待渠家寄銀來
京男目下已告匱九弟若歸途費甚難措辦嘆夷在浙江滋擾
日甚河南水災豫楚一路飢民甚多行旅大有戒心胡詠芝前
輩扶櫬南歸行李家眷僱一大船頗挾重貲聞昨已被搶劫言
之可憐九弟年少無知又無大幫作伴又無健僕又無途費充
裕又值道上不甚恬謐之際兼此數者男所以大不放心萬萬
不令弟歸卽家中聞之亦萬萬放心不下男現在苦畱九弟在

此弟若婉從則讀書如故半月內男又有稟呈弟若執拘不從則男當責以大義必不令其獨行自從閏三月以來弟未嘗片語違忤男亦從未加以詞色兄弟極爲湛樂茲忽欲歸男寢饋難安展轉思維不解何故男萬難辭答父親寄諭來京先責男教書不盡職待弟不友愛之罪後責弟少年無知之罪弟當翻然改寤男教訓不先鞠愛不切不勝戰慄待罪之至伏望父親俯賜懲責俾知悛悔遵守斷不敢怙過飾非致兄弟仍稍有嫌隙男謹稟告家中望無使外人聞知疑男兄弟不睦蓋九弟不過堅執實無絲毫怨男也男謹稟

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十九日

男國藩跪稟母親大人萬福金安十月十七日接奉在縣城所發手諭知家中老幼安吉各親戚家並皆如常七月廿五由黃恕皆處寄信八月十三日由縣附信寄摺差皆未收到男於八月初三發第十一號家信十八發第十二號九月十六發第十三號不知皆收到否男在京身體平安近因體氣日強每天發奮用功早起溫經早飯後讀廿三史下半日閱詩古文每日共可看書八十頁皆過筆圈點若有耽閣則止看一半九弟體好如常但不甚讀書前八月下旬迫切思歸男再四勸慰詢其何故九弟終不明言惟不讀書不肯在上房共飯男因就弟房二人同食男婦獨在上房飯九月一月皆如此弟待男恭敬如常

待男婦和易如常男夫婦相待亦如常但不解其思歸之故男告弟云凡兄弟有不是處必須明言萬不可蓄疑於心如我有不是弟當明爭婉諷我若不聽弟當寫信稟告堂上今欲一人獨歸浪用途費錯過光陰道路艱險爾又年少無知祖父母父母聞之必且食不甘味寢不安枕我又安能放心是萬萬不可也等語又寫書一封詳言不可歸之故共二千餘字又作詩一首示弟弟微有悔意而尚不讀書十月初九男及弟等恭慶壽辰十一日男三十初度弟具酒食肅衣冠爲男祝賀嗣是復在上房四人共飯和好無猜昨接父親手諭中有示荃男一紙言境遇難得光陰不再等語弟始愧悔讀書男教弟千萬言而弟

不聽父親教弟數言而弟遽惶恐改悟是知非弟之咎乃男不能友愛不克修德化導之罪也伏求更賜手諭責男之罪俾男得率教改過幸甚男婦身體如常孫男日見結實皮色較前稍黑尚不解語男自六月接管會館公項每月收房租大錢十五千文此項例聽經管支用俟交卸時算出不算利錢男除用此項外每月僅用銀十一二兩若稍省儉明年尚可不借錢比家中用度較奢華祖父父母不必懸念男本月可補國史館協修官此輪次挨派者暎夷之事九月十七大勝在福建臺灣生擒夷人一百三十三名斬首三十二名大快人心許吉齋師放甘肅知府同鄉何宅盡室南歸餘俱如故同鄉京官現僅十餘

人敬呈近事餘容續稟男謹稟

又呈附錄詩一首云松柏翳危岩萬藟相鈎帶兄弟匪他人患
難亦相賴行酒烹肥羊嘉賓填門外喪亂一以聞寂寞何人會
維鳥有鷓鴣維獸有狼狽兄弟審無猜外侮將予奈願爲同岑
石無爲水下瀨水急不可磯石堅猶可磕誰謂百年長倉皇已
老大我邁而斯征辛勤共羸糲來世安可期今生勿玩愒

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孫男國

藩荃

跪稟祖

母

大人萬

福金安十一月初二日孫發家信

第十五號外小鞋四雙由寶慶武舉唐君帶至湘鄉縣城羅宅
大約新正可到十五日戌刻孫婦產生一女是日孫婦飲食起

居如故更初始作勢二更卽達生極爲平安寓中所僱僕婦因其刁悍已於先兩日遣去亦未請穩婆其斷臍洗三諸事皆孫婦親自經手曾孫甲三於初十日傷風十七日大愈現已復元係鄭小珊醫治孫等在京身體如常同鄉李碧峰在京孫憐其窮苦無依接在宅內居住新年可代伊找館也謹稟

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十一月十八男有信寄呈寫十五日生女事不知到否昨十二月十七日奉到手諭知家中百凡順遂不勝欣幸男等在京身體平安孫男孫女皆好現在共用四人荆七專抱孫男以春梅事多不能兼顧也孫男每日

清早與男同起卽送出外夜始接歸上房孫女滿月有客一席
九弟讀書近有李碧峰同居較有樂趣男精神不甚好不能勤
教亦不督責每日兄弟語笑歡娛蕭然自樂而九弟似有進境
茲將昨日課文原稿呈上男今年過年除用去會館房租六十
千外又借銀五十兩前日冀望外間或有炭資之贈今冬乃絕
無此項聞今年家中可盡完舊債是男在外有負累而家無負
累此最可喜之事岱雲則南北負累時常憂貧然其人忠信篤
敬見信於人亦無窘迫之時同鄉京官俞岱青先生告假擬明
年春初出京男有乾鹿肉託渠帶回杜蘭溪周華甫皆擬送家
眷出京岱雲約男同送家眷男不肯送渠謀亦中止彭山岷出

京男爲代借五十金昨已如數付來心齋臨行時約送銀廿八兩至勤七叔處轉交我家不知能踐言否嗣後家中信來四弟六弟各寫數行能寫長信更好男謹稟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七日

男國

藩荃

跪稟父親大人萬福金安去年十二月廿一日發平安

信第十七號內呈家中信六件寄外人信九件不知已收到否男與九弟身體清吉家婦亦平安孫男甲三體好每日吃粥兩頓不喫零星飲食去冬已能講話孫女亦體好乳食最多合屬順適今年新正景象陽和較去年正月甚爲煖烘茲因俞岱青先生南回付鹿脯一方以爲堂上大人甘旨之需鹿肉恐難寄

遠故燻腊附回此閒現燻有腊肉猪舌猪心腊魚之類與家中
無異如有便附物來京望附茶葉大布而已茶葉須託朱堯階
清明時在永豐買則其價亦廉茶葉亦好家中之布附至此閒
爲用甚大但家中費用窘迫無錢辦此耳同縣李碧峰苦不堪
言男代爲張羅已覓得館每月學俸限三兩在男處將住三月
所費無幾而彼則感激難名館地現尙未定大約可成在京一
切自知謹慎卽請教親大人萬福金安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八日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新正初七日男發第一號家
信並鹿脯一方託俞岱青先生交彭山峴轉寄不知到否去年

臘月十九發家信內共信十餘封想已到矣初七日信係男荃代書初八早男兄弟率合寓上下焚香祝壽下半日荃弟患病發熱畏寒遍身骨節痛脇氣疼痛次早請小珊診係時疫症連日服藥現已大愈小珊云凡南人體素陰虛者入京多患此症從前彭棟樓夫婦皆患此症羅蘇溪勞辛階鄭小珊周華甫亦曾有此病男庚子年之病亦是此症其治法不外滋陰祛邪二者兼顧九弟此次之病又兼肝家有鬱胃家有滯故病勢來得甚陡自初八至十三脇氣疼痛呻吟之聲震屋瓦男等日夜惶懼初九卽請吳竹如醫治連日共請四醫總以竹如爲主小珊爲輔十四日脇痛已止肝火亦平十五日已能食粥日減日退

現在微有邪熱在胃小珊云再過數日邪熱祛盡即可服補劑
本月盡當可復體還元男自己亥年進京庚子年自身大病辛
丑年孫兒病今年九弟病仰託祖父母父母福蔭皆保萬全何
幸如之因此思丁酉春祖父之病男不獲在家伏侍至今尚覺
心悸九弟意欲於病起復體後歸家男不敢復畱待他全好時
當借途費擇良伴令其南歸大約在三月起行嘆逆去秋在浙
滋擾冬間無甚動作若今春不來天津或來而我師全勝使彼
片帆不返則社稷蒼生之福也黃河決口去歲動工用銀五百
餘萬業已告竣臘底又復決口湖北崇陽民變現在調兵勦辦
當易平息餘容續稟男謹呈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男國藩跪稟

父母

大人萬福金安正月十七日發第二號家信

不知已收到否男身體平安男婦亦如常九弟之病自正月十六日後日見強旺二月一日開葷現已全復元矣二月以來日日習字甚有長進男亦常習小楷以爲明年考差之具近來改臨智永千字文帖不復臨顏柳二家帖以不合時宜故也孫男身體甚好每日佻達歡呼曾無歇息孫女亦好浙江之事聞於正月底交戰仍爾不勝去歲所失甯波府城定海鎮海二縣城尚未收復暎夷滋擾以來皆漢奸助之爲虐此輩食毛踐土喪盡天良不知何日罪惡貫盈始得聚而殲滅湖北崇陽縣逆賊

鍾人杰爲亂攻占崇陽通城二縣裕制軍卽日撲滅將鍾人杰
及逆黨檻送京師正法餘孽俱已搜盡鍾逆倡亂不及一月黨
羽姻屬皆伏天誅黃河去年決口昨已合龍大功告成矣九弟
前病中思歸近因難覓好伴且聞道上有虞是以不復作歸計
弟自病好後亦安心不甚思家李碧峰在寓住三月現已找得
館地在唐同年李杜家教書每月俸金二兩月費一千男於二
月初配丸藥一料重三斤約計費錢六千文男等在京謹慎望
父母親大人放心男謹稟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一日

男國藩跪稟

父母

親大人萬福金安二月廿三日發家信第三號

不知已收到否正月所寄鹿脯想已到三月初奉大人正月十二日手諭具悉一切又知附有布疋腊肉等在黃弟卿處第不知黃氏兄弟何日進京又不知家中係專人送至省城抑託人順帶也男在京身體如常男婦亦清吉九弟體已復元前二月間因其初愈每日只令寫字養神三月以來仍理舊業依去年功課未服補劑男分丸藥六兩與他喫因年少不敢峻補孫男女皆好擬於三月間點牛痘此間牛痘局係廣東京官請名醫設局積德不索一錢萬無一失男近來每日習帖不多看書同年邀爲試帖詩課十日內作詩五首用白摺寫好公評以爲明年考差之具又吳子序同年有兩弟在男處附課看文又金臺

書院每月月課男亦代人作文因久荒制藝不得不略爲溫習
此刻光景已窘幸每月可收公項房錢十五千外些微挪借卽
可過度京城銀錢比外間究爲活動家中去年澈底澄清餘債
無多此真可喜蕙妹僅存錢四百千以二百在新審食租不知
住何人屋負薪汲水又靠何人率五素來文弱何能習勞後有
家信望將蕙妹家事瑣細詳書餘容後稟男謹呈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廿七日

孫男國藩跪稟祖叔大人萬福金安三月十一日發家信第四
號四月初十廿三發第五號第六號後兩號皆寄省城陳家因
寄有銀履筆帖等物待諸弟晉省時當面去接四月廿一日接

壬寅第二號家信內祖父父親叔父手書各一兩弟信並詩文俱收伏讀祖父手諭字迹與早年相同知精神較健家中老幼平安不勝欣幸遊子在外最重惟平安二字承叔父代辦壽具兄弟感恩何以圖報湘潭帶漆必須多帶此物難辨真假不可邀人去同買反有奸弊在省考試時與朋友問看漆之法多問則必能知一二若臨買時向紙行邀人同去則必吃虧如不知看漆之法則今年不必買太多待明年講究熟習再買不遲今年添新壽具之時祖父母壽具必須加漆以後每年加添一次四具同加約計每年漆錢多少寫信來京孫付至省城甚易此事萬不可從儉子孫所爲報恩之處惟此最爲切實其餘皆虛

文也孫意總以厚漆爲主由一層以加至數十層愈厚愈堅不必多用資灰夏布等物恐其與漆不相膠黏歷久而脫壳也然此事孫未嘗經歷講究不知如何而後盡善家中如何辦法望四弟詳細寫信告知更望叔父教訓諸弟經理家心齋兄去年臨行時言到縣卽送銀廿八兩至我家孫因十叔所代之錢恐家中年底難辦故向心齋通挪因渠曾挪過孫的今渠旣未送來則不必向渠借也家中目下敷用不缺此孫所第一放心者孫在京已借銀二百兩此地通挪甚易故不甚窘迫恐不能顧家耳曾孫姊妹二人體甚好四月廿三日已種牛痘牛痘萬無一失係廣東京官設局濟活貧家嬰兒不取一錢茲附回種法

一張敬呈慈覽湘潭長沙皆有牛痘公局可惜鄉間無人知之
暎夷去年攻占浙江甯波府及定海鎮海兩縣今年退出甯波
攻占乍浦極可痛恨京城人心安靜如無事時想不日可殄滅
也孫謹稟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十日

孫男國藩跪稟祖母大人萬福金安四月廿七日呈家信第七

號內共四信不知已收到否孫兄弟在京平安孫婦身體如常
曾孫兄妹二人種痘後現花極佳男種六顆出五顆女種四顆
出三顆並皆清吉寓內上下平善逆夷海氛甚惡現在江蘇滋
擾寶山失守官兵退縮不前反在民間騷擾不知何日方可盪

平天津防堵甚嚴或可無慮同鄉何子貞全家住南京聞又將

進京謝果堂太守興曉於六月初進京意欲捐復多恐不能鄭

莘田世任放貴州貴西道黎樾喬轉京畿道同鄉京官絕少孫

在京光景雖艱而各處通挪從無窘迫之時但不能寄貨回家

以奉甘旨之需時深愧悚前寄書徵一表叔言將代作墓誌刻

下實無便可寄蕙妹移居後究不知光景如何孫時常望念若

有家信來京望詳明書示孫在京自當謹慎足以仰慰慈塵孫

謹稟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四日

男國藩跪稟父親大人萬福金安六月廿八日接到家書係三

月廿四日所發知十九日四弟得生子男等合室相慶四妹生
產雖難然血暈亦是常事且此次既能保全則下次較爲容易
男未得信時常以爲慮旣得此信如釋重負六月底我縣有人
來京捐官 王道隆 渠在甯鄉界住言四月縣考時渠在城內並
在彭興岐 雲門寺 丁信風兩處面悟四弟六弟知案首是吳定
五男十三年在陳氏宗祠讀書定五纔發蒙作起講在楊畏齋
處受業去年聞吳春岡說定五甚爲發奮今果得志可謂成就
甚速其餘前十名及每場題目渠已忘記後有信來乞四弟寫
出四弟六弟考運不好不必望懷俗語云不怕進得遲只要中
得快從前邵丹畦前輩 甲名 四十三歲入學五十二歲作學政

現任廣西藩臺汪朗渠鳴相於道光十二年學十三年點狀

元阮芸臺元前輩於乾隆五十三年縣府試皆未取頭場卽於

其年入學中舉五十四年點翰林五十五年留館五十六年大

考第一比放浙江學政五十九年陞浙江巡撫些小得失不足

患特患業之不精耳兩弟場中文若得意可將原卷領出寄京

若不得意不寄可也男等在京平安紀澤兄妹二人體甚結實

皮色亦黑逆夷在江蘇茲擾於六月十一日攻陷鎮江有大船

數十隻在大江遊弈江甯揚州二府頗可危慮然而天不降災

聖人在上故京師人心鎮定同鄉王翰城繼賢黔陽人告假

出京男與陳岱雲亦擬送家眷南旋與鄭莘田王翰城四家同

陳出京鄭名世任給事中男與陳家本於六月底定計後於七

月初一請人扶乩另紙錄出似可不必輕舉妄動是以中止現

在男與陳家仍不送家眷回南也同縣謝果堂先生興曉來京

為其次子捐鹽大使男已請至寓陪席其世兄與王道隆尚未

請擬得便亦須請一次正月間俞岱青先生出京男寄有鹿脯

一方託找彭山岷轉寄俞後託謝吉人轉寄不知到否又四月

託李昂岡榮燦寄銀寄筆託曹西垣寄履並交陳季收處不知

到否前父親教男養鬚之法男僅留上唇鬚不能用水浸透色

黃者多黑者少下唇擬待三十六歲始留男每接家信嫌其不

詳嗣後更願詳示男謹稟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一日

孫男國藩跪稟祖

母

大人萬福金安七月初五日發第九號信

內言六月廿四後孫與岱雲意欲送家眷回南至七月初一謀之於神乃決計不送初五日發信後至初八日九弟仍思南歸其意甚堅不可挽回與孫商量孫卽不復勸阻九弟自從去年四月父親歸時卽有思歸之意至九月間則歸心似箭孫苦苦細問終不明言其所以然年少無知大抵厭常而喜新未到京則想京旣到京則想家在所不免又家中僕婢或對孫則恭敬對弟則簡慢亦在所不免孫於去年決不許他歸嚴責曲勸干言萬語弟亦深以爲然及兩月乃決計不歸今年正月病中

又思歸孫卽不敢復留矣三月復元後弟又自言不歸四五月讀書習字一切如常至六月底因孫有送家眷之說而弟之歸興又發孫見其意是爲遠離膝下思歸盡服事之勞且逆夷滋擾外間訛言可畏雖明知蕞爾螳臂不足以當車轍而九弟既非在外服官卽宜在家承歡非同有職位者聞警而告假使人笑其無膽罵其無義也且歸心旣動若強留在此則心如懸旌不能讀書徒廢時日兼此數層故孫比卽定計打發他回不復禁阻恰好鄭莘田先生名世任長沙人癸酉拔貢小京官由御史升給事中現放貴西兵備道將去貴州上任迂道走湖南省城定於十六日起程孫卽將九弟託他結伴同行此係初八九起議十四日始決計卽於數日

內將一切貨物辦齊十五日僱車鄭宅大車七輛渠已於十九日僱定

弟僱轎車一輛價錢二十七千文時價轎車本只要二十三千孫見車店內有頂好官車一輛

輛牲口亦極好其車較常車大二寸深一尺坐者最舒拂故情願多出大錢四千恐九弟在道上受熱生病僱底下

人名向澤其人新來未知好歹觀其光景似尚有良心者昨九弟出

京七日在任邱縣寄信來京云向澤伺候甚好十六日未刻出京孫送至城外廿里見

道上有積潦甚多孫大不放心恐路上有翻車陷車等事深為

懊悔廿三日接到弟在途中所發信始稍放心茲將九弟原信

附呈孫交九弟途費紋銀三十二兩整先日交車行上腳大錢十三千五百文及上車

現大錢六千文兩項在外外買貨物及送人東西另開一單九弟帶回外封銀十

兩敬奉堂上六位老人喫肉之賞孫對九弟云萬一少途費即批此銀亦可若到家後斷不

可以他事借用此銀
途費亦斷不至少也

然向澤訂工費大錢二千文已在京交楚

鄭家與九弟在長沙分隊孫囑其在省換小船到縣向澤卽在
縣城開銷他向澤意欲送至家如果至家畱住幾日打發求祖
父隨時斟酌九弟自到京後去年上半年用功甚好六月因甲
三病耽擱半月餘九月弟欲歸不肯讀書耽擱兩月今春弟病
耽擱兩月其餘工夫或作或輟雖多間斷亦有長進計此一年
半之中惟書法進功最大外此則看綱鑑卅六本讀禮記四本
讀周禮一本讀斯文精萃兩本半因周禮讀不熟故換讀精萃作文六十餘
篇讀文三十餘首父親出京後孫未嘗按期改文未嘗講書未
能按期點詩文此孫之過無所逃罪者也讀文作文全不用心

凡事無恆屢責不改此九弟之過也好與弟談倫常講品行使之擴見識立遠志目前已頗識爲學之次第將來有路可循此孫堪對祖父者也待兄甚敬待姪輩甚慈循規蹈矩一切匪彝怕淫之事毫不敢近舉止大方性情摯厚此弟之好處也弟有最壞之處在於不知艱苦年紀本輕又未嘗辛苦宜其不知再過幾年應該知道九弟約計可於九月半到家孫恐家中駭異疑兄弟或有嫌隙致生憂慮故將在京出京情形述其梗概至瑣細之故九弟到家詳述使堂上大人知孫兄弟絕無纖介之隙也孫身體如常惟常耳鳴不解何故孫婦及曾孫兄妹二人皆好了鬢因其年已長其人太蠢已與媒婆兌換一箇

京以有官媒婆

凡買妾買婢皆由他經紀彼此不找一錢此婢名雙喜天津人年十三歲貌

比春梅更陋而略聰明寓中男僕皆如故同縣謝果堂先生爲

其子捐鹽大使王道隆王恆信之姪捐府經歷黃鑑之子捐典史以

外無人孫在京一切自宜謹慎伏望堂上大人放心孫謹稟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十二日

男國藩跪稟父母大 人萬福金安八月初二日發第十號家信

內載九弟南旋事甚詳不審到否九弟自七月十六出京廿三

卽有信來京嗣後在道上未發信來刻下想已到樊城矣不知

道上果平安否男實難放心黃河決口百九十餘丈在江南桃

源縣之北爲患較去年河南不過三分之一逆夷在江南半月

內無甚消息大約和議已成同縣有黃鑑者爲口外宣化巡檢
去年回家在湘鄉帶一老媽來京因使用不合仍託人攜帶南
歸現寄居男寓求男代覓地方附回途費則黃自出謝果堂先
生已於八月初六出京住京兩月與男極相投洽臨別依依難
捨同鄉如唐鏡海俞岱青謝果堂三前輩皆老成典型於男皆
青眼相待何子貞全家皆已來京男婦及孫男女身體如常此
次摺差於七月十六在省起身想父親彼時尚在省城不知何
以無信陳岱雲家信言學院十六封門四弟六弟府考渠亦不
知彭王姑墓誌銘九弟起程時倉卒未及寫今寫畢又無便寄
求告知徵一表叔正月十二所辦壽具不知已漆否萬不可用

黃二漆匠此人男深惡之他亦不肯盡心也彭宮五亦不可用
彼未學過且太遲鈍餘俟續稟男謹稟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七日

孫男國藩跪稟

祖父母

大人萬福金安九月十三日接到家信係

七月父親在省所發內有叔父信及歐陽牧雲致函知祖母於
七月初三日因佔犯致恙不藥而愈可勝欣幸高麗參足以補
氣然身上稍有寒熱服之便不相宜以後務須斟酌用之若微
覺感冒卽忌用此物平日康強時和入丸藥內服最好然此時
家中想已無多不知可供明年一單丸藥之用否若其不足須
寫信來京以便覓便寄回四弟六弟考試又不得志頗難爲懷

然大器晚成堂上不必以此置慮聞六弟將有夢熊之喜幸甚
近叔父爲孀母之病勞苦憂鬱有懷莫宣今六弟一索得男則
叔父含飴弄孫瓜瓞日蕃其樂何如唐鏡海先生德望爲京城
第一其令嗣極孝亦係兄子承繼者先生今年六十五歲得生
一子人皆以爲盛德之報暎夷在江南撫局已定蓋金陵爲南
北咽喉逆夷旣已扼吭而據要害不得不權爲和戎之策以安
民而息兵去年逆夷在廣東曾經就撫其費去六百萬兩此次
之費外間有言二千一百萬者又有言此項皆勸紳民捐輸不
動帑藏者皆不知的否現在夷船已全數出海各處防海之兵
陸續撤回天津亦已撤退議撫之使係伊里布耆英及兩江總

督牛鑑三人牛鑑有失地之罪故撫局成後卽革職拿問伊里
布去廣東代弈山爲將軍耆英爲兩江總督自嘆夷滋擾已歷
二年將不知兵兵不用命於國威不無少損然此次議撫實出
於不得已但使夷人從此永不犯邊四海晏然安堵則以大事
小樂天之道孰不以爲上策哉孫身體如常孫婦及曾孫兄妹
並皆平安同縣黃曉潭鑑薦一老媽吳姓來渠在湘鄉苦請他
來而其妻凌虐婢僕百般慘酷黃求孫代爲開脫孫接至家住
一月轉薦至方夔卿太守宗鈞處託其帶回湖南大約明春可
到湘鄉今年進學之人孫見題名錄僅認識彭惠田一人不知
廿三四都進人否謝寬仁吳光煦取一等皆少年可慕一等第

一題名錄刻黃生平不知卽黃星平否孫每接家信常嫌其不詳以後務求詳明雖鄉間田宅婚嫁之事不妨寫出使遊子如神在里門各族戚家尤須一一示知幸甚敬請祖母大人萬安餘容後呈孫謹稟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

四位老弟足下九弟行程計此時可以到家自任邱發信之後至今未接到第二封信不勝懸懸不知道上不甚艱險否四弟六弟院試計此時應有信而摺差久不見來實深懸望予身體較九弟在京時一樣總以耳鳴爲苦問之吳竹如云只有靜養一法非藥物所能爲力而應酬日繁予又素性浮躁何能著實

養靜擬搬進內城住可省一半無謂之往還現在尚未找得予
時時自悔終未能洗滌自新九弟歸去之後予定剛日讀經柔
日讀史之法讀經常懶散不沈著讀後漢書現已丹筆點過八
本雖全不記憶而較之去年讀前漢書領會較深九月十一日
起同課人議每課一文一詩卽於本日申刻用白摺寫子文詩
極爲同課人所贊賞然子於八股絕無實學雖感諸君獎借之
慙實則自愧愈深也待下次摺差來可付課文數篇回家子居
家懶做考差工夫卽借此課以摩厲考具或亦不至臨場窘迫
耳吳竹如近日往來極密來則作竟日之談所言皆身心國家
大道理渠言有竇蘭泉者坊雲南人見道極精當平實竇亦深知予

者彼此現尚未拜往竹如必要予搬進城往蓋城內鏡海先生
可以師事倭良峯先生竇蘭泉可以友事師友夾持雖懦夫亦
有立志子思朱子言爲學譬如熬肉先須用猛火煮然後用漫
火溫子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過雖略有見識乃是從悟境
得來偶用功亦不過優游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湯遽用漫火溫
之將愈煮愈不熟矣以是意思搬進城內屏除一切從事於克
己之學鏡海良峯兩先生亦勸我急搬而城外朋友予亦有思
常見者數人如邵蕙西吳子序何子貞陳岱雲是也蕙西嘗言
與周公瑾交如飲醇醪我兩人頗有此風味故每見輒長談不
捨子序之爲人予至今不能定其品然識見最大且精嘗教我

云用功譬若掘井與其多掘數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
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此語正與子病相合蓋子所謂掘井
多而皆不及泉者何子貞與子講字極相合謂我真知大源
斷不可暴棄子嘗謂天下萬事萬理皆出於乾坤二卦卽以作
字論之純以神行大氣鼓盪脈絡周通潛心內轉此乾道也結
構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凡乾以神氣言凡坤以
形質言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卽此道也樂本於乾禮本於坤作
字而優游自得真力彌滿者卽樂之意也絲絲入扣轉折合法
卽禮之意也偶與子貞言及此子貞深以爲然謂渠生平得力
盡於此矣陳岱雲與吾處處痛癢相關此九弟所知者也寫至

此接得家書知四弟六弟未得入學悵悵然科名有無遲早總由前定絲毫不能勉強吾輩讀書只有兩事一者進德之事講求乎誠正修齊之道以圖無忝所生一者修業之事操習乎記誦詞章之術以圖自衛其身進德之事難以盡言至於修業以衛身吾請言之衛身莫大於謀食農工商勞力以求食者也士勞心以求食者也故或食祿於朝教授於鄉或爲傳食之客或爲入幕之賓皆須計其所業足以得食而無愧科名者食祿之階也亦須計吾所業將來不至尸位素餐而後得科名而無愧食之得不得窮通由天作主予奪由人作主業之精不精則由我作主然吾未見業果精而終不得食者也農果力耕雖有饑

家言卷一
三
僅必有豐年商果積貨雖有壅滯必有通時士果能精其業安見其終不得科名哉卽終不得科名又豈無他途可以求食者哉然則特患業之不精耳求業之精別無他法曰專而已矣諺曰藝多不養身謂不專也吾掘井多而無泉可飲不專之咎也諸弟總須力圖專業如九弟志在習字亦不必盡廢他業但每日習字工夫斷不可不提精神隨時隨事皆可觸悟四弟六弟吾不知其心有專嗜否若志在窮經則須專守一經志在作制義則須專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則須專看一家文集作各體詩亦然作試帖亦然萬不可以兼營並騫兼營則必一無所能矣切囑切囑千萬千萬此後寫信來諸弟各有專守之業

務須寫明且須詳問極言長篇累牘使我讀其手書即可知其
志向識見凡專一業之人必有心得亦必有疑義諸弟有心得
可以告我共賞之有疑義可以問我共析之且書信既詳則四
千里外之兄弟不啻晤言一室樂何如乎予生平於倫常中惟
兄弟一倫抱愧尤深蓋 父親以其所知者盡以教我而我不
能以吾所知者盡教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九弟在京年餘進
益無多每一念及無地自容嗣後我寫諸弟信總用此格紙弟
宜存留每年裝訂成冊其中好處萬不可忽略看過諸弟寫信
寄我亦須用一色格紙以便裝釘謝果堂先生出京後來信并
詩二首先生年已六十餘名望甚重與予見面輒彼此傾心別

後又拳拳不忘想見老輩愛才之篤茲將詩并予送詩附閱傳
播里中使共知此老爲大君子也予有大銅尺一方屢尋不得
九弟已帶歸否頻年寄黃英白菜子家中種之好否在省時已
買漆否漆匠果用何人信來并祈詳示兄國藩手具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男國藩跪稟駁親大人萬福金安十月廿二奉到手諭敬悉一
切鄭小珊處小隙已解男從前於過失每自忽略自十月以來
念念改過雖小必懲其詳具載示弟書中耳鳴近日略好然微
勞卽鳴每日除應酬外不能不略自用功雖欲節勞實難再節
手諭示以節勞節欲節飲食謹當時時省記蕭辛五先生處寄

信不識靠得住否龍翰臣父子已於十月初一日到京布疋線索俱已照單收到惟茶葉尚在黃恕皆處恕皆有信與男本月可到也男婦等及孫男女皆平安餘詳與弟書謹稟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廿六日

十月廿一接九弟在長沙所發信內途中日記六葉外藥子一包廿二接九月初二日家信欣悉以慰自九弟出京後余無日不憂慮誠恐道路變故多端難以臆揣及讀來書果不出吾所料千辛萬苦始得到家幸哉幸哉鄭伴之不足恃余早已知之矣郁滋堂如此之好余實不勝感激在長沙時曾未道及彭山此何也又爲祖母買皮襖極好極好可以補吾之過矣觀四

弟來信甚詳其發奮自勵之志溢於行間然必欲找館出外此何意也不過謂家塾離家太近容易耽擱不如出外較清淨耳然出外從師則無甚耽閣若出外教書其耽閣更甚於家塾矣且苟能發奮自立則家塾可讀書卽曠野之地熱鬧之場亦可讀書負薪牧豕皆可讀書苟不能發奮自立則家塾不宜讀書卽清淨之鄉神仙之境皆不能讀書何必擇地何必擇時但自問立志之真不真耳六弟自怨數奇余亦深以爲然然屈於小試輒發牢騷吾竊笑其志之小而所憂之不大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生不愧爲天地之完人故其爲憂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爲憂也

以德不修學不講爲憂也是故頑民梗化則憂之蠻夷猾夏則
憂之小人在位賢才否閉則憂之匹夫匹婦不被已澤則憂之
所謂悲天命而憫人窮此君子之所憂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
家之飢飽世俗之榮辱得失貴賤毀譽君子固不暇憂及此也
六弟屈於小試自稱數竒余竊笑其所憂之不大也蓋人不讀
書則已亦旣自名曰讀書人則必從事於大學大學之綱領有
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內事也若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
去謂此三項與我身了不相涉則讀書何用雖使能文能詩博
雅自詡亦只算得識字之牧猪奴耳豈得謂之明理有用之人
也乎 朝廷以制藝取士亦謂其能代聖賢立言必能明聖賢

之理行聖賢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
爲分外事則雖能文能詩而於修己治人之道實茫然不講朝
廷用此等人作官與用牧猪奴作官何以異哉然則旣自名爲
讀書人則大學之綱領皆己身切要之事明矣其條目有八自
我觀之其致功之處則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誠意格物致知
之事也誠意力行之事也物者何卽所謂本末之物也身心意
知家國天下皆物也天地萬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
格者卽物而窮其理也如事親定省物也究其所以當定省之
理卽格物也事兄隨行物也究其所以當隨行之理卽格物也
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養以存心之理卽

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齋坐戶以敬身之理卽格物也每日所看之書句句皆物也切已體察窮究其理卽格物也此致知之事也所謂誠意者卽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並進下學在此上達亦在此吾友吳竹如格物工夫頗深一事一物皆求其理倭良峯先生則誠意工夫極嚴每日有日課冊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筆之於書書皆楷字三月則訂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蓋其慎獨之嚴雖妄念偶動必卽時克治而著之於書故所讀之書句句皆切身之要藥茲將良峯先生日課鈔三葉付歸與諸弟看余自十月初一日起

亦照良峯樣每日一念一事皆寫之於冊以便觸目克治亦寫楷書馮樹堂與余同日記起亦有日課冊樹堂極爲虛心愛我如兄敬我如師將來必有所成余向來有無恆之弊自此次寫日課本子起可保終身有恆矣蓋明師益友重重夾持能進不能退也本欲鈔余日課冊付諸弟閱因今日鏡海先生來要將本子帶回去故不及鈔十一月有摺差准鈔幾葉付回也余之益友如倭良峯之瑟僂令人對之肅然吳竹如竇蘭泉之精義一言一事必求至是吳子序邵蕙西之談經深思明辨何子貞之談字其精妙處無一不合其談詩尤最符契子貞深喜吾詩故吾自十月來已作詩十八首茲鈔二葉付回與諸弟閱馮樹

堂陳岱雲之立志汲汲不遑亦良友也鏡海先生吾雖未嘗執
贄請業而心已師之矣吾每作書與諸弟不覺其言之長想諸
弟或厭煩難看矣然諸弟苟有長信與我我實樂之如獲至寶
人固各有性情也余自十月初一日起記日課念念欲改過自
新思從前與小珊有隙實是一朝之忿不近人情卽欲登門謝
罪恰好初九日小珊來拜壽是夜余卽至小珊家久談十三日
與岱雲合夥請小珊吃飯從此歡笑如初前隙盡釋矣金竺虔
報滿用知縣現住小珊家喉痛月餘現已全好李筆峯在湯家
如故易蓮舫要出門就館現亦甚用功亦學倭良峯者也同鄉
李石梧已升陝西巡撫兩大將軍皆鎖拿解京治罪擬斬監候

嘆夷之事業已和撫去銀二千一百萬兩又各處讓他碼頭五處現在嘆夷已全退矣兩江總督牛鑑亦鎖解刑部治罪近事大略如此容再續書兄國藩手具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男國藩跪稟父親大人萬福金安十月廿七日發第十二號信不知到否男在京身體甚好男婦亦如常孫男日益發胖毫無小恙孫女於昨十五日滿週一年之內無半點累大人之處真可謂易養者也合寓上下平安海疆平定以來政簡人和雍熙如舊廖鈺夫師署漕運總督兼署南河總督奕山奕經並擬斬監候罪滿協辦大學士敬徵補授漢大學士尚未宣麻今年南

河決口河督麟慶革職現放潘錫恩爲總河同鄉京官並皆如常其餘瑣事詳載諸弟信中不敢上瀆男謹稟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諸位賢弟足下十月廿七日寄弟書一封內信四葉鈔倭良峯先生日課三葉鈔詩二葉已改寄蕭莘五先生處不由莊五爺公館矣不知已到無誤否十一月前八日已將日課鈔與弟閱嗣後每次家信可鈔三葉付回日課本皆楷書一筆不苟惜鈔回不能作楷書耳馮樹堂進功最猛余亦教之如弟知無不言可惜九弟不能在京與樹堂日日切磋余無日無刻不太息也九弟在京年半余懶散不努力九弟去後余乃稍能立志蓋余

實負九弟矣。余嘗語岱雲曰：余欲盡孝道，更無他事。我能教諸弟進德業，一分則我之孝有一分；能教諸弟進十分，則我孝有十分。若全不能教弟成名，則我大不孝矣。九弟之無所進，是我之大不孝也。惟願諸弟發奮立志，念念有恆，以補我不孝之罪。幸甚幸甚。岱雲與易五近，亦有日課冊，惜其識不甚超越。余雖日日與之談論，渠究不能悉心領會，頗疑我言太夸。然岱雲近極勤奮，將來必有所成。何子敬近待我甚好，常彼此作詩唱和。蓋因其兄欽佩我詩，且談字最相合。故子敬亦改容加禮。子貞現臨隸字，每日臨七八葉。今年已千葉矣。近又考訂漢書之論，每日手不釋卷。蓋子貞之學長於五事：一曰儀禮，精；二曰漢書。

熟三曰說文精四曰各體詩好五曰字好此五事者渠意皆欲有所傳於後以余觀之此三者余不甚精不知淺深究竟何如若字則必傳千古無疑矣詩亦遠出時手之上不能卓然成家近日京城詩家頗少故余亦欲多做幾首金竺虔在小珊家住頗有面善心非之隙唐詩甫亦與小珊有隙余現仍與小珊來往泯然無嫌但心中不甚愜洽耳曹西垣與鄒雲陔十月十六起程現尚未到湯海秋久與之處其人誕言太多十句之中僅一二句可信今冬嫁女二次一係杜蘭溪之子一係李石梧之子入贅黎樾翁亦有次女招贅其壻雖未讀書遠勝於馮舅矣李筆峯尚館海秋處因代考供事得銀數十衣服煥然一新王

翰城捐知州去大錢八千串何子敬捐知縣去大錢七千串皆於明年可選實缺黃子壽處本日去看他工夫甚長進古文有才華好買書東翻西閱涉獵頗多心中已有許多古董何世兄亦甚好沈潛之至天分不高將來必有所成吳竹如近日未出城余亦未去蓋每見則耽閣一天也其世兄亦極沈潛言動中禮現在亦學倭良峯先生吾觀何吳兩世兄之姿質與諸弟相等遠不及周受珊黃子壽而將來成就何吳必更切實此其故諸弟能看書自知之願諸弟勉之而已此數人者皆後起不凡之人才也安得諸弟與之聯鑣並駕則余之大幸也季仙九先生到京服闋待我甚好有青眼相看之意同年會課近皆嬾散

而十日一會如故余今年過年尚須借銀百五十金以五十還杜家以百金用李石梧到京交出長郡館公費卽在公項借用免出外開口更好不然則尚須張羅也門上陳升一言不合而去故余作倣奴詩現換一周升作門上頗好余讀易旅卦喪其童僕象曰以旅與下其義喪也解之者曰以旅與下者謂視童僕如旅人刻薄寡恩漠然無情則童僕亦將視主上如逆旅矣余待下雖不刻薄而頗有視如逆旅之意故人不盡忠以後余當視之如家人手足也分雖嚴明而情貴周通賢弟待人亦宜知之余每聞摺差到輒望家信不知能說法多寄幾次否若寄信則諸弟必須詳寫日記數天幸甚余寫信亦不必代諸弟多

立課程蓋恐多看則生厭故但將余近日實在光景寫示而已
伏惟諸弟細察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男國藩跪稟母親大人萬福金安十二月十四奉到十月初七
手諭敬悉一切芝妹又小產男恐其氣性太躁有傷天和亦於
生產有礙以後須平心和氣伏望大人教之朱備之世兄任寶
慶同知其人渾樸京師頗有笑其憨者實則篤厚君子也龍見
田年伯來京男請酒渠辭不赴意欲再請翰臣待明春始辦席
也在省未送程儀待見面可說明漆壽具既用黃二漆匠亦好
男斷不與此等小人計較但恐其不盡心耳聞瓷灰不可多用

多用則積久易脫不如多漆厚漆有益無損不知的否以後每
年四具必須同漆一次男每年必付四兩銀至家專爲買漆之
用九弟前帶回銀十兩爲堂上吃肉之費不知已用完否男等
及孫男女身體俱如常今年用費共六百餘金絕不窘手左右
逢原綽有餘裕另有寄弟信詳言之正月祖父大人七十大壽
男已作壽屏兩架明年有便可付回一架今年京察京城各衙門京察堂
官出考語列等第取湖南惟黎樾喬得一等翰林未滿三年俸
一等者卽外放道府者例不京察同鄉黃第卿兄弟到京收到茶葉一簍重廿斤儘
可供二年之食惟託人東西太大不免累贅心實不安而渠殊
不介意也在京一切自知謹慎男謹稟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諸位賢弟足下十一月十七寄第三號信想已收到 父親到縣納漕諸弟何不寄一信交縣城轉寄省城也以後凡遇有便即須寄信切要切要九弟到家徧走各親戚家必各有一番景况何不詳以告我四妹小產以後生育頗難然此事最大斷不可以人力勉強勸渠家只須聽其自然不可過於矜持又聞四妹起最晏往往其姑反服事他此反常之事最足折福天下未有不孝之婦而可得好處者諸弟必須時勸導之曉之以大義諸弟在家讀書不審每日如何用功余自十月初一立志自新以來雖嬾惰如故而每日楷書寫日記每日讀史十葉每日記

茶餘偶談一則此三事未嘗一日間斷十月廿一日立誓永戒喫水煙洎今已兩月不喫煙已習慣成自然矣予自立課程甚多惟記茶餘偶談讀史十葉寫日記楷本此三事者誓終身不間斷也諸弟每人自立課程必須有日日不斷之功雖行船走路俱須帶在身邊予除此三事外他課程不必能有成而此三事者將終身以之前立志作曾氏家訓一部曾與九弟詳細道及後因採擇經史若非經史爛熟胸中則割裂零碎毫無線索至於採擇諸子各家之言尤爲浩繁雖鈔數百卷猶不能盡收然後知古人作大學衍義衍義補諸書乃胸中自有條例自有議論而隨便引書以證明之非翻書而徧鈔之也然後知著書

之難故暫且不作曾氏家訓若將來胸中道理愈多議論愈貫
 串仍當為之現在朋友愈多講躬行心得者則有鏡海先生良
 峯前輩吳竹如竇蘭泉馮樹堂窮經知道者則有吳子序邵蕙
 西講詩文字而藝通於道者則有何子貞才氣奔放則蕭湯海
 秋英氣逼人志大神靜則有黃子壽又有王少鶴名錫振廣西主事年廿七
歲張筱浦之妹夫朱廉甫名琦廣西乙未翰林吳莘畬名尚志廣東人吳撫臺之世兄龐作人名文
壽洲江人此四君者皆聞子名而先來拜雖所造有淺深要皆有志
 之士不甘居於庸碌者也京師為人文淵藪不求則無之愈求
 則愈出近來聞好友甚多予不欲先去拜別人恐徒標榜虛聲
 蓋求友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標榜以盜虛名是大損也天

下有益之事卽有足損者寓乎其中不可不辨黃子壽近作選將論一篇共六千餘字真奇才也子壽戊戌年始作破題而六年之中遂成大學問此天分獨絕萬不可學而至諸弟不必震而驚之子不願諸弟學他但願諸弟學吳世兄何世兄吳竹如之世兄現亦學艮峯先生寫日記言有矩動有法其靜氣實實可愛何子貞之世兄每日自朝至夕總是溫書三百六十日除作詩文時無一刻不溫書真可謂有恆者矣故子從前限功課教諸弟近來寫信寄弟從不另開課程但教諸弟有恆而已蓋士人讀書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恆有志則斷不甘爲下流有識則知學問無盡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觀

海如井蛙之窺天皆無識者也有恆則斷無不成之事此三者
缺一不可諸弟此時惟有識不可以驟幾至於有志有恆則諸
弟勉之而已予身體甚弱不能苦思苦思則頭暈不耐久坐久
坐則倦乏時時屬望惟諸弟而已明年正月恭逢 祖大人七
十大壽京城以進十爲正慶子 本擬在戲園設壽筵寶蘭泉及
艮峯先生勸止之故不復張筵 蓋京城張筵唱戲名爲慶壽實
則打把戲蘭泉之勸止正以此故現在作壽屏兩架一架涪化
箋四大幅係何子貞撰文並書 字有茶碗口大一架冷金箋八
小幅係吳子序撰文子自書涪化箋係 內府用紙紙厚如錢
光彩耀目尋常璠璃廠無有也 昨日偶有之因買四張子貞字

甚古雅惜太大萬不能寄回奈何奈何姪兒甲三體日胖而頗
蠢夜間小解知自報不至於溼牀褥女兒體好最易扶攜全不
勞大人費心力今年冬間賀耦庚先生寄卅金李雙圃先生寄
卅金其餘尚有小進項湯海秋又自言借百金與我用計還清
蘭溪寄雲外尚可寬裕過年統計今年除借會館房錢外僅借
百五十金岱雲則略多些岱雲言在京已該賬九百餘金家中
亦有此數將來正不易還寒士出身不知何日是了也我在京
該賬尚不過四百金然苟不得差則日見日緊矣書不能盡言
惟諸弟鑒察兄國藩手草

課程

主敬

整齊嚴肅

無時不懼

無事時

應事時專一不雜

體驗靜極生

靜坐

每日

復之仁心

何時

靜坐一會

正位凝命如鼎之鎮

驗靜極生

早起

黎明即起醒後勿沾戀

讀書不二

一書未點完

不看他書

東繙西閱都是狗外為人

讀史

廿三史每日讀十

葉雖有事不間斷

寫日記

須端楷

過口過皆記出

凡日間過惡身過

終身不間斷

心

分德

日知其所亡

每日記茶餘偶談一則

行門學問經濟門藝

積術

門

分德

積術

月無忘所能

每月作詩文數首以驗

理之多寡養氣之盛否

積術

門

分德

積術

謹言

刻刻留心

養氣

無不可對人言之

氣藏丹田

保身

謹遵 大人手諭 節慾節勞節飲食

作字

早飯後作字 凡筆墨 應酬當作自己功課

夜不出門

曠功疲神 切戒切戒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

男國藩跪稟

母親大人萬福金安正月八日恭慶祖母雙壽男

去臘作壽屏二架今年同鄉送壽對者五人拜壽來客四十人

早麪四席晚酒三席未吃晚酒者於十七日廿日補請二席又

倩人畫椿萱重蔭圖觀者無不嘆羨男身體如常新年應酬太

繁幾至日不暇給媳婦及孫兒女俱平安正月十五接到四弟

六弟信四弟欲偕季弟從汪覺庵師遊六弟欲偕九弟至省城

讀書男思大人家事日煩必不能常在家塾照管諸弟且四弟
天分平常斷不可一日無師講書改詩文斷不可一課耽閣伏
望堂上大人俯從男等之請卽命四弟季弟從覺庵師其束修
銀男於八月付回兩弟自必加倍發奮矣六弟實不羈之才鄉
間孤陋寡聞斷不足以啟其見識而豎其志向且少年英銳之
氣不可久挫六弟不得入學旣挫之矣欲進京而男阻之再挫
之矣若又不許肄業省城則毋乃太挫其銳氣乎伏望堂上大
人俯從男等之請卽命六弟九弟下省讀書其費用男於二月
間付銀廿兩至金竺虔家夫家和則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
言弟無不從弟有請兄無不應和氣蒸蒸而家不興者未之有

也反是而不敗者亦未之有也伏望大人察男之志卽此敬稟
叔父大人恕不另具六弟將來必爲叔父克家之子卽爲吾族
光大門第可喜也謹述一二餘俟續稟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

諸位老弟足下正月十五日接到四弟六弟九弟十二月初五
日所發家信四弟之信三葉語語平實責我待人不恕甚爲切
當謂月月書信徒以空言責弟輩卻又不能實有好消息令

堂上閱兄之書疑弟輩麤俗庸碌使弟輩無地可容云云此數
語兄讀之不覺汗下我去年曾與九弟閒談云爲人子者若使
父母見得我好些謂諸兄弟俱不及我這便是不孝若使族黨

稱道我好些謂諸兄弟俱不如我這便是不弟何也蓋使父母
心中有賢愚之分使族黨口中有賢愚之分則必其平日有討
好底意思暗用機計使自己得好名聲而使其兄弟得壞名聲
必其後日之嫌隙由此而生也劉大爺劉三爺兄弟皆想做好
人卒至視如仇讐因劉三爺得好名聲於父母族黨之間而劉
大爺得壞名聲故也今四弟之所責我者正是此道理我所以
讀之汗下但願兄弟五人各各明白這道理彼此互相原諒兄
以弟得壞名爲憂弟以兄得好名爲快兄不能使弟盡道得令
名是兄之罪弟不能使兄盡道得令名是弟之罪若各各如此
存心則億萬年無纖芥之嫌矣至於家塾讀書之說我亦知其

甚難曾與九弟面談及數十次矣但四弟前次來書言欲找館
出外教書兄意教館之荒功誤事較之家塾爲尤甚與其出而
教館不如靜坐家塾著云一出家塾便有明師益友則我境之
所謂明師益友者我皆知之且已夙夜熟籌之矣惟汪覺菴師
及陽滄溟先生是兄意中所信爲可師者然衡陽風俗只有冬
學要緊自五月以後師弟皆奉行故事而已同學之人類皆庸
鄙無志者又最好訕笑人其笑法不一總之不離乎輕薄而已
笑薄俗鄉間無朋友實是第一恨事不惟無益且大有損習俗
可惡染人所謂與鮑魚處亦與之俱化也兄嘗與九弟道及謂衡陽
不可以讀書漣濱不可以讀書爲損友太多故也今四弟意必

從覺菴師遊則千萬聽兄囑咐但取明師之益無受損友之損也接到此信立即率厚二到覺菴師處受業其束修今年謹具錢十挂兄於八月准付回不至累及家中非不欲從豐實不能耳兄所最慮者同學之人無志嬉遊端節以後放散不事事恐弟與厚二效尤耳切戒切戒凡從師必久而後可以獲益四弟與季弟今年從覺菴師若地方相安則明年仍可從遊若一年換一處是即無恆者見異思遷也欲求長進難矣此以上答四弟信之大略也六弟之信乃一篇絕妙古文排纂似昌黎抑很似半山予論古文總須有倔彊不馴之氣愈拗愈深之意故於太史公外獨取昌黎半山兩家論詩亦取傲兀不羣者論字亦

然每蓄此意而不輕談近得何子貞意見極相合偶談一二句
兩人相視而笑不知六弟乃生成有此一枝妙筆往時見弟文
亦無大奇特者今觀此信然後知吾弟真不羈才也歡喜無極
歡喜無極凡兄所有志而力不能爲者吾弟皆可爲之矣信中
言兄與諸君子講學恐其漸成朋黨所見甚是然弟儘可放心
兄最怕標榜常存闇然尚綱之意斷不至有所謂門戶自表者
也信中言四弟浮躁不虛心亦切中四弟之病四弟當視爲良
友藥石之言信中又有荒蕪已久甚無紀律二語此甚不是臣
子於君親但當稱揚善美不可道及過錯但當諭親於道不可
疵議細節兄從前常犯此大惡但尚是腹誹未曾形之筆墨如

今思之不孝孰大乎是常與陽牧雲并九弟言及之以後願與諸弟痛懲此大罪六弟接到此信立卽至父親前磕頭并代我磕頭請罪信中又言弟之牢騷非小人之熱中乃志士之惜陰讀至此不勝惘然恨不得生兩翅忽飛到家將老弟勸慰一番縱談數日乃快然向使諸弟已入學則謠言必謂學院做情眾口鑠金何從辨起所謂塞翁失馬安知非福科名遲早實有前定雖惜陰念切正不必以虛名縈懷耳來信言看禮記疏一本半浩浩茫茫苦無所得今已盡棄不敢復閱現讀朱子綱目日十餘葉云云說到此處兄不勝悔恨恨早歲不曾用功如今雖欲教弟譬盲者而欲導人之迷途也求其不誤難矣然兄最

好苦思又得諸益友相質證於讀書之道有必不可易者數端
窮經必專一經不可泛鶩讀經以研尋義理爲本考据名物爲
末讀經有一耐字訣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讀
今年不精明年再讀此所謂耐也讀史之法莫妙於設身處地
每看一處如我便與當時之人酬酢笑語於其間不必人人皆
能記也但記一人則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記也但記一
事則恍如親其事經以窮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別無學矣
蓋自西漢以至於今識字之儒約有三途曰義理之學曰考据
之學曰詞章之學各執一途互相詆毀兄之私意以爲義理之
學最大義理明則躬行有要而經濟有本詞章之學亦所以發

揮義理者也考据之學吾無取焉矣此三途者皆從事經史各有門徑吾以爲欲讀經史但當研究義理則心一而不紛是故經則專守一經史則專熟一代讀經史則專主義理此皆守約之道確乎不可易者也若夫經史而外諸子百家汗牛充棟或欲閱之但當讀一人之專集不當東翻西閱如讀昌黎集則日之所見耳之所聞無非昌黎以爲天地間除昌黎集而外更別無書也此一集未讀完斷斷不換他集亦專字訣也六弟謹記之讀經讀史讀專集講義理之學此有志者萬不可易者也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然此亦僅爲有大志者言之若夫爲科名之學則要讀四書文讀試帖律賦頭緒甚多四弟九弟厚二弟

天質較低必須爲科名之學六弟既有大志雖不科名可也但當守一耐字訣耳觀來信言讀禮記疏似不能耐者勉之勉之兄少時天分不甚低歛後日與庸鄙者處全無所聞竅被茅塞久矣及乙未到京後始有志學詩古文并作字之法亦洎無良友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謂經學者經濟者有所謂躬行實踐者始知范韓可學而至也馬遷韓愈亦可學而至也程朱亦可學而至也慨然思盪滌前日之污以爲更生之人以爲父母之肖子以爲諸弟之先導無如體氣本弱耳鳴不止稍稍用心便覺勞頓每自思念天旣限我以不能苦思是天不欲成我之學問也故近日以來意頗疏散計今年若可得一差能還一切

舊債則將歸田養親不復戀戀於利祿矣麤識幾字不敢爲非以蹈大戾已耳不復有志於先哲矣吾人第一以保身爲要我所以無大志願者恐用心太過足以疲神也諸弟亦須時時以保身爲念無忽無忽來信又駁我前書謂必須博雅有才而後可明理有用所見極是兄前書之意蓋以躬行爲重卽于夏賢賢易色章之意以爲博雅者不足貴惟明理者乃有用特其立論過激耳六弟信中之意以爲不博雅多聞安能明理有用立論極精但弟須力行之不可徒與兄辯駁見長耳來信又言四弟與季弟從遊覺菴師六弟九弟仍來京中或肄業城南云云兄之欲得老弟共住京中也其情如孤雁之求曹也自九弟辛

丑秋思歸兄百計挽留九弟當能言之及至去秋決計南歸兄實無可如何祇得聽其自便若九弟今年復來則一歲之內忽去忽來不特堂上諸大人不肯卽旁觀亦且笑我兄弟輕舉妄動且兩弟同來途費須得八十金此時實難措辦弟云能自爲計則兄竊不信曹西垣去冬已到京郭雲仙明年始起程目下亦無好伴惟城南肄業之說則甚爲得計兄於二月間准付銀廿兩至金竺虔家以爲六弟九弟省城讀書之用竺虔於二月起身南旋其銀四月初可到弟接到此信立卽下省肄業省城中兄相好的如郭雲仙凌笛舟孫芝房皆在別處坐書院賀蔗農俞岱青陳堯農陳慶覃諸先生皆官場中人不能伏案用

功矣惟聞有丁君者名敘忠號秩臣長沙廩生學問切實踐履篤誠兄雖未

曾見面而稔知其可師凡與我相好者皆極力稱道丁君兩弟

到省先到城南住齋立即去拜丁君託陳季牧為介紹執贄受業凡人

必有師若無師則嚴憚之心不生既以丁君為師此外擇友則

慎之又慎昌黎曰善不吾與吾強與之附不善不吾惡吾強與

之拒一生之成敗皆關乎朋友之賢否不可不慎也來信以進

京為上策以肄業城南為次策兄非不欲從上策因九弟去來

太速不好寫信稟堂上不特九弟形迹矛盾即我稟堂上

亦必自相矛盾也又目下實難辦途費六弟言能自為計亦未

慙甘苦之言耳若我今年能得一差財兩弟今冬與朱嘯山同

來甚好目前且從次策如六弟不以爲然則再寫信來商議可也此荅六弟信之大略也九弟之信寫家事詳細惜話說太短兄則每每太長以後截長補短爲妙堯階若有大事諸弟隨去一人幫他幾天牧雲接我長信何以全無回信毋乃嫌我話太直乎扶乩之事全不足信九弟總須立志讀書不必想及此等事季弟一切皆須聽諸兄話此次摺舟走甚急不暇鈔日記本餘容後告馮樹堂聞弟將到省城寫一薦條薦兩朋友弟畱心訪之可也

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

男國藩跪稟母親大人萬福金安正月十七日男發第一號家

信內呈堂上信三頁覆諸弟信九頁教四弟與厚二從汪覺菴
師六弟九弟到省從丁秩臣諒已收到二月十六日接到家信
第一號係新正初三交彭山杞者敬悉一切去年十二月十一
祖父大人忽患腸風賴神靈默佑得以速痊然遊子聞之尚覺
心悸六弟生女自是大喜初八日恭逢壽筵男不克在家慶祝
心尤依依諸弟在家不聽教訓不甚發奮男觀諸弟來信卽已
知之蓋諸弟之意總不願在家塾讀書自己亥年男在家時諸
弟卽有此意牢不可破六弟欲從男進京男因散館去留未定
故比時未許庚子年接家眷卽請弟等送意欲弟等來京讀書
也特以祖父母父母在上男不敢專擅故但寫諸弟而不指定

何人迨九弟來京其意頗遂而四弟六弟之意尚未遂也年年
株守家園時有耽閣大人又不能常在家教之近地又無良友
考試又不利兼此數者怫鬱難申故四弟六弟不免怨男其可
以怨男者有故丁酉在家教弟威克厥愛可怨一矣己亥在家
未嘗教弟一字可怨二矣臨進京不肯帶六弟可怨三矣不爲
弟另擇外傅僅延丹閣叔教之拂厥本意可怨四矣明知兩弟
不願家居而屢次信回勸弟寂守家塾可怨五矣惟男有可怨
者五端故四弟六弟難免內懷隱衷前此含意不申故從不寫
信與男去臘來信甚長則盡情吐露矣男接信時又喜又懼喜
者喜弟志氣勃勃不可遏也懼者懼男再拂弟意將傷和氣矣

兄弟和雖窮氓小戶必與兄弟不和雖世家宦族必敗男深知此理故稟堂上各位大人俯從男等兄弟之請男之意實以和睦兄弟爲第一九弟前年欲歸男百般苦畱至去年則不復強畱亦恐拂弟意也臨別時彼此戀戀情深似海故男自九弟去後思之尤切信之尤深謂九弟縱不爲科目中人亦當爲孝弟中人兄弟人人如此可以終身互相倚倚則雖不得祿位亦何傷哉恐堂上大人接到男正月信必且驚而怪之謂兩弟到衡陽兩弟到省何其不知艱苦擅自尊命殊不知男爲兄弟和好起見故復縷陳一切並恐大人未見四弟六弟來信故封還附呈總願堂上六位大人俯從男等三人之請而已伏讀手諭謂

另教弟宜明言責之不宜瑣瑣告以閱歷工夫男
弟之信不下數萬字或明責或婉勸或博稱或約
總之盡心竭力而已男婦孫男女身體皆平安伏
稟 乞放心男謹

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十九日

諸位老弟足下正月間曾寄一信與諸弟想已收到二月發家
信時甚匆忙故無信與弟三月初六已刻奉 上諭於初十日
大考翰詹余心甚著急緣寫作俱生恐不能完卷不圖十三日
早見等第單余名次二等第一遂得仰荷 天恩賞擢不次以
翰林院侍講升用格外之 恩非常之榮將來何以報稱惟有

時時惶悚思有補於萬一而已茲因金竺虔南旋之便付回五
品補服四付水晶頂二品阿膠二封鹿膠二封 母親耳環一
雙竺虔到省時老弟照單查收阿膠係毛寄雲所贈最爲難得
之物家中須慎重用之竺虔曾借余銀四十兩言定到省卽還
其銀以廿二兩爲六弟九弟讀書省城之資以四弟爲買書買
筆之資以六兩爲四弟季弟衡陽從師束修之資以四兩爲買
漆之費卽每歲漆一次之謂也以四兩爲歐陽太岳母奠金賢
弟接到銀後各項照數分用可也此次竺虔到家大約在五月
節後故一切不詳寫待摺差來時另寫一詳明信付回大約四
月半可到賢弟在省如有欠用之物可寫信到京要我付回另

付回大考名次及升降一單照收餘不具述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廿三日

孫男國藩跪稟祖

父

大人萬福金安二月十九日孫發第二號

家信三月十九日發第三號交金竺虔想必五月中始可到省
孫以下閣家皆平安三月初六日奉 上諭於初十日大考翰

詹在圓明園正大光明殿考試孫初聞之心甚驚恐蓋久不作
賦字亦生疎向來大考大約六年一次此次自己亥歲二月大
考到今僅滿四年萬不料有此一舉故同人聞 命下之時無
不惶悚孫與陳岱雲等在園同寓初十日卯刻進場酉正出場
題目另紙敬錄詩賦亦另謄出通共翰詹一百二十七人告病

不入場者三人

邵燦己亥湖南主考
錫麟江泰來安徽人

病愈仍須補考在殿上搜

出來帶比交刑部治罪者一人名如山

戊戌同年

其餘皆整齊完場

十一日

皇上親閱卷一日十二日

欽派閱卷

大臣七人閱

畢擬定名次進呈

皇上欽定一等五名二等五

十五名三等

五十六名四等七名孫蒙

皇上天恩拔取二等

第一名湖南

六翰林二等四人三等二人另有全單十四日引

見共升官者

十一人記名候升者五人賞緞者十九人

升官者不賞緞

孫蒙

皇上

格外天恩升授翰林院侍講十七日謝

恩現在

尚未補缺有

缺出即應孫補其他升降賞賚另有全單湖南以

大考升官者

從前

雍正二年

惟陳文肅公

名大受乾隆朝宰相

一等第一以編

修升侍讀近

不道光十

三年 胡雲閣先生二等第四以學士升少詹並孫三人而

已孫名次

不如陳文肅之高而升官與之同此

皇上破格之

恩也孫學

問膚淺見識庸鄙受

君父之厚恩蒙

祖宗之德

蔭將來何

以爲報惟當竭力盡忠而已金竺虔於昨廿一日回

省孫託帶

五品補服四付水晶頂戴二座阿膠一斤半鹿膠一

斤耳環一

雙外竺虔借銀五十兩卽以付回昨在竺虔處寄第

三號信信

面信裏皆寫銀四十兩發信後渠又借去十兩故前

後二信不

符竺虔於五月半可到省若六弟九弟在省則可面

交若無人在

省則家中專人去取或諸弟有高興到省者亦妙

今年考差

大約在五月中旬孫擬於四月半下園用功孫婦現

已有喜約七月可分娩曾孫兄弟並如常寓中今年添用一老
媽用度較去年略多此次升官約多用銀百兩東扯西借尚不
窘迫不知有邯鄲報來家否若其已來開銷不可太多孫十四
引見渠若於廿八以前報到是真邯鄲報賞銀四五十兩可
也若至四月始報是省城僞報賞數兩足矣但家中景況不審
何如伏懇示悉爲幸孫跪稟

道光二十三年四月二十日

男國藩跪稟
親大人萬福
金安三月廿日男發第三號信廿
四日發第四號信諒已收到託金竺虔帶回之物諒已照信收
到男及男婦孫男女皆平安如常男因身子不甚壯健恐今年

得差勞苦故現服補藥預爲調養已作丸藥二單考差尚無信大約在五月初旬四月初四御史陳公上摺直諫此近日所僅見朝臣仰之如景星慶雲茲將摺稿付回三月底盤查國庫不對數銀九百二十五萬兩歷任庫官及查庫御史皆革職分賠查庫王大臣亦攤賠此從來未有之巨案也湖南查庫御史有石承藻劉夢蘭二人查庫大臣有周系英劉權之何凌漢三人已故者令子孫分賠何家須賠銀三千兩同鄉唐詩甫李杜選陝西靖邊縣於四月廿一出京王翰城選山西冀甯州知州於五月底可出京餘俱如故男二月接信後至今望信甚切男謹稟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

孫男國藩跪稟祖母大人萬福金安四月廿日孫發第五號家
信不知到否五月廿九接到家中第二號信係三月初一發六
月初二日接第三號信係四月十八發的具悉家中老幼平安
百事順遂欣幸之至六弟下省讀書從其所願情意既暢志氣
必奮將來必大有成可爲叔父預賀祖父去歲曾賜孫手書今
年又已半年不知目力何如下次信來仍求親筆書數語示孫
大考喜信不知開銷報人錢若干孫自今年來身體不甚好幸
加意保養得以無恙大考以後全未用功五月初六日考差孫
妥帖完卷雖無毛病亦無好處前題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

式經題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詩題賦得角黍得經字共二百
四十一人進場初八日派閱卷大臣十二人每人分卷廿本傳
聞取七本不取者十三本彌封未拆故閱卷者亦不知所取何
人所黜何人取與不取一概進呈恭候欽定外間謠言某
人第一某人未取俱不足憑總待放差後方可略測端倪亦有
與第一而不得有真未取而得差者靜以聽之而已同鄉考差
九人皆妥當完卷六月初一放雲南主考龔寶蓮辛丑榜眼段大章
戊戌同年貴州主考龍元僖王桂庚子湖南主考孫在京平安孫婦及曾孫
兄妹皆如常前所付銀諒已到家高麗參目前難寄容當覓便
寄回六弟在城南孫已有信託陳堯農先生同鄉官皆如舊黃

正齋坐糧船來已於六月初三到京餘客後稟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六日

溫甫六弟左右五月廿九六月初一
五五月初一三次所發之信并四書文二首筆仗實實可愛信
中有云於兄弟則直達其隱父子祖孫間不得不曲致其情此
數語有大道理余之行事每自以爲至誠可質天地何妨直情
徑行昨接四弟信始知家人天親之地亦有時須委曲以行之
者吾過矣吾過矣香海爲人最好吾雖未與久居而相知頗深
爾以兄事之可也丁秩臣王衡臣兩君吾皆未見大約可爲爾
之師或師之或友之在弟自爲審擇若果威儀可則澹實宏通

師之可也若僅博雅能文友之可也或師或友皆宜常存敬畏之心不宜視爲等夷漸至慢褻則不復能受其益矣爾三月之信所定功課太多多則必不能專萬萬不可後信言已向陳李牧借史記此不可不熟看之書爾既看史記則斷不可看他書功課無一定呆法但須專耳余從前教諸弟常限以功課近來覺限人以課程往往強人以所難苟其不願雖日日遵照限程亦復無益故近來教弟但有一專字耳專字之外又有數語教弟茲特將冷金箋寫出弟可貼之座右時時省覽并抄一付寄家中三弟香海言時文須學東萊博議甚是爾先須過筆圈點一福然後自選幾篇讀熟卽不讀亦可無論何書總須從首至

尾通看一編不然亂繙幾葉摘抄幾篇而此書之大局精處茫然不知也學詩從中州集入亦好然吾意讀總集不如讀專集此事人人意見各殊嗜好不同吾之嗜好於五古則喜讀文選於七古則喜讀昌黎集於五律則喜讀杜集七律亦最喜杜詩而苦不能步趨故兼讀元遺山集吾作詩最短於七律他體皆有心得惜京都無人可與暢語者爾要學詩先須看一家集不要東繙西閱先須學一體不可各體同學蓋明一體則皆明也凌笛舟最善爲律詩若在省爾可就之求教習字臨千字文亦可但須有恆每日臨帖一百字萬萬無間斷則數年必成書家矣陳季牧最喜談字且深思善悟吾見其寄岱雲信實能知寫

字之法可愛可畏爾可從之切磋此等好學之友愈多愈好來信要我寄詩回南余今年身體不甚壯健不能用心故作詩絕少僅作感春詩七古五章慷慨悲歌自謂不讓陳臥子而語太激烈不敢示人餘則僅作應酬詩數首了無可觀頃作寄賢弟詩二首弟觀之以爲何如京筆現在無便可寄總在秋間寄回若無筆寫暫向陳季牧借一支後日還他可也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六日

澄侯叔瀉季洪三弟左右五月底連接三月一日四月十八兩次所發家信四弟之信具見真性情有困心橫慮鬱積思通之象此事斷不可求速效求速效必助長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祇

要日積月累如愚公之移山終久必有豁然貫通之候愈欲速則愈錮蔽矣來書往往詞不達意我能深諒其苦今人都將學字看錯了若細讀賢易色一章則絕大學間卽在家庭日用之間於孝弟兩字上盡一分便是一分學盡十分便是十分學今人讀書皆爲科名起見於孝弟倫紀之大反似與書不相關殊不知書上所載的作文時所代聖賢說的無非要明白這箇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卽筆下說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並有虧於倫紀之大卽文章說得好亦祇算箇名教中之罪人賢弟性情真摯而短於詩文何不日日在孝弟兩字上用功曲禮內則所說的句句依他做出務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無一時

不安樂無一時不順適下而兄弟妻子皆藹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學問也若詩文不好此小事不足計卽好極亦不值一錢不知賢弟肯聽此語否科名之所以可貴者謂其足以承堂上之歡也謂祿仕可以養親也今吾已得之矣卽使諸弟不得亦可以承歡可以養親何必兄弟盡得哉賢弟若細思此理但於孝弟上用功不於詩文上用功則詩文不期進而自進矣凡作字總須得勢務使一筆可以走千里三弟之字筆筆無勢是以局促不能遠縱去年曾與九弟說及想近來已忘之矣九弟欲看余白摺余所寫摺子甚少故不付大銅尺已經尋得付筆回南目前實無妙便俟秋間定當付還去年所寄牧雲信未寄

去但其信前半勸牧雲用功後半勸凌雲莫看地實有道理九弟可將其信鈔一徧仍交與他但將紡棉花一段刪去可也地仙爲人主葬害人一家喪良心不少未有不家敗人亡者不可不力阻凌雲也至於紡棉花之說如直隸之三河縣靈壽縣無論貧富男婦人人紡布爲生如我境之耕田爲生也江南之婦人耕田猶三河之男人紡布也湖南如瀏陽之夏布祁陽之葛布宜昌之棉布皆無論貧富男婦人人依以爲業此并不足爲駭異也第風俗難以遽變必至駭人聽聞不如刪去一段爲妙書不盡言兄國藩手草

曾文正公家書卷一終

曾文正公家書卷二

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廿五日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男在四川於十一月廿日還京彼時無摺弁回南至十二月十六始發家信十二月除夕又發一信交曾受恬處受恬名興仁善化丙子舉人任江西分宜縣知縣十年進京引 見正月初四出都迂道山長沙回江西男與心齋各借銀壹百兩與渠作途費男又託渠帶銀三百兩係藍布密縫三包鹿膠二斤半阿膠二斤共一包高麗參半斤一包荆七銀四十兩一包又信一封交陳宅託其代爲收下面交六弟九弟大約二月下旬可到省受恬所借之銀百兩若在

省能還更好若不能還亦不必急索俟渠到江西必還只訂定
妥交陳宅毋寄不可靠之人耳若六月尚未收到則寫信寄京
男作信至江西催取也陳岱雲之賢配於正月八日仙逝去年
岱雲病時曾經割臂療夫十二月初二日生一子小大平安至
除夕得氣痛病正月初三日開弔男贖銀十六兩陳宅共收贖儀
男代爲經理一切廿三日開弔男贖銀十六兩陳宅共收贖儀
三百廿餘兩廿二夜男接家信得悉一切欣喜之至蕙妹移寓
竹山灣自好但不知作何局面待聘妹夫恐不諳耕作事不宜
寫田作也祖父大人七旬晉一大慶不知家中開筵否男在京
僅一席以去年慶壽故也祖母大人小恙旋愈甚喜以後斷不

可上樓不可理家事叔父大人之病不知究竟何如下次求詳
書示知男前次信回言付銀千兩至家以六百爲家中完債及
零用之費以四百爲餽贈戚族之用昨由受恬處寄歸四百卽
分送各戚族可也其餘六百朱嘯山處旣兌錢百三十千卽除
去一百兩四月間再付五百回家與同鄉公車帶回不同縣者
亦可男自有斟酌也男自四川歸後身體發胖精神甚好夜間
不出門雖未畜車而每出必以車無一處徒步保養之法大人
儘可放心男婦及孫男女皆平安陳岱雲十二月所生之子亦
僱乳媽在男宅撫養其女在鄭小山家撫養本家心齋男待他
甚好渠亦凡事必問男所作詩賦男知無不言馮樹堂於正月

十六來男厲住目前渠自用功男盡心與之講究一切會試後
卽命孫兒上學每月修金四兩郭筠仙進京亦在男處住現尚
未到四川門生已到四人二月開卽考國子監學正今年正月
初三下 詔舉行恩科明年 皇太后萬壽定有 覃恩可請
誥封此男所最爲切望者也去年因科場舞弊 皇上命部
議定以後新舉人到京皆於二月十五覆試倘有文理紕繆者
分別革職停科等罰甚可懼也在京一切男自知慎餘容續陳
男謹稟

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廿六日

四位老弟左右正月二十三日接到諸弟信係臘月十六在省

城發不勝欣慰四弟女許朱良四姻伯之孫蘭姊女許賀孝七
之子人家甚好可賀惟蕙妹家頗可慮亦家運也六弟九弟今
年仍讀書省城羅羅山兄處附課甚好既在此附課則不必送
詩文與他處看以明有所專主也凡事皆貴專求師不專則受
益也不入求友不專則博愛而不親心有所專宗而博觀他塗
以擴其識亦無不可無所專宗而見異思遷此眩彼奪則大不
可羅山兄甚爲劉霞仙歐曉岑所推服有楊生任光者亦能道
其梗概則其可爲師表明矣惜吾不得常與居遊也在省用錢
可在家中支用銀三十兩則夠二弟一年之用矣亦在吾寄一千兩之內予不能別寄與弟
也我去年十一月廿日到京彼時無摺差回南至十二月中旬

始發信乃兩弟之信罵我糊塗何不檢點至此趙子舟與我同行曾無一信其糊塗更何如耶余自去年五月底至臘月初未嘗接一家信我在蜀可寫信由京寄家豈家中信不可由京寄蜀耶又將罵何人糊塗耶凡動筆不可不檢點陳堯農先生信至今未接到黃仙垣未到京家中付物難於費心以後一切布線等物均不必付九弟與鄭陳馮曹四信寫作俱佳可喜之至六弟與我信字太草率此關乎一生福分故不能不告汝也四弟寫信語太不圓由於天分吾不復責餘容續布諸惟心照兄國藩手具

道光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

四位老弟左右正月廿六日發第一號家信二月初十日黃仙
垣來京接到家信備悉一切欣慰之至所付諸物已接脯肉一
方鵝肉一邊雜碎四件布一包烘籠二箇餘皆彭雨蒼帶來朱
嘯山亦於是日到現與家心齋同居係兄代伊覓得房子距余
寓甚近不過一箭遠耳郭筠仙現尚未到余已爲賃本胡同關
帝廟房使渠在廟中住在余家火食馮樹堂正月十六來余家
住擬會試後再行上學因小兒春閒怕冷故也樹堂於二月十
三考國子監學正題而恥惡衣惡食者二句不以天下奉一人
策共五百人入場樹堂寫作俱佳應可必得陳岱雲於初六日
移寓報國寺其配之樞亦停寺中岱雲哀傷異常不可勸止作

祭文一篇三千餘字余爲作墓誌銘一首不知陳宅已寄歸否
余懶贍寄也四川門生現已到廿餘人我縣會試者大約可十
五人甲午同年大約可廿五六人然有求於余者頗不乏人余
今年應酬更繁幸身體大好迥不似從前光景面胖而潤較前
稍白矣耳鳴亦好十之七八尚有微根未斷不過月餘可全好
也內人及兒子兩女兒皆好陳氏小兒在余家乳養者亦好六
弟九弟在城南讀書得羅羅山爲之師甚妙然城南課似亦宜
應不應恐山長不以爲然也所作詩文及功課望日內付來四
弟季弟從覺菴師讀自佳四弟年已漸長須每日看史書十葉
無論能得科名與否總可以稍長見識季弟每日亦須看史然

溫經更要緊今年不必急急赴試也曾受恬自京南歸余寄回
銀四百兩高麗參半斤鹿膠阿膠共五斤闍墨卅部不知家中
已收到否尚有衣一箱銀五百兩俟公車南歸帶回同鄉湯海
秋與杜蘭溪子女已過門而廢婚係湯家女兒及父母並不是
餘俱如故周介夫鳴鸞放安徽廬鳳道其女兒欲許字紀澤常
南陔大清升安徽臬台其孫女欲許字紀澤余俱不甚願季仙
九師爲安徽學政後升吏部右侍郎廖老師名鴻荃去年放欽
差至河南塞河決至今未成功昨革職賞七品頂戴在河工効
力續罪黃河大工不成實 國家大可憂慮之事如何如何餘
容後陳國藩手具

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

孫國藩跪稟祖父大人萬福金安二月十四孫發第二號信不知已收到否孫身體平安孫婦及曾孫男女皆好孫去年臘月十八曾寄信到家言寄家銀一千兩以六百爲家中還債之用以四百爲餽贈親族之用其分贈數目另載寄弟信中以明不敢自專之義也後接家信知兒嘯山百三十千則此銀已虧空一百矣頃聞曾受恬丁艱其借銀恐難遽完則又虧空一百矣所存僅八百而家中舊債尚多餽贈親族之銀係孫一人愚見不知祖父母父親叔父以爲可行否伏乞裁奪孫所以汲汲餽贈者蓋有二故一則我家氣運太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爲持

盈保泰之道舊債盡清則好處太全恐盈極生虧留債不清則
好中不足亦處樂之法也二則各親戚家皆貧而年老者今不
略爲飲助則他日不知何如自孫入都後如彭滿舅曾祖彭王
姑母歐陽岳祖母江通十舅已死數人矣再過數年則意中所
欲餽贈之人正不保何若矣家中之債今雖不還後尚可還贈
人之舉今若不爲後必悔之此二者孫之愚見如此然孫少不
更事未能遠謀一切求祖父叔父作主孫斷不敢擅自專權其
銀待歐陽小岑南歸孫寄一大箱衣物銀兩概寄渠處孫認一
半車錢彼時再有信回孫謹稟

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

六弟九弟左右三月八日接到兩弟二月十五所發信信面載
第二號則知第一號信未到比去提塘追索渠云並未到京恐
尚在省未發也以後信宜交提塘掛號不宜交摺差手反致差
錯來書言自去年五月至十二月計共發信七八次兄到京後
家人僅檢出二次一係五月二十二日發一係十月十六日發
其餘皆不見遠信難達往往似此臘月信有糊塗字樣亦情之
不能禁者蓋望眼欲穿之時疑信雜生怨怒交至惟骨肉之情
愈摯則望之愈殷望之愈殷則責之愈切度日如年居室如圜
墻望好音如萬金之獲聞謠言如風聲鶴唳又加以堂上之懸
思重以嚴寒之逼人其不能不出怨言以相訾者情之至也然

爲兄者觀此二字則雖曲諒其情亦不能不責之非責其情責其字句之不檢點耳何芥蒂之有哉至於回京時有摺并南還則兄實不知當到家之際門幾如市諸務繁劇吾弟可想而知兄意謂家中接榜後所發一信則萬事可以放心矣豈尚有懸挂者哉來書辨論詳明兄今不復辨蓋彼此之心雖隔萬里而赤誠不啻目見本無纖毫之疑何必因二字而多費唇舌以後來信萬萬不必提起可也所寄銀兩以四百爲餽贈族戚之用來書云非有未經審量之處卽似稍有近名之心此二語推勘入微兄不能不內省者也又云所識窮乏得我而爲之抑逆知家中必不爲此慷慨而姑爲是言斯二語者毋亦擬阿兄不倫

乎兄雖不肖亦何至鄙且奸至於如此之甚所以爲此者蓋族
戚中有斷不可不一援手之人而其餘則牽連而及兄己亥年
至外家見大舅陶穴而居種菜而食爲惻然者久之通十舅送
我謂曰外甥做外官則阿舅來作燒火夫也南五舅送至長沙
握手曰明年送外甥婦來京余曰京城苦舅勿來舅曰然然吾
終尋汝任所也言已泣下兄念母舅皆已年高飢寒之况可想
而十舅且死矣及今不一援手則大舅五舅者又能沾我輩之
餘潤乎十舅雖死兄意猶當卹其妻子且從俗爲之延僧如所
謂道場者以慰逝者之魂而盡吾不忍死其舅之心我弟我弟
以爲可乎蘭姊蕙妹家運皆舛兄好爲識微之妄談謂姊猶可

支撐蕙妹再過數年則不能自存活矣同胞之愛縱彼無缺望
吾能不視如一家一身乎歐陽滄溟先生夙債甚多其家之苦
况又有非吾家可比者故其母喪不能稍隆厥禮岳母送余時
亦涕泣而道兄贈之獨豐則猶狗世俗之見也楚善叔爲債主
逼迫搶地無門二伯祖母嘗爲余泣言之又泣告子植曰八兒
夜來淚注地濕圍徑五尺也而田貨於我家價既不昂事又多
磨嘗貽書於我備陳吞聲飲泣之狀此子植所親見兄弟嘗歔
歔久之丹閣叔與寶田表叔昔與同硯席十年豈意今日雲泥
隔絕至此知其窘迫難堪之時必有飲恨於實命之不猶者矣
丹閣戊戌年曾以錢八千賀我賢弟諒其景况豈易辦八千者

乎以爲喜極固可感也以爲釣餌則亦可憐也任尊叔見我得
官其歡喜出於至誠亦可思也竟希公一項當甲午年抽公項
三十二千爲賀禮渠兩房頗不悅祖父曰待藩孫得官第一件
先復竟希公項此語言之已熟特各堂叔不敢反唇相稽耳同
爲竟希公之嗣而苑枯懸殊若此設造物者一旦移其苑於彼
二房而移其枯於我房則無論六百卽六兩亦安可得耶六弟
九弟之岳家皆寡婦孤兒槁餓無策我家不拯之則孰拯之者
我家少八兩未必遂爲債戶逼取渠得八兩則舉室回春賢弟
試設身處地而知其如救水火也彭王姑待我甚厚晚年家貧
見我輒泣茲王姑已沒故贈宜仁王姑丈亦不忍以死視王姑

之意也。騰七則姑之子，與我同孩提長養。各舅祖則推祖母之愛而及也。彭舅曾祖則推祖父之愛而及也。陳本七、鄧升六二先生則因覺菴師而牽連及之者也。其餘餽贈之人，非實有不忍於心者，則皆因人而及，非敢有意討好沽名釣譽。又安敢以己之豪爽形祖父之刻蓄爲此奸鄙之心之行也哉？諸弟生我十年以後，見諸戚族家皆窮而我家尚好，以爲本分如此耳。而不知其初皆與我家同盛者也。兄悉見其盛時氣象，而今日零落如此，則大難爲情矣。凡盛衰在氣象，氣象盛則雖饑亦樂，氣象衰則雖飽亦憂。今我家方全盛之時，而賢弟以區區數百金爲極少不足比數，設以賢弟處楚善寬五之地，或處葛熊二家。

之地賢弟能一日以安乎凡遇之豐嗇順舛有數存焉雖聖人不能自爲主張天可使吾今日處豐亨之境卽可使吾明日處楚善寬五之境君子之處順境兢兢焉當覺天之過厚於我我當以所餘補人之不足君子之處嗇境亦兢兢焉常覺天之厚於我非果厚也以爲較之尤嗇者而我固已厚矣古人所謂境地須看不如我者此之謂也來書有區區千金四字其毋乃不知天之已厚於我兄弟乎兄嘗觀易之道察盈虛消息之理而知人不可無缺陷也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有孤虛地闕東南未有常全而不缺者剝也者復之幾也君子以爲可喜也夬也者姤之漸也君子以爲可危也是故旣吉矣則由吝以趨於凶

既凶矣則出悔以趨於吉君子但知有悔耳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小人則時時求全全者既得而吝與凶隨之矣眾人常缺而一人常全天道屈伸之故豈若是不公乎今吾家椿萱重慶兄弟無故京師無比美者亦可謂至萬全者矣故兄但求缺陷名所居曰求缺齋蓋求缺於他事而求全於堂上此則區區之至願也家中舊債不能悉清堂上衣服不能多辦諸弟所需不能一給亦求缺陷之義也內人不明此意時時欲置辦衣物兄亦時時教之今幸未全備待其全時則吝與凶隨之矣此最可畏者也賢弟夫婦訴怨於房闈之間此是缺陷吾弟當思所以彌其缺而不可盡給其求蓋盡給則漸幾於全矣吾

弟聰明絕人將來見道有得必且避余之言也至於家中欠債則兄實有不盡知者去年二月十六接父親正月四日手諭中云年事一切銀錢敷用有餘上年所借頭息錢均已完清家中極爲順遂故不窘迫父親所言如此兄亦不甚了了不知所完究係何項未完尚有何項兄所知者僅江孝八外祖百兩朱嵐暄五十兩而已其餘如耒陽本家之帳則兄由京寄還不與家中相干甲午冬借添梓坪錢五十千尚不知作何還法正擬此次稟問祖父此外帳目兄實不知下次信來務望詳開一單使兄得漸次籌畫如弟所云家中欠債千餘金若兄早知之亦斷不肯以四百贈人矣如今信去已閱三月餽贈族戚之語不知

鄉黨已傳播否若已傳播而實不至則祖父受嗇吝之名我加一信亦難免二三其德之誚此兄讀兩弟來書所爲躊躇而無策者也茲特呈堂上一稟依九弟之言書之謂朱嘯山曾受恬處二百落空非初意所料其餽贈之項聽祖父叔父裁奪或以二百爲贈每人減半亦可或家中十分窘迫卽不贈亦可戚族來者家中卽以此信示之庶不悖於過別歸己之義賢弟觀之以爲何如也若祖父叔父以前信爲是慨然贈之則此稟不必付歸兄另有安信付去恐堂上慷慨持贈反因接吾書而尼沮凡仁心之發必一鼓作氣盡吾力之所能爲稍有轉念則疑心生私心亦生疑心生則計較多而出納吝矣私心生則好惡偏

而輕重乖矣使家中慷慨樂與則慎無以吾書生堂上之轉念也。使堂上無轉念則此舉也阿兄發之堂上成之無論其爲是爲非諸弟置之不論可耳。向使去年得雲貴廣西等省若差並無一錢寄家家中亦不能責我也。九弟來書楷法佳妙余愛之不忍釋手起筆收筆皆藏鋒無一筆撒手亂丟所謂有往皆復也想與陳季牧講究彼此各有心得可喜可喜然吾所教爾者尚有二事焉。一曰換筆古人每筆中間必有一換如繩索然第一股在上一換則第二股在上再換則第三股在上也筆尖之著紙者僅少許耳此少許者吾當作四方鍊筆用起處東方在左西方向右一換則東方向右矣筆尖無所謂方也我心寸常

覺其方一換而東再換而北三換而西則筆尖四面有鋒不僅
一面向向矣二曰結字有法結字之法無窮但求胸有成竹耳
六弟之信文筆拘而勁九弟文筆婉而達將來皆必有成但日
下不知各看何書萬不可徒看考墨卷汨沒性靈每日習字不
必多作百字可耳讀背誦之書不必多十葉可耳看涉獵之書
不必多亦十葉可耳但一部未完不可換他部此萬萬不易之
道阿兄數千里外教爾僅此一語耳羅羅山兄讀書明大義極
所欽仰惜不能會面暢談余近來讀書無所得酬應之繁日不
暇給實實可厭惟古文各體詩自覺有進境將來此事當有成
就恨當世無韓愈王安石一流人與我相質證耳賢弟亦宜趁

此時學爲詩古文無論是否且試拈筆爲之及今不作將來年
長愈怕醜而不爲矣每月六課不必其定作時文也古文詩賦
四六無所不作行之有常將來百川分流同歸於海則通一藝
卽通眾藝通於藝卽通於道初不分而二之也此論雖太高然
不能不爲諸弟言之使知大本大原則心有定向而不至於搖
搖無著雖當其應試之時全無得失之見亂其意中卽其用力
舉業之時亦於正業不相妨礙諸弟試靜心領略亦可徐徐會
悟也外附錄五箴一首養身要言一紙求缺齋課程一紙詩文
不暇錄惟諒之兄國藩手草

五箴 并序

甲辰春作

少不自立荏苒遂泪今茲蓋古人學成之年而吾碌碌尚如斯也不其戚矣繼是以往人事日紛德慧日損下流之赴抑又可
知夫痰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僕以中材而履安順將欲
刻苦而自振拔諒哉其難之與作五箴以自創云

立志箴

煌煌先哲彼不猶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聰明福祿予我者
厚哉棄天而佚是及凶災積悔累于其終也已往者不可追請
從今始荷道以躬輿之以言一息尚活永矢弗諼

居敬箴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寶曰三才儼恪齋明以凝女命

女之不莊伐生戕性誰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無成慢人者
反爾縱彼不反亦長吾驕人則下女天罰昭昭

主靜箴

齋宿日觀天雞一鳴萬籟俱息但聞鐘聲後有毒蛇前有猛虎
神定不懼誰敢余侮豈伊避人日對三軍我慮則一彼紛不紛
馳騫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擾擾以終古

謹言箴

巧語悅人自擾其身閒言送日亦攪女神解人不誇誇者不解
道聽途說智笑愚駭者終明謂女實欺笑者鄙女雖矢猶疑
尤悔旣叢銘以自攻銘而復蹈嗟女旣耄

有恆箴

自吾識字百歷洎茲二十有八載則無一知曩之所忻閱時而鄙故者既拋新者旋徙德業之不常曰爲物牽爾之再食曾未聞或愆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馬走

養身要言

癸卯入蜀道中作

一陽初動處

萬物始生時

不藏怒焉

不宿怨焉

右仁所以養肝也

內而整齊思慮

外而敬慎威儀

泰而不驕

威而不猛

右禮所以養心也

飲食有節

起居有常

作事有恆

容止有定

右信所以養脾也

擴然而大公

物來而順應

裁之吾心而安

揆之天理而順

右義所以養肺也

心欲其定

氣欲其定

神欲其定

體欲其定

右智所以養腎也

求缺齋課程

癸卯子孟夏立

讀熟讀書十葉

熟讀書

看應看書十葉

易經

習字一百

詩經

數息百人

史記

記過隙影

即日記

明史

記茶餘偶談一則

屈子

右每日課

莊子

逢三日寫回信

杜詩

逢八日作詩古文一藝

韓文

右月課

應看書

不具載

道光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四位老弟左右前黃仙垣歸託帶四川闈墨四十部共二包無
家信頃歐陽小岑歸託帶大皮箱一口內銀五百十兩衣服一
單單存箱內又長包一箇內袍褂料及毡子諸物亦有單存包
內有家信數行外又有寄霞仙信一件書一包共十套不知仙
垣小岑二君到時諸弟尚在省城否茲安化梁棗莊同年獻廷
南還又託帶四川闈墨四十部共一包有一包係油紙封的內
裝釘闈墨廿部彭王姑墓誌銘一幅內業誤葉
慄誤慄龍翰臣寫散館

卷三開自寫白摺一本

試筆寫的故大小不勻

又布包鹿膠一包重三斤

又鄉試錄題名錄共一包照收並附大挑單一紙其進士題名錄及散館錄隨後交摺差帶回統俟後信詳述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

男國藩跪稟

父母

親大人萬福金安五月十一接到四月十三自

省城所發信具悉一切母親齒痛不知比從前略鬆否現服何藥下次望四弟寄方來看叔父之病至今未愈想甚沈重望將藥方病症書明寄京劉東屏醫道甚精然高雲亭猶嫌其過於膽大不知近日精進何如務宜慎之又慎王率五荒唐如此何以善其後若使到京男當嚴以束之婉以勸之明年會試後借

公車南歸自然安置妥當家中儘可放心特恐其不到京耳本
家受恬之銀男當寫信去催江西撫台係男戊戌座師男可寫
信提及亦不能言調劑之說常南陔之世兄聞其宦家習氣太
重孫男孫女尚幼不必急於聯婚且男之意兒女聯姻但求勤
儉孝友之家不願與宦家結契聯婚不使子弟長奢惰之習不
知大人意見何如望卽日將常家女庚退去託陽九婉言以謝
渠託買高麗參因親事不成亦不便買本家道三兄弟託薦館
男當代爲畱心然分發湖南者卽使在京答應未必到省果去
找他此亦不可靠者也常南陔處卽由男寫信回覆前男送各
戚族家銀兩不知祖父父親叔父之意云何男之淺見不送則

家家不送要送則家家全送要減則每家減去一半不減則家
家不減不然口惠而實不至親族之間嫌怨叢生將來釁生不
測反成仇讐伏乞堂上審慎施行百叩百叩男謹稟

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

四位老弟足下自三月十三日發信後至今未寄一信余於三
月廿四日移寓前門內西邊碾兒胡同與城外消息不通四月
間到摺差一次余竟不知迨既知而摺差已去矣惟四月十九
歐陽小岑南歸余寄衣箱銀物並信一件四月廿四梁萊莊南
歸余寄書卷零物並信一件兩信皆僅數語至今想尚未到四
月十三黃仙垣南歸余寄圍墨並無書信想亦未到茲將三次

所寄各物另開清單付回待三人到時家中照單查收可也內城現住房共廿八間每月房租京錢叁拾串極爲寬敞馮樹堂郭筠仙所住房屋皆清潔甲三於三月廿四日上學天分不高不低現已讀四十天讀至自修齊至平治矣因其年太小故不加嚴已讀者字皆能認兩女皆平安陳岱雲之子在余家亦甚好內人身子如常現又有喜大約九月可生余體氣較去年略好近因應酬太繁天氣漸熱又有耳鳴之病今年應酬較往年更增數倍第一爲人寫對聯條幅合四川湖南兩省求書者幾日不暇給第二公車來借錢者甚多無論有借無借多借少借皆須婉言款待第三則請酒拜客及會館公事第四則接見門

生頗費精神又加以散館殿試則代人料理考差則自己料理諸事冗雜遂無暇讀書矣三月廿八大挑甲午科共挑知縣四人教官十九人其全單已於梁萊莊所帶信內寄回四月初八日發會試榜湖南中七人四川中八人去年門生中二人另有題名錄附寄十二日新進士覆試十四發一等廿一名另有單附寄十六日考差余在場二文一詩皆妥當無弊病寫亦無錯落茲將詩稿寄回十八日散館一等十九名本家心齋取一等十二名陳啟邁取二等第三名二人俱畱館徐棻因詩內皺字誤寫皺字改作知縣良可惜也廿二日散館者引見廿六七兩日考差者引見廿八日新進士朝考三十日發全單附

回廿一日新進士 殿試廿四日點狀元全榜附回五月初四
五兩日新進士引 見初一日放霽貴試差初二日 欽派大
教習二人初六日奏派小教習六人余亦與焉初十日奉 上
諭翰林侍讀以下詹事府洗馬以下自十六日起每日 召見
二員余名次第六大約十八日可以 召見從前無逐日分見
翰詹之例自道光十五年始一舉行足徵 聖上勤政求才之
意十八年亦如之今年又如之此次 召見則今年放差大半
奏對稱 旨者居半詩詩文高取者居其半也五月十一日接
到四月十三家信內四弟六弟各文二首九弟季弟各文一首
四弟東皋課文甚潔淨詩亦穩妥則何以哉一篇亦清順有法

第詞句多不圓足筆亦平沓不超脫平沓最爲文家所忌宜力求痛改此病六弟筆氣爽利近亦漸就範圍然詞意平庸無才氣崢嶸之處非吾意中之溫甫也如六弟之天姿不凡此時作文當求議論縱橫才氣奔放作爲如火如荼之文將來庶有成就不然一挑半剔意淺調卑即使獲售亦當自慚其文之淺薄不堪若其不售則又兩失之矣今年從羅羅山遊不知羅山意見如何吾謂六弟今年入泮固妙萬一不入則當盡棄前功壹志從事於先輩大家之文年過二十不爲少矣若再扶牆摩壁役役於考卷截搭小題之中將來時過而業仍不精必有悔恨於失計者不可不早圖也余當日實見不到此幸而早得科名

未受其害向使至今未嘗入泮則數十年從事於弔渡映帶之間仍然一無所得豈不靦顏也哉此中誤人終身多矣溫甫以世家之子弟負過人之姿質即使終不入泮尚不至於飢餓奈何亦以考卷誤終身也九弟要余改文詳批余實不善改小考文當請曹西垣代改下次摺弁付回季弟文氣清爽異常喜出望外意亦層出不窮以後務求才情橫溢氣勢充暢切不可挑剔敷衍安於庸陋勉之勉之初基不可不大也書法亦有褚字筆意尤爲可喜總之吾所望於諸弟者不在科名之有無第一則孝弟爲瑞其次則文章不朽諸弟若果能自立當務其大者遠者毋徒汲汲於進學也馮樹堂郭筠仙在廩看書作文功無

間斷陳季牧日日習字亦可畏也四川門生雷京約二十人用
功者頗多餘不盡書兄國藩草

道光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男國藩跪稟

父母

親大人萬福金安五月十二日男發第六號信

其信甚厚內有寄歐陽小岑黃仙垣梁萊莊三處貨物單此刻
三人想俱到省不審已照單查收否男及男婦身體清吉孫兒
亦好六月十七日三字經讀完十八日讀爾雅起二孫女皆好
馮樹堂郭筠仙皆在廨如常王率五妹夫於五月廿三日到京
其從弟仕四同來二人在湘潭支錢十千在長沙搭船四月十
二日至漢口在漢口杉牌廠內住十天廿二在漢口起身步行

至京道上備嘗辛苦幸天氣最好一路無雨無風平安到京在道上僅傷風兩日服藥二帖而愈到京又服涼藥二帖補藥三帖現在精神全好初到京時遍身衣褲鞋襪皆壞件件臨時新製而率五仍不知艱苦京城實無位置他處只得暫留男寓待有便卽令他回家男自調停妥當家中不必挂心蕙妹亦不必著急至於仕四目前尚在男寓吃飯待一月既滿如有朋友回南則薦仕四作僕人帶歸如無便可薦則亦只得麾之出門不能長留男寓也湖北主考倉少平係男同年相好男託倉帶仕四到湖北倉七月初一出京男給仕四錢約六千卽可安樂到家本不欲優待他然不如此則渠必流落京城終恐爲男之累

不如早打發他回爲妾祖父大人於四月鼻血多出男聞不勝
惶恐聞率五說祖父近日不吃酒不甚健步不知究竟何如萬
求一一詳示叔父病勢似不輕男尤望心務求將病症開示男
教習庶吉士五月十八日上學門生六人二十日蒙 皇上御
勤政殿召見 天語垂問及男奏對約共六七十句今年考差
只剩河南山東山西三省大約男已無望男今年甚怕放差蓋
因去年男婦生產是踏花生今年恐走舊路出門難以放心且
去年途中之病至今心悸男日來應酬已少讀書如故寓中用
度浩繁共二十口吃飯實爲可怕居家保身一切男知謹慎大
人不必望念男謹稟

道光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

男國藩跪稟母親大人萬福金安六月二十三日男發第七號
信交摺差七月初一日發第八號交王仕四手不知已收到否
六月廿日接六弟五月十二書七月十六接四弟九弟五月廿
九日書皆言忙迫之至寥寥數語字跡潦草卽縣試案首前列
皆不寫出同鄉有同日接信者卽考古考老生皆已詳載同一
摺差也各家發信遲十餘日而從容諸弟發信早十餘日而忙
迫何也且次次忙迫無一次稍從容者又何也男等在京大小
平安同鄉諸家皆好惟湯海秋於七月八日得病初九未刻卽
逝六月二十八考教習馮樹堂郭筠仙朱嘯山皆取湖南今年

考差僅何子貞得差餘皆未放惟陳岱雲光景最苦男因去年之病反以不放爲樂王仕四已善爲遣回率五大約在糧船回現尚未定渠身體平安二妹不必望心叔父之病男累求詳信直告至今未得實不放心甲三讀爾雅每日二十餘字頗肯率教六弟今年正月信欲從羅羅山處附課男甚喜之後來信絕不提及不知何故所付來京之文殊不甚好在省讀書二年不見長進男心實憂之而無如何只恨男不善教誨而已大抵第一要除驕傲氣習中無所有而夜郎自大此最壞事四弟九弟雖不長進亦不自滿求大人教六弟總期不自滿足爲要餘俟續呈男謹稟

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孫國藩跪稟祖母大人萬福金安八月廿七日接到七月十五
廿五兩次所發之信內祖父母各一信父親母親叔父各一信
諸弟亦皆有信欣悉一切慰幸之至叔父之病得此次信始可
放心祖父正月手書之信孫比收他處後偶忘之近亦尋出孫
七月二十發第九號信不知到否八月廿八日陳岱雲之弟送
靈櫬回南坐糧船孫以率五妹夫與之同伴南歸船錢飯錢陳
宅皆不受孫送至城外率五揮淚而別甚爲可憐率五來意本
欲考供事冀得一官以養家孫以供事必須十餘年乃可得一
典史宦海風波安危莫卜卑官小吏尤多危機每見佐雜末秩

下場鮮有好者孫在外已久閱歷已多故再三苦言勸率五居鄉勤儉守舊不必出外做官勸之既久率五亦以爲然其打發行李諸物孫一一辦妥另開單呈覽孫送率五歸家卽於是日申刻生女母女俱平安前正月間孫寄銀回南有餽贈親族之意理宜由堂上定數目方合內則不敢私與之道孫比時糊塗擅開一單輕重之際多不妥當幸堂上各大人斟酌增減方爲得宜但岳家太多他處相形見絀孫稍有不安耳率五至家大約在春初可以到家渠不告而出心中懷慚到家後望大人不加責並戒家中及近處無相譏訕爲幸孫謹稟

道光二十四年八月廿九日

四位老弟左右昨廿七日接信快暢之至以信多而處處詳明也四弟七夕詩甚佳已詳批詩後從此多作詩亦甚好但須有志有恆乃有成就耳余於詩亦有工夫恨當世無韓昌黎及蘇黃一輩人可與發吾狂言者但人事太多故不常作詩用心思索則無時敢忘之耳吾人只有進德修業兩事靠得住進德則孝弟仁義是也修業則詩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則我之尺也得寸則我之寸也今日進一分德便算積了一升穀明日修一分業又算餘了一文錢德業並增則家私日起至於功名富貴悉由命定絲毫不能自主昔某官有一門生爲本省學政託以兩孫當面拜爲門生後其兩孫歲考臨場大病科

考丁艱竟不入學數年後兩孫乃皆入其長者仍得兩榜此可見早遲之際時刻皆有前定盡其在我聽其在天萬不可稍生妄想六弟天分較諸弟更高今年受黜未免憤怨然及此正可困心橫慮大加臥薪嘗膽之功切不可因憤廢學九弟勸我治家之法甚有道理喜甚慰甚自荆七遣去之後家中亦甚整齊問率五歸家便知書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九弟所言之理亦我所深知者但不能莊嚴威厲使人望若神明耳自此後當以九弟言書諸紳而刻刻警省季弟信天性篤厚誠如四弟所云樂何如之求我示讀書之法及進德之道另紙開示餘不具國

藩手草

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

男國藩跪稟

父母

親大人萬福金安八月二十九日男發第十號

信備載廿八生女及率五回南事不知已收到否男身體平安

家婦月內甚好去年月裏有病今年盡除去孫兒女皆好初十

日順天鄉試發榜湖南中三人長沙周荇農中南元

原名康立

率五

之歸本擬附家心齋處因率五不願坐車故附陳岱雲之弟處

同坐糧船昨岱雲自天津歸云船不甚好男頗不放心幸船上

人多應無可慮諸弟考試後盡肄業小羅巷菴不知勤惰若何

此時惟季弟較小三弟俱年過二十總以看書為主我境惟彭

薄墅先生看書略多自後無一人講究者大抵爲考試文章所

誤殊不知看書與考試全不相礙彼不看書者亦仍不利考如故也我家諸弟此時無論考試之利不利無論文章之工不工總以看書爲急不然則年歲日長科名無成學問亦無一字可靠將來求爲塾師而不可得或經或史或詩集文集每日總宜看二十葉男今年以來無日不看書雖萬事叢忙亦不廢正業聞九弟意欲與劉霞仙同伴讀書霞仙近來見道甚有所得九弟若去應有進益望大人斟酌行之男不敢自主此事在九弟自爲定計若愧奮直前有破釜沈舟之志則遠遊不負若徒悠悠因循則近處儘可度日何必遠行百里外哉求大人察九弟之志而定計焉餘容續呈男謹稟

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

四位老弟足下自七月發信後未接諸弟信鄉間寄信較省城
百倍之難故余亦不望也九弟前信有意與劉霞仙同伴讀書
此意甚佳霞仙近來讀朱子書大有所見不知其言語容止規
模氣象何如若果言動有禮威儀可則則直以爲師可也豈特
友之哉然與之同居亦須真能取益乃佳無徒浮慕虛名人苟
能自立志則聖賢豪傑何事不可爲何必借助於人我欲仁斯
仁至矣我欲爲孔孟則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學人誰得而禦
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則雖日與堯舜禹湯同住亦彼自彼我自
我矣何與於我哉去年溫甫欲讀書省城吾以爲離卻家

促之地而與省城諸勝已者處其長進當不可限量乃兩年以
來看書亦不甚多至於詩文則絕無長進是不得歸咎於地方
之局促也去年余爲擇師丁君敘忠後以丁君處太遠不能從
余意中遂無他師可從今年弟自擇羅羅山改文而嗣後杳無
信息是又不得歸咎於無良友也日月逝矣再過數年則滿三
十不能不趁三十以前立志猛進也余受父教而余不能教弟
成名此余所深愧者他人與余交多有受余益者而獨諸弟不
能受余之益此又余所深恨者也今寄霞仙信一封諸弟可鈔
存信稿而細玩之此余數年來學思之力略具大端六弟前囑
余將所作詩錄寄回余往年皆未存稿近年存稿者不過百餘

首耳實無暇鈔寫待明年將全本付回可也國藩草

道光二十四年十月廿一日

男國藩跪稟

父母

親大人萬福金安九月廿日男發十一號信內

有寄劉霞仙一封想已收到男身體平安讀書日有常課自六
月底起至今未嘗間斷一天男婦如常漸漸有乳孫男讀書有
恆已讀爾雅一本共四本大約明年下半年可讀完此書本難
他書則易爲力矣三孫女皆好餘亦合室平安男自七月起寓
中已養車馬每年須費百金因郭雨三奉諱出京渠車馬借與
男用渠曾借男五十金亦未見還率五在東昌有信來京茲附
呈渠在道上船錢火食皆陳宅的所需用者不過剃頭吃煙而

已故男僅給銀十兩錢五千而已意謂錢已够用銀可剩下到
家也茲渠到東昌已將錢用完不知餘銀數用否若不敷陳處
挪移自易然男已不放心鄒至堂來望付茶葉一簍大小剪刀
各二把其餘布匹腊肉之類俱不必付蓋家中極難辦路上極
難帶也初九日父親大人壽辰京寓客共三席十一月初三日
母親大人六十壽辰男不獲在家慶祝不勝瞻戀男擬於壽辰
後作壽屏一架卽留在京張挂不必付回諸弟讀書不知明年
定在何處望於今冬寫信告知男不勝懸望謹稟卽跪叩
大人雙壽大喜

道光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四位老弟足下前次回信內有四弟詩想已收到九月家信有
送率五詩五首想已閱過吾人爲學最要虛心嘗見朋友中有
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動謂人不如己見鄉墨則罵鄉墨不通
見會墨則罵會墨不通既罵房官又罵主考未入學者則罵學
院平心而論己之所爲詩文實亦無勝人之處不特無勝人之
處而且有不堪對人之處只爲不肯反求諸己便都見得人家
不是既罵考官又罵同考而先得者傲氣既長終不進功所以
潦倒一生而無寸進也余平生科名極爲順遂惟小考七次始
售然每次不進未嘗敢出一怨言但深愧自己試場之詩文未
醜而已至今思之如芒在背當時之不敢怨言諸弟問父親叔

父及朱堯階便知蓋場屋之中只有文醜而僥倖者斷無文佳而埋沒者此一定之理也三房十四叔非不勤讀只爲傲氣太勝自滿自足遂不能有所成京城之中亦多有自滿之人識者見之發一冷笑而已又有當名士者鄙科名爲糞土或好作詩古或好講考據或好談理學囂囂然自以爲壓倒一切矣自識者觀之彼其所造曾無幾何亦足發一冷笑而已故吾人用力除傲氣力戒自滿毋爲人所冷笑乃有進步也諸弟平日皆恂恂退讓第累年小試不售恐因憤激之久致生驕惰之氣故特作書戒之務望細思吾言而深省焉幸甚幸甚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孫國藩跪稟祖馭大人萬福金安十月廿一日發十二號家信
想已收到孫在京平安孫婦及曾孫男女四人皆好曾孫最好
寫字散學後則在其母房中多寫至更初猶不肯睡罵亦不止
目下天寒墨凍脫手寫多不成字茲命之寫稟安帖寄呈以博
堂上大人一歡笑而已上半年所付黑狸皮褂不知祖父大人
合身否聞狸皮在南邊易於回潮黑色變為黃色不知信否若
果爾則回潮天氣須勤勤檢視又凡收皮貨須在省城買潮老
其色如白淮鹽微帶黃色其氣如樟木用皮紙包好每包約寸
大每衣內置三四包收衣時仍將此包置衣內又每年晒皮貨
晒衣之日不必拆收須過兩天待熱氣退盡乃收江西家受恬

明府昨有信來云此銀今冬必付到不知近來接到否如未接則立即寫信來京再去催取兄銀之難往往如此同鄉唐鏡海先生三年以來連生三子而長者前以病殤幼者昨又以痘殤僅存次子尚未周歲良可悼嘆現在京官甚少僅二十二人昨十月廿五日謝恩赴宮門叩頭者僅到三人尤非盛時氣象茲將謝摺付回呈覽王率五到家須即寄一信仕四已於八月初到省不知曾到我家否母親生日京中僅客一席待明年當付壽屏回家中有所需之物須寫信來明年會試後寄歸孫謹稟

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廿一日

四位老弟足下前月寄信想已接到余蒙祖宗遺澤祖父教訓
幸得科名內顧無所憂外遇無不如意一無所缺矣所望者再
得諸弟強立同心一力何患令名之不顯何患家運之不興欲
別立課程多講規條使諸弟遵而行之又恐諸弟習見而生厭
心欲默默而不言又非長兄督責之道是以往年常示諸弟以
課程近來則只教以有恆二字所望於諸弟者但將諸弟每月
功課寫明告我則我心大慰矣乃諸弟每次寫信從不將自己
之業寫明乃好言家事及京中諸事此時家中重慶外事又有
我料理諸弟一概不管可也以後寫信但將每月作詩幾首作
文幾首看書幾卷詳細告我則我歡喜無量諸弟或能爲科名

中人或能爲學問中人其爲父母之令子一也我之歡喜一也
慎弗以科名稍遲而遂謂無可自力也如霞仙今日之身分則
比等間之秀才高矣若學問愈進身分愈高則等間之舉人進
士又不足論矣學問之道無窮而總以有恆爲主兄往年極無
恆近年略好而猶未純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則無一日間斷
每日臨帖百字鈔書百字看書少亦須滿二十頁多則不論自
七月起至今已看過王荊公文集百卷歸震川文集四十卷詩
經大全二十卷後漢書百卷皆硃筆加圈批雖極忙亦須了本
日功課不以昨日耽閣而今日補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預
做諸弟若能有恆如此則雖四弟中等之資亦當有所成就况

六弟九弟上等之資乎明年肄業之所不知已有定否或在家
或在外無不可者謂在家不可用功此巧於卸責者也吾今在
京日日事務紛冗而猶可以不間斷況家中萬萬不及此間之
紛冗乎樹堂筠仙自十月起每日十日作文一首每日看書十五
頁亦極有恆諸弟試將朱子綱目過筆圈點定以有恆不過數
月卽粵完矣若看註疏每經亦不過數月卽完切勿以家中有
事而間斷看書之課又弗以考試將近而間斷看書之課雖走
路之日到店亦可看考試之日出場亦可看也兄日夜懸望獨
此有恆二字告諸弟伏願諸弟刻刻留心幸甚幸甚兄國藩手
草

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孫國藩跪稟祖父大人萬福金安十一月二十二日發十三號
信廿九日祖母大人壽辰孫等叩頭遙祝寓中客一席次日請
同縣公車一席初七日 皇上御門孫得轉補翰林院侍讀所
遺侍講缺許乃釗補升侍講轉侍讀照例不謝 恩故孫未具
摺謝 恩今冬京中未得厚雪初九日設三壇求雪四五六阿
哥詣三壇行禮 皇上親詣 太高殿行禮十一日即得大雪
天心感召呼吸相通良可賀也孫等在京平安曾孫讀書有
恆惟好寫字見閒紙則亂畫請其母釘成本子孫今年用度尚
寬裕明年上半年尚好至五月後再作計昨接曾興仁信知渠

銀尚未還孫甚著急已寫信去催不知家中今年可不窘迫否
同鄉京官皆如故馮樹堂郭筠仙在虜亦好荆七自五月出去
至今未敢見孫面在同鄉陳洪鐘主事家光景亦好若使流落
失所孫亦必宥而收恤之特渠對人言情願餓死不願回南此
實難處置孫則情願多給銀兩使他回去不願他在京再犯出
事望大人明示以計俾孫遵行四弟等自七月寄信來後至今
未再得信孫甚切望嚴太爺在京引見來拜一次孫回拜一
次又請酒渠未赴席此人向有狂妄之名孫已亥年在家一切
不與之計較故相安於無事大約明春可回湘鄉任孫謹稟

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諸位老弟足下十四日發十四號家信因摺弁行急未作書與
諸弟十六早接到十一月十二所發信內父親一信四位老弟
各一件是日午刻又接九月十二所寄信內父親及四六九弟
各一件具悉一切不勝欣幸曹石樵明府待我家甚爲有禮可
感之至茲寄一信去西坤四位因送項太簡致生嫌隙今雖不
復形之口角而其心究不免有缺望故特作信寄丹閣叔使知
我家光景亦非甚裕者賢弟將此信呈堂上諸大人以爲開誠
布公否如堂上諸大人執意不肯送去則不送亦可也四弟之
詩又有長進第命意不甚高超聲調不甚響亮命意之高須要
透過一層如說考試則須說科名是身外物不足介懷則詩意

高矣若說必以得科名爲榮則意淺矣舉此一端餘可類推腔調則以多讀詩爲主熟則響矣去年樹堂所寄之筆亦我親手實者春光醉目前每支大錢五百文實不能再寄漢壁尚可寄然必須明年會試後乃有使人回南春閒不能寄也五十讀書固奸然不宜以此耽閣自己功課女子無才便是德此語不誣也常家欲與我結婚我所以不願者因聞常世兄最好恃父勢作威福衣服鮮明僕從烜赫恐其家女子有宦家驕奢習氣亂我家規誘我子弟好佚耳今渠再三要結婚發甲五八字去恐渠家是要與我爲親家非欲與弟爲親家此語不可不明告之賢弟婚事我不敢作主但親家爲人何如亦須向汪三處查明

若吃鴉片煙則萬不可對若無此事則聽堂上各大人與弟自主之可也所謂翰堂秀才者其父子皆不宜親近我曾見過想衡陽人亦有知之者若要對親或另請媒人亦可六弟九月之信於自己近來弊病頗能自知正好用功自警而猶曰終日泄泄此則我所不解者也家中之事弟不必管天破了自有女媧管洪水大了自有禹王管家事有堂上大人管外事有我管弟只安心自管功課而已何必問其他哉至於宗族姻黨無論他與我家有隙無隙在弟輩只宜一概愛之敬之孔子曰汎愛眾而親仁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禮人不答反其敬此刻未理家事若便多生嫌怨將來當家立業豈不箇箇都是仇人古來

無與宗族鄉黨爲仇之聖賢弟輩萬不可專責他人也十一月
信言現看莊子並史記甚善但作事必須有恆不可謂考試在
卽便將未看完之書丟下必須從首至尾句句看完若能明年
將史記看完則以後看書不可限量不必問進學與否也賢弟
論袁詩論作字亦皆有所見然空言無益須多做詩多臨帖乃
可談耳譬如人欲進京一步不行而在家空言進京程途亦何
益哉卽言之津津人誰得而信之哉九弟之信所以規勸我者
甚切余覽之不覺毛骨悚然然我用功實腳踏實地不敢一毫
欺人若如此做去不作外官將來道德文章必麤有成就上不
敢欺天地祖父下不敢欺諸弟與兒子也而省城之聞望日隆

卽我亦不知其所自來我在京師惟恐名浮於實故不先拜一人不自詡一言深以過情之聞爲恥耳來書寫大場題及榜信此間九月早已知之惟縣考案首前列及進學之人則至今不知諸弟以後寫信於此等小事及近處族戚家光景務必一一詳載季弟信亦謙虛可愛然徒謙亦不好總要努力前進此全在爲兄者倡率之余他無可取惟近來日日有恆可爲諸弟倡率四弟六弟縱不欲以有恆自立獨不怕壞季弟之樣子乎昨十六日卓秉恬拜大學士陳官俊得協辦大學士自王中堂死後隔三年大學士始放人亦一奇也書不宣盡兄國藩手具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二月初一日

四位老弟足下去年十二月廿二日寄去書函諒已收到頃接
四弟信謂前信小註中誤寫二字其詩比卽付還今亦忘其所
誤謂何矣諸弟寫信總云倉忙六弟去年曾言城南寄信之難
每次至撫院資奏廳打聽云云是何其蠢也靜坐書院三百六
十日日日皆可寫信何必打聽擢差行期而後動筆哉或送至
提塘或送至岱雲家皆萬無一失何必問了無關涉之資奏廳
哉若弟等倉忙則兄之倉忙殆過十倍將終歲無一字寄家矣
送至五詩第二首弟不能解數千里致書來問此極虛心余得
信甚喜若事事勤思善問何患不一日千里茲另紙寫明寄回
家塾讀書余明知非諸弟所甚願然近處實無名師可從省城

如陳堯農羅羅山皆可謂明師而六弟九弟又不善求益且住
省二年詩文與字皆無大長進如今我雖欲再言堂上大人亦
必不肯聽不如安分耐煩寂處里間無師無友挺然特立作第
一等人物此則我之所期於諸弟者也昔婺源汪雙池先生一
貧如洗三十以前在竈上爲人傭工晝碗三十以後讀書訓蒙
到老終身不應科舉卒著書百餘卷爲本朝有數名儒彼何嘗
有師友哉又何嘗出里閭哉余所望於諸弟者如是而已然總
不出乎立志有恆四字之外也買筆付回刻下實無妙便須公
車歸乃可帶回大約府試院試可得用縣試則趕不到也諸弟
在家作文若能按月付至京則余請樹堂看隨到隨改不過兩

月家中又可收到書不詳盡餘俟續具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初五日

四位老弟足下二月有摺差到京余因眼蒙故未寫信三月初三接到正月廿四所發家信無事不詳悉忻喜之至此次眼尚微紅不敢多作字故未另稟堂上一切詳此書中煩弟等代稟告焉去年所寄銀余有分餽親族之意厥後屢次信問總未詳明示悉頃奉父親示諭云皆已周到酌量減半然以余所聞亦有過於半者亦有不及一半者下次信來務求九弟開一單告我爲幸受恬之錢既專使去取余又有京信去想必可以取回則可以還江岷山東海之項矣岷山東海之銀本有利息余擬

送他高麗參共半斤挂屏對聯各一付或者可少減利錢待公
車歸時帶回父親手諭要寄銀百兩回家亦待公車帶回有此
一項則可以還率五之錢矣率五想已到家渠是好體面之人
不必時時責備他惟以體面待他渠亦自然學好蘭姊買田可
喜之至惟與人同居小事要看鬆些不可在在討人惱歐陽牧
雲要與我重訂婚姻我非不願但渠與其妹是同胞所生兄妹
之子女猶然骨肉也古者昏姻之道所以厚別也故同姓不婚
中表爲婚此俗禮之大失譬如嫁女而號泣奠禮而三獻喪事
而用樂此皆俗禮之失我輩不可不力辨之四弟以此義告牧
雲吾徐當作信覆告也羅芸皋於二月十八日到京路上備嘗

身書卷二
三
辛苦爲從來進京者所未有於廿七日在圓明園正大光明殿
補行覆試湖南補覆試者四人余在園送考四人皆平安感余
之情今年新科覆試正場取一三十七人二三等人數甚多
四等十三人罰停會試二科補覆者一十人二三等共百六
十人四等五人亦罰停二科立法之初無革職者可謂寬大湘
鄉共到十人鄧鍊松因病不能進場渠吐血是老病或者可保
無虞芸皋所帶小菜布疋茶葉俱已收到但不知付物甚多何
以並無家信四弟去年所寄詩已圈批寄還不知收到否汪覺
菴師壽文大約在八月前付到五十已納徵禮成可賀可賀朱
家氣象甚好但勸其少學官款我家亦然嘯山接到咨文上有

祖母已沒字樣甚爲哀痛歸思極迫余再三勸解場後卽來余寓同住我家共住三人郭二於二月初八到京覆試二等第八上下合家皆清吉余耳仍鳴無他恙內人及子女皆平安樹堂榜後要南歸將來擇師尚未定六弟信中言功課在廉讓之間此語殊不可解所需書籍惟子史精華家中現有準託公車帶歸漢魏百三家京城甚貴余已託人在揚州買尚未接到稗海及綏寇紀略亦貴且寄此書與人則必幫人車價因此書尚非吾弟所宜急務者故不買寄元明名古文尚無選本近來邵蕙西已選元文渠勸我選明文我因無暇尚未選古文選本惟姚姬傳先生所選本最好吾近來圈過一編可於公車帶回六弟

用墨筆加圈一徧可也九弟詩大進讀之爲之距躍三百卽和四章寄回樹堂筠仙意誠三君皆各有和章詩之爲道各人門徑不同難執一己之成見以概論吾前教四弟學袁簡齋以四弟筆情與袁相近也今觀九弟筆情則與元遺山相近吾教諸弟學詩無別法但須看一家之專集不可讀選本以汨沒性靈至要至要吾於五七古學杜韓五七律學杜此二家無一字不細看外此則古詩學蘇黃律詩學義山此三家亦無一字不看五家之外則用功淺矣我之門徑如此諸弟或從我行或別尋門徑隨人性之所近而爲之可耳余近來事極繁然無日不看書今年已批韓詩一部正月十八批畢現在批史記已三之二

大約四月可批完諸弟所看書望詳示鄰里有事亦望示知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五年四月十五日

男國藩跪稟

父母

親大人男於三月初六日蒙

恩得分會試房

四月十一日發榜出場身體清吉合室平安所有一切事宜寫信交摺差先寄茲因嘯山還家託帶紋銀百兩高麗參斤半子史精華六套古文辭類纂二套綬寇紀略一套皆六弟信要看之書高麗參男意送江岷山東海二家六兩以冀少減息銀又送金竺虔之尊人二兩以報東道之誼聽大人裁處男尚辦有送江家金家及朱嵐暄挂屏俟郭筠仙帶回又有壽屏及考試

筆等物亦俟他處寄回餘俟續具另謹稟

道光二十五年四月十五日

四位老弟足下三月初六日余發第二號家信是日 皇上天恩余得會試分房差卽於是日巳刻入闈十三日始閱卷十八房每位分卷二百七十餘至廿三日頭場卽已看畢廿四看二三場至四月初四皆看完各房薦卷多少不等多者或百餘少者亦薦六十餘卷余薦六十四卷而惟余中卷獨多共中十九人他房皆不能及十一日發榜余卽於是早出闈在場月餘極清吉寓內眷口小大平安出闈數日一切忙迫人客絡繹不絕朱嘯山於四月十六日出京余寄有紋銀百兩高麗參一斤半

書一包內子史精華六套古文辭類纂二套綬寇紀略一套到
家日查收別有壽屏及筆等項尚未辦齊待郭筠仙帶歸卜四
日新進士覆試題君子喻於義賦得竹箭有筠得行字我縣謝
吉人中進士後因一切不便故邀來在余寓住十五日接三月
初十日家信內有祖父父親叔父手諭及諸弟詩文並信其文
此次僅半日忙不及改準於下次付回四弟之信所問蓋竇牟
竇庠竇鞏兄弟皆從昌黎遊去年所寫牟尼實誤寫尼字也汪
雙池先生燦係雍正年間人所著有理學逢源等書郭筠仙翊
臣兄弟及馮樹堂俱要出京寓內要另請先生現尚未定草布
一二祈賢弟代稟堂上各位大人今日上半年已作一函呈父

親大人交朱嘯山大約六月可到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五年四月廿四日

四位老弟左右四月十六日曾寫信交摺弁帶回想已收到十
七日朱嘯山南歸託帶紋銀百兩高麗參一斤半書一包計九
套茲因馮樹堂南還又託帶壽屏一架狼兼毫筆二十枝鹿膠
二斤對聯條幅一包內金年伯耀南四條朱嵐暗四條蕭辛五
對一幅江岷山母舅四條東海舅父四條
父親橫披一箇
叔父摺扇一柄乞照單查收前信言送江岷山東海高麗參六
兩送金耀南年伯參二兩皆必不可不送之物唯諸弟稟告父
親大人送之可也樹堂歸後我家先生尚未定諸弟若在省得
見樹堂不可不殷勤親近親近愈久獲益愈多今年湖南蕭史

樓得狀元可謂極盛八進士皆在長沙府黃琴塢之胞兄及令
嗣皆中亦長沙人也餘續具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五年五月初五日

四位老弟足下四月十六日余寄第三號交摺差備述進場閱
卷及收門生諸事內附寄會試題名錄一紙十七日朱燭山南
旋余寄第四號信外銀一百兩書一包計九函高麗參一斤半
廿五日馮樹堂南旋余寄第五號家信外壽屏一架鹿膠二斤
一包對聯條幅扇子及筆共一布包想此三信皆於六月可接
到樹堂去後余於五月初二日新請李竹塢先生名如篋永順
府龍山縣人
丁酉拔貢教書其人端方和順有志性理之學雖不能如樹堂
庚子舉人

之篤誠照人而已爲同輩所最難得者初二早 皇上御門辦事余蒙 天恩得升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次日具摺謝 恩蒙召見於勤政殿 天語垂問共四十餘句是日同升官者李菡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羅愔衍升通政司副使及余共三人余蒙祖父餘澤頻叨非分之榮 此次升官尤出意外日夜恐懼修省實無德足以當之諸弟遠隔數千里外必須匡我之不逮時時寄書規我之過務使累世積德不自我一人而墮庶幾持盈保泰得免速致顛危諸弟能常進箴規則弟卽吾之良師益友也而諸弟亦宜常存敬畏勿謂家人作官而遂敢於侮人勿謂已有文學而遂敢於恃才傲人常存此心則是載福之道

也今年新進士善書者甚多而湖南尤甚蕭史樓旣得狀元而

周荇農

壽昌

去歲中南元孫芝房

鼎臣

又取朝元可謂極盛現

在同鄉諸人講求詞章之學者固多講求性理之學者亦不少
將來省運必大盛余身體平安惟應酬太繁日不暇給自三月
進闈以來至今已滿兩月未得看書內人身體極弱而無病痛
醫者云必須服大補劑乃可回元現在所服之藥與母親大人
十五年前所服之白朮黑姜方略同差有效驗兒女四人皆平
順婢僕輩亦如常去年寄家之銀兩屢次寫信求將分給戚族
之數目詳實告我而至今無一字見示殊不可解以後務求四
弟將帳目開出寄京以釋我之疑又余所欲問家鄉之事甚多

茲另開一單煩弟逐條對是禱兄國藩草

道光二十五年五月廿九日

男國藩跪稟母親大人膝下五月初六日男發第六號家信後十七日接到諸弟四月廿二日在縣所發信欣慰悉九弟得取前列第三餘三弟皆取前廿名歡慰之至諸弟前所付詩文到京茲特請楊春皆改正付回今年長進甚遠良可忻慰向來六弟文筆最矯健四弟筆頗笨滯觀其爲仁矣一篇則文筆大變與六弟並稱健者九弟文筆清貴近來更圓轉如意季弟詩筆亦秀雅男再三審覽實堪怡悅男在京平安十六七偶受暑服藥數帖禁暈數日而愈現已照常應酬男婦服補劑已二十餘帖

大有效驗醫人云虛弱之症能受補則易好孫男女及合室下人皆清吉長沙館於五月十二日演戲題名狀元南元朝元三匾同日張挂極爲熱鬧皆男總辦而人人樂從頭門對聯云同科十進士慶榜三名元可謂盛矣同縣鄧鍊松在京患吐血病甚爲危症大約不可挽回同鄉有危急事多有就男商量者男效祖大人之法銀錢則量力扶助辦事則竭力經營嚴麗生取九弟置前列男理應寫信謝他因其平日官聲不甚好故不願謝不審大人意見何如我家旣爲鄉紳萬不可入署說公事致爲官長所鄙薄卽本家有事情願吃虧萬不可與人構訟令官長疑爲倚勢凌人伏乞慈鑒男謹稟

道光二十五年六月十九日

男國藩跪稟

父母

親大人萬福金安五月三十日發第七號家信

內有升官謝

恩摺及四弟九弟季弟詩文不知到否男於五

月中旬出痘疹服藥卽效已全愈矣而餘熱未盡近日頭上生癩身上生熱毒每日服銀花甘草等藥醫云內熱未散宜發出不宜遏抑身上之毒至秋卽可全好頭上之癩亦不至蔓延又云恐家中祖塋上有不潔處雖不宜挑動亦不可不打掃男以皮膚之患不甚經意仍讀書應酬如故飲食起居一切如故男婦服附片高麗參熟地白朮等藥已五十餘日飯量略加尚未十分壯健然行事起居亦復如常孫男女四人並皆平安家中

僕婢皆好前有信言寄金年伯高麗參二兩此萬不可少望如數分送去年所送戚族銀男至今未見全單男年輕識淺斷不敢自作主張然家中諸事男亦願聞其詳求大人諭四弟將全單開示爲望諸弟考試今年想必有所得如得入學但擇親屬拜客不必遍拜亦不必請酒蓋恐親族難於應酬也同縣鄧鏗松之病略好男擬幫錢送他回家但不知能至家否寶慶公車鄒柳溪死一切後事皆男經理謝吉人黃麓西皆分發江蘇周子佩夏階平皆分吏部主事曾受愜去年所借錢不知已寄到否若未到須專人去取萬不可再緩如心齋亦專差則兩家同去如渠不專差則我家獨去家中近日用度何如男意有人做

官則待鄰里不可不略鬆而家用不可不守舊不知是否男國
藩謹稟

道光二十五年七月初一日

男國藩跪稟母親大人萬福金安六月廿一日男發第八號家
信不審到否申言頭上生癰身上生熱毒云云近日請醫細看
頭上亦非癰也皆熱毒耳用生地煮水長洗或用熬濃汁厚塗
患處即愈現在如法洗塗大有效驗蓋本因血熱而起適當鬱
蒸天氣而發生地涼血而滋潤所以奏功特此告知望大人放
心寓中大小平安陳岱雲之妾於廿二日到京其幼子寄在男
處養者渠已於廿四日接歸自養同鄉各家並皆如舊李雙圃

先生

象鵬

由貴州藩台進京奉

旨以三品京堂候補雖在渠

爲左遷而湖南多一京官亦自可
喜今年考試想四位老弟中
必有入泮者然世事正難逆料萬
一皆不得售則諸弟必牢騷
抑鬱憤懣不平此亦入之情也如
果鬱憂則問四弟六弟九弟
三人中或有願進京者不妨來京
一遊可以廣耳目豁心胸可
以敘兄弟之樂亦男所甚望也如
諸弟不願來則不必強恐其
到京而急於思歸也如有一位入
學者則亦不必恐家中既辦
印卷又辦途費銀錢艱窘也如皆
不進而諸弟又甚願來則望
大人張羅途費毋阻其憤發之志
而遏其抑鬱之氣幸甚如季
弟願來則須有一兄同來乃妥鄧
鍊松病勢日危恐不復能回

南屢勸之勿服藥渠皆不聽今之病皆藥誤之也去年大人教男寫字不宜斜腳男近日已力除此弊自去年六月起無論行楷大小字皆懸腕懸肘是以力足而不精緻伏求大人教訓男謹稟

道光二十五年七月十六日

男國藩跪稟

父母

親大人萬福金安

六月廿一日發第八號家信

七月初二日發第九號信想俱收到

十四日接到四弟在省發

信內有大人手諭具悉一切不勝

欣慰家鄉一切近事及去年

分贈之項至是始昭然明白矣男

在京平順惟身上熱毒至今

未好其色白約有大指頭大一顆

通身約有七八十顆鼻下兩

旁有而不成堆餘皆成堆脫白皮痴髮裏及頸上約二十餘顆
兩脇及胸腹約五十餘現以治癬之法治之有效與否尚不敢
必幸喜毫無他病飲食起居如常讀書習字應酬亦如常男婦
服補劑漸好孫兒讀爾雅後讀詩經已至凱風朔望行禮頗無
失儀孫女及合寓皆平安荆七在陳宅光景尚好男想叫他回
來不好安置他亦靦顏不願回來若男得主考學政或放外官
則一定叫他回來帶他上任京官毫無出息陳宅有小印結分
故荆七在陳宅比我家好些男已將此意告荆七乞家中並告
渠兄弟也前次寫升官信未詳職守詹事府本是東宮輔導太
子之官因本朝另設有上書房敎阿哥故詹事府諸官毫無

所事不過如翰林院爲儲才養望之地而已男居此職仍日以讀書爲業汪覺菴師壽文準於八月摺差付回溫甫弟生子不育想不免傷感然男三十始生子六弟今年二十三耳叔父母不必憂慮四弟與常家對親甚好男擬寄輓聯一付輓常老太姻母亦在下次寄回同鄉諸家如舊惟何子貞腳痛已久恐倉卒難好鄧鍊松病亦難好餘俱平安男謹稟

道光二十五年七月三十日

四位老弟足下七月十六發第十號家信想已收到廿九日摺差到京問之係七月十一在省起行維時諸弟正在省想是府考將畢之時岱雲之弟及各家皆有信來京而我弟無信來何

也余自十四日接到澄侯六月廿三之信不勝欣慰日日望府
考信到乃摺差至而竟無信殊不可解余在京身體如常前日
之病近來請醫生姜姓名士冠細看云是肺胃兩家之熱發於
皮毛現在自頭上頸上以至腹下無處無之其大者如錢小者
如豆其色白以蜜塗之則轉紅紫色爬破亦無水不喜著衣蓋
被蓋燥象也此外毫無所病一切飲食起居大小二便並皆如
常據姜醫云須用清涼藥使肺胃之熱退盡然後達於皮毛不
可求速效兩月內則可全好矣言之甚爲有理余將守其說而
不搖六弟之文昨日始找出樂道人之善一首其文甚有識見
道理準於下次摺差帶回此外諸弟尚有文在京者否若有須

寫信來清出汪覺菴師壽文今日始作就付回查收若有不妥處卽請覺菴師改正可也鄧鍊松病勢不輕於八月初五日起行回南此人利心甚熾余去年送大錢十千今又送盤費十兩渠尚快快有缺望王荆七自去年來不常至我家昨日因奉父親大人之命故喚他來許他凡我得外差或外官卽帶他出京他現歡天喜地常來請安然自此次懲戒之後想亦不敢十分賜張矣今年縣前列第二名是葛二一之子關一不日下次書來乞示我餘俟續布見國藩手具

道光二十五年八月廿一日

姪國藩謹啟叔父母大人座下屢次

家書或呈祖父或寄諸弟

想叔父大人皆賜觀覽今年已寄十一次矣而家中諸弟寄京信姪每嫌其不詳平日在家時寄省無便姪亦不怪昨府考以六月十八到省而摺差七月初九進京諸弟無信八月初一摺差進京僅四弟一信六弟九弟季弟皆無信四弟信又太略府考共考幾場每場是何題目開點何人前列何人皆不寫一句院考題目考古題目道案首及進學何人亦皆不寫一句去年考試亦如此姪期望甚切而毫不能得音信真不可解九弟前在京時望家信亦甚切而歸去後亦懶於寄信何也姪今年自五月來滿身熱毒煩燥之至加以應酬最繁而每次家信必詳細言之現在身上熱毒已服藥四十餘帖尚未得好據醫者云

雖無大害然必至十一月乃能去盡幸飲食起居如恆因家中
客多不甚清淨於昨十八日移寓呂祖閣廟內離家不過半里
而在廟內起火食無事從不歸去家中姪婦及姪孫姪孫女三
人皆平安如常姪孫詩經已讀至定之方中同鄉諸家亦皆如
舊同年中郝宿藻放湖北黃州府知府本家心齋仙逝實爲可
哀下次摺差必作書慰毅然宗伯四弟六弟不審已進京否若
未來仍須發奮不可牢騷廢學姪謹啟

道光二十五年九月十七日

姪國藩謹啟叔父大人座下八月廿二日發十二號家信想已
收到九月十五十七連到兩摺差又無來信想四弟六弟已經

來京矣若使未來則在省還家時將必書信寄京姪身上熱毒
近日頭面大減請一陳姓醫生每早喫丸藥一錢又小有法術
已請來三次每次給車馬大錢一千二百文自今年四月得此
病請醫甚多服藥亦五十餘劑皆無效驗惟此人來乃將面上
治好頭上已好十分之六身上尚未好渠云不過一月即可全
愈姪起居如常應酬如故讀書亦如故惟不做詩文少寫楷書
而已姪婦及姪孫兒女皆平安陳岱雲現又有病雖不似前年
之甚而其氣甚餒亦難驟然復元湘鄉鄧鏗松孝廉於八月初
五出京竟於十一日卒於獻縣道中幸有江岷樵忠源同行一
切附身附棺必誠必信此人義俠之士與姪極好今年新化孝

廉鄒柳溪在京久病而死一切皆江君料理送其靈櫬回南今
又扶鋤松之病而送其死真俠士也扶兩友之柩行數千里亦
極難矣姪曾作鄒君墓志銘茲付兩張回家今年七月忘付黃
芽白菜子八月底記出已無及矣請封之典要十月十五始可
頒 恩詔大約明年秋間始可寄回聞彭慶三爺令郎入學此
是我境後來之秀不可不加意培植望於家中賀禮之外另封
賀儀大錢一千土書姪名以示獎勵餘不具 姪謹啟

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初一日

姪國藩謹啟叔父母大人萬福金安九月十八日發第十三號
信是呈叔父者廿一日發十四號信是寄兄弟者想俱收到廿

三日四弟六弟到京體氣如常廿四日 皇上御門姪得陞翰
林院侍講學士每年御門不過四五次在京各官出缺此時未
經放人者則候 御門之日簡放以示爵人於朝與眾共之之
意姪三次升官皆 御門時特擢 天恩高厚不知所報姪合
室平安身上瘡癬尚未盡淨惟面上於半月內全好故謝 恩
召見不至隕越以詒羞此尤大幸也前次寫信回家內有寄家
毅然宗文一封言由長沙金年伯家寄去心齋之母奠儀三十
金此項本羅蘇溪寄者託姪轉交故姪兌與周輯瑞用由周家
遞金家頃聞四弟言此項已作途費矣則毅然伯家奠分必須
家中趕緊辦出付去萬不可失信謝興岐曾借去銀三十兩若

還來甚好若未還求家中另行辦去又黃麓西借姪銀二十兩亦聞家中已收姪在京借銀與人頗多若姪不寫信告家中者則家中不必收取蓋在外與居鄉不同居鄉者緊守銀錢自可致富在外者有緊有鬆有發有收所謂大門無出耳門亦無入全仗名聲好乃扯得活若名聲不好專靠自己收藏之銀則不過一年卽用盡矣以後外人借姪銀者仍使送還京中家中不必收取去年蔡朝才曾借姪錢三十千姪已應允作文昌閣捐項家中亦不必收取蓋姪言不信則日後雖有求於人人誰肯應哉姪於銀錢之間但求四處活動望堂上大人諒之又聞四弟六弟言父親大人近來常到省城縣城曾爲蔣市街曾家說

墳山事長壽菴和尚說命案事此雖積德之舉然亦是干預公
事姪現在京四品外放卽是臬司凡鄉紳管公事地方官無不
銜恨無論有理無理苟非己事皆不宜與聞地方官外面應酬
心實鄙薄設或敢於侮慢則姪覷然爲官而不能免親之受辱
其負疚當何如耶以後無論何事望勸父親總不到縣總不管
事雖納稅正供使人至縣伏求堂上大人鑒此苦心姪時時呈
念獨此耳姪謹啟

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廿九日

男國藩跪稟

父母

親大人萬福

金安十月初二男發十五號家信

廿八日接到手諭第九號係九月底在縣城所發者男等在京

平安男身上瘡毒至今未得全好中間自九月中旬數日卽將
面上全愈毫無痂痕係陳醫之力故升官時 召見無隕越之
虞十月下半月又覺微有痕跡頭上仍有白皴皮身上尚如九
月之常照前七八月則已去其大半矣一切飲食起居毫無患
苦四弟六弟用功皆有定課昨二十八始開課作文孫男紀澤
鄭風已讀畢古詩十九首亦已讀畢男婦及三孫女皆平順前
信言宗毅然家銀三十兩可將謝山益家一項去還頃接山益
信云渠去江西時囑其子辦蘇布平元絲銀四十兩還我家想
送到矣如已到卽望大人將銀並男前信送毅然家渠是款銀
我還元絲必須加水還他三十二兩可也蕭辛五處鹿膠準在

今冬寄到初十 皇太后七旬萬壽 皇上率千官行禮四位
阿哥皆騎馬而來七阿哥僅八歲亦騎馬雍容真龍種氣象十
五日 皇上頒恩詔於 太和殿十六日又生一阿哥 皇上
於辛丑年六秩壬寅年生八阿哥乙巳又生九阿哥 聖躬老
而彌康如此男得請封章如今年可用璽則明春可寄回如明
夏用璽則秋間寄回然既得 詔旨則雖誥軸未歸而 恩已
至矣望祖父先換藍頂其四品補服候男在京寄回可與誥軸
並付湖南各家俱平安餘俟續具男謹稟

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男國藩跪稟 駁親大人萬福金安十一月初一發十六號家信

內有 覃恩條例單不知收到否男頭上瘡癬至今未愈近日
每天洗二次夜洗藥水早洗開水本無大毒或可因勤洗而好
聞四弟言家中連年生熱毒者八人並男共九人恐祖墳有不
潔淨處望時時打掃但不可妄爲動土致驚幽靈四弟六弟及
兒婦孫男女等皆平安男近與同年會課作賦每日看書如常
飲食起居如故四弟課紀澤讀師徒皆有常程六弟文章極好
擬明年納監下場但現無銀不知張羅得就否同鄉唐鏡海先
生已告病明春卽將回南所著 國朝學案一書係男約同人
代爲發刻其刻價財係耦庚先生所出前門內有義塾每年延
師八人教貧尸子弟三百餘人昨首事杜姓已死男約同人接

管其事亦係集腋成裘男花費亦無幾紀澤雖從四弟讀書而
李竹屋先生尚在男宅住渠頗思南歸但未十分定計耳 誥
封二軸今年不能用璽明年乃可寄回蕭辛五七月處已於十
一月寄鹿膠一斤阿膠半斤與他家中若須鹿膠阿膠望付信
來京以便覓寄男謹稟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正月初三日

男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

萬福金安乙巳十一月廿二日發家信

十七號其日同鄉彭棟樓放廣西思恩府知府廿四日陳岱雲
放江西吉安府知府岱雲年僅三十二歲而以翰林出爲太守
亦近來所僅見者人皆代渠慶幸而渠深以未得主考學政爲

恨且近日外官情形動多掣肘不如京官清貴安穩能得外差固爲幸事卽不得差亦可讀書養望不染塵蓋岱雲雖以得郡爲榮仍以失去玉堂爲悔自放官後摒擋月餘已於十二月廿八出京是夕渠有家書到京男折開接大人十一月廿四所示手諭內叔父及九弟季弟各一信彭蕪菴表叔一信具悉家中一切事前信言莫管閒事非恐大人出入衙門蓋以我邑書吏欺人肥己黨邪嫉正設有公正之鄉紳取彼所魚肉之善良而扶植之取彼所朋比之狐鼠而鋤抑之則於彼大有不便必且造作謠言加我以不美之名進讒於官代我構不解之怨而官亦陰庇彼輩外雖以好言待我實則暗笑之而深斥之甚且當

面嘲諷且此門一開則求者踵至必將日不暇給不如一切謝絕今大人手示亦云杜門謝客此男所深爲慶幸者也男身體平安熱毒至今未好塗藥則稍愈總不能斷根十二月十二蒙恩充補日講起居注官廿二日又得充文淵閣直閣事兩次恭謝天恩茲并將原摺付回講官共十八人滿入缺漢十缺其職司則皇上所到之處須輪四人侍立直閣事四缺不分滿漢其職司則皇上臨御經筵之日四人皆侍立而已四弟六弟皆有進境孫男讀書已至陳風男婦及孫女等皆好歐陽牧雲有信來京與男商請封及薦館事二事男俱不能應允故作書宛轉告之外辦江綢套料一件麗參二兩鹿膠一斤

對聯一付爲岳父慶祝之儀恐省城寄家無便故託彭棟樓帶
至衡陽學署朱堯階每年贈穀四十石受惠太多恐難爲報今
年必當辭卻小斗四十石不過值錢四十千男每年可付此數
到家不可再受他穀望家中力辭之毅然家之銀想已送矣若
未送須秤元銀三十二兩以渠來係紋銀也男有挽聯託岱雲
交蕭辛五轉寄毅然家想可無誤岱雲歸男寄有冬菜十斤阿
膠二斤筆四枝墨四條同門錄十本彭棟樓歸男寄有藍頂二
箇四品補服四付俱交蕭辛五家轉寄伏乞查收男謹稟

道光二十六年二月十六日

男國藩跪稟
母親大人萬福金安正月初三日發第一號家信

初七日彭棟樓太守出京男寄補服四付藍頂二箇又寄歐陽
滄溟先生江綢褂料一件對聯一付高麗參二兩鹿膠一斤又
寄彭莛菴表叔鹿膠一斤二月初寄第三號家信想俱收到男
等在京合室平安男病尚未全愈二月初喫龍胆瀉肝湯甚爲
受累始知病在肝虛近來專服補肝之品頗覺有效以首烏爲
君而加以茯苓山藥赤芍兔絲諸味男此時不求瘡癬遠好但
求臟腑無病身體如常卽爲如天之福今年雖不能得差男亦
毫無怨尤同鄉張鍾漣丁艱男代爲張羅一切令之卽日奔喪
回里黎樾喬於二月十四到京四弟近日讀書專以求解爲急
每日摘疑義二條來問爲男煮藥求醫及紀澤教讀皆四弟獨

任其勞六弟近日文思大進每月作四書文六首經文三首同人無不擊節稱賞請封之事大約六月可以用璽秋冬可以寄家餘詳四弟書中男謹稟

道光二十六年三月廿五日

男國藩跪稟父親大人萬福金安上次男寫信略述癩病情形有不去考差之意近有一張姓醫包一箇月治好偶試一處居然有驗現在趕緊醫治如呆得好男仍定去考差若不愈則不去考差總之考與不考皆無關緊要考而得之不過多得錢耳考而不得與不考同亦未必不可支持度日每年考差三百餘人而得差者通共不過七十餘人故終身翰林屢次考差而不

得者亦常有也如我邑鄧筆山羅九峰是已男祇求平安伏望
堂上大人勿以得差爲望四弟已寫信言男病男恐大人不放
心故特書此紙男謹稟

道光二十六年四月十六日

子植季洪兩弟左右四月十四日接子植二月三月兩次手書
又接季洪信一片子植何其詳季洪何其略也今年以來京中
已發信七號不審俱收到否第六號第七號余皆有稟呈堂上
言今年恐不考差彼時身體雖平安而癬疥之疾未愈頭上面
上頸上并斑剝陸離恐不便於陞見故情願不考差恐堂上
諸大人不放心故特作白摺楷信以安慰老親之念三月初有

直隸張姓醫生言最善治癬貼膏藥於癬上三日一換貼三次
即可拔出膿水貼七次即全愈矣初十日令於左脇試貼一處
果有效驗廿日即令貼頭面頸上至四月八日而七次皆已貼
畢將膏藥揭去僅餘紅暈向之厚皮頑癬今已蕩然平矣十五
六即貼遍身計不過半月即可畢事至五月初旬考差而通身
已全好矣現在仍寫白摺一定赴試雖得不得自有一定不敢
妄想而苟能赴考亦可上慰高堂諸大人期望之心寓中大小
安吉惟溫甫前月底偶感冒風寒遂痛左膝服藥二三帖不效
請外科開一鍼而愈澄弟去年習柳字殊不足觀今年改習趙
字而參以李北海雲麾碑之筆意大爲長進溫弟時文已才華

橫溢長安諸友多稱賞之書法以命意太高筆不足以赴其所見故在溫老自不稱意而人亦無由稱之故論文則溫高於澄澄難爲兄論書則澄高於溫溫難爲弟子植書法駕滌澄溫而上之可愛之至可愛之至但不知家中舊有和尚碑徐浩書及郭

家廟

顏真卿書

否若能參

以二帖之沈著則直追古人不難矣狼兼

毫四枝既不合用可以二枝送莘田叔以二枝送第庵表叔正

月間曾在岱雲處寄羊毫二枝不知已收到否至五月鍾子賓

名音鴻戊戌同年放長州府知府

太守往湖南又可再寄二枝以後兩弟需用

之物隨時寫信至京可也祖父大人囑買四川漆現在四川門

生雷京者僅二人

敖冊賢陳世鏞

皆極寒之士由京至渠家有五千餘

里由四川至湖南有四千餘里彼此路皆太遠此二人在京常
半年不能得家信卽令彼能寄信至渠家渠家亦萬無便可附
湖南九弟須詳稟祖父大人不如在省以重價購頂上川漆爲
便做直牌匾祖父大人係馳封中憲大夫父親係誥封中憲大
夫祖母馳封恭人母親誥封恭人京官加一級請封侍講學士
是從四品故堂上皆正四品也藍頂是暗藍余正月已寄回二
函矣書不宜盡諸詳澄溫書中今日身上敷藥不及爲楷堂上
大人兩弟代爲稟告可也

道光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潘跪稟
母親大人萬福金安四月十七日男發第八號家

信言男一定考差五月初二日赴圓明園初六日在正大光明殿考試共二百七十人入場湖南凡十二人首題無爲小人儒次題任官惟賢才一節詩題靈雨旣零得霑字男兩文各七百字全卷未錯落一字惟久病之後兩眼朦朧場中寫前二開不甚得意後五開略好今年考差好手甚多男卷難於出色茲命四弟膽頭篇與詩一首寄回伏乞大人賜觀知男在場中不敢潦草則知男病後精神毫無傷損可以放心知男寫卷不得意則求大人不必懸望得差堂上大人不以男病爲憂不以得差爲望則男心安恬矣男身上癩疾經張醫調治已愈十之七矣若從此漸漸好去不過閏月可奏全效寓中大小平安男婦

有夢熊之喜大約八九月當生四弟書法日日長進馮樹堂於
五月十七到京以後紀澤仍請樹堂教四弟可專心讀書六弟
捐監擬於本月內上免填寫三代履歷里鄰戶長一切男自斟
酌大人儘可放心紀澤生書已讀至浩浩昊天古詩已讀半本
書皆熟三孫女皆平安同鄉各家皆如常惟湘陰易問齋支濬
丁艱湖南在京小考入學者六人皆係好手黃正齋小京官六
年報滿三月已升主事杜蘭溪四月升員外郎今年亦與考差
京師今年久旱屢次求雨尚未優渥 皇上焦思未知南省年
歲何如也男謹稟

道光二十六年閏五月十五日

男國藩跪稟駁親大人萬福金安五月十八日發第九號家信
內有考差詩文男自考差後癩疾日愈現在頭面已不甚顯矣
身上自腰以上亦去七八自腿以下尚未治萬一放差儘可
面 聖謝恩但如此頑病而得漸好已爲非常之喜不敢復設
妄想矣六弟捐監於五月廿八日具呈閏月初兌銀廿一日可
領照六月初一日可至國子監考到十五即可錄科仰承祖父
叔父之餘蔭六弟幸得成就功名敬賀敬賀男身體平安現補
氣服湯藥內有高麗參焦朮男婦及孫男女四人並如常四弟
自樹堂來教書之後四弟工課益勤六弟近日文筆雖無大進
亦未荒怠餘俟續呈男謹稟

道光二十六年七月初三日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閏五月廿六日男發家信。第十一號想已收到。鄒雲咳出粵西差男寄有高麗參半斤鹿膠一斤膏藥三十筒眼藥三包張湘紋金頂一品大約七月初可到省城。家中月半後可接到也。六弟六月初一日在國子監考到題視其所以經題聞善以相告也。二句六弟取列一百三名。廿五日錄科題齊之以禮詩題荷珠得珠字六弟亦取列百餘名。兩次皆二百餘人。入場男等身體皆平安。男婦及孫男女皆安泰。今年誥封軸數甚多。聞須八月始能辦完。發下男於八月領到。卽懇湖南新學院帶至長沙。男另辦祖父母壽屏一架。

華山石刻陳搏所書壽字一箇新刻。誥封卷一百本共四件。皆交新學院帶回轉交陳岱雲家求父親大人於九月廿六七赴省鄒雲陔由廣西歸過長沙不過十月初旬渠有還男銀八十兩面訂交陳季牧手父親或面會雲陔或不去會他卽在陳宅接銀亦可十月下旬新學院卽可到省渠有關防父親萬不可去拜他但在陳家接。誥軸可也若新學院與男素不相識則男另覓妥便寄回亦在十月底可到省最遲亦不過十一月初旬父親接到帶歸縣城寄放相好人家或店內至廿六日令九弟下縣去接廿八日夜九弟宿賀家垵等處廿九日祖母大人八十大壽用吹手執事接。誥封數里接至家於門外向北

置一香案案上豎 聖旨牌位將 誥軸置於案上祖父母率
父母望北行三跪九叩首禮壽屏請蕭史樓寫史樓現未得差
若八月不放學政則渠必告假回籍 誥軸託渠帶歸亦可也
一切男自知裁酌茲寄回黃芽白菜子一包查收餘俟續呈男
謹稟

道光二十六年九月十九日

男國藩跪稟母親大人萬福金安九月十七日接讀第五第六
兩號家信喜堂上各老人安康家事順遂無任歡慰男今年不
得差六弟鄉試不售想堂上大人不免內憂然男則正以不得
爲喜蓋天下之理滿則招損亢則有悔日中則昃月盈則虧至

當不易之理也男毫無學識而官至學士頻邀非分之榮祖父
母父母皆康強可謂極盛矣現在京官翰林中無重慶下者惟
我家獨享難得之福是以男慄慄恐懼不敢求分外之榮但求
堂上大人眠食如常闔家平安卽爲至幸萬望祖父母父母叔
父母無以男不得差六弟不中爲慮則大慰矣况男三次考差
兩次已得六弟初次下場年紀尚輕尤不必望心也同縣黃正
齋鄉試當外簾差出闈卽患痰病時明時昏近日略愈男癩疾
近日大好頭面全看不見身上亦好了九分十八生女男婦極
平安惟體太弱滿月當大補養在京一切男自知謹慎八月廿
三日摺差處發第十四號信廿七日周縵雲處寄壽屏發十五

號信九月十二日善化鄭七處寄 誥封卷六十本發第十六
號信均求查收男謹稟

道光二十六年十月十五日

男國藩跪稟

父母

親大人萬福金安九月十九日發第十七號信

十月初五發十八號信諒已收到十二三四日內誥軸用 寶

大約十八日可領到同鄉夏階平吏部 家秦 丁內艱二十日起

程回南男因渠是素服不便託帶 誥軸又恐其在道上拜客

或有耽閣祖母大人於出月廿九大壽若趕緊送回尚可於壽

辰迎接 誥軸是以特命四弟束裝出京專送誥軸回家與夏

階平同伴計十一月十七八可到漢口漢口到岳州不過三四

天岳州風順則坐船風不順則僱轎五天可到家四弟到省卽
專人回家以便家中辦事迎接 誥命第凡事難以逆料恐四
弟道上或有風水阻隔不能趕上祖母壽辰亦未可知家中做
生日酒且不必辦接 誥封事若四弟能到廿七日有信廿八
辦鼓手香亭廿九接 封可也若廿七無四弟到省之信則廿
九但辦壽筵明年正月初八接封可也倘四弟不歸而託別人
不特廿九趕不上恐初入亦接不到此男所以特命四弟送歸
之意耳四弟數千里來京伊意不願遽歸男與國子監祭酒車
意園先生商議令四弟在國子監報名先交銀數十兩卽可給
予頂戴男因具呈爲四弟報名先繳銀三十兩其餘俟明年陸

續繳納繳完之日即可領照男以此打發四弟四弟亦欣然感
謝且言願在家中幫堂上大人照料家事不願再應小考男亦
頗以爲然男等在京身體平安男婦生女後亦平安善六弟決計
畱京九弟在江西有信來世好陳岱雲待之如胞弟飲食教誨
極爲可感書法亦大有長進然無故而依人究似非宜男寫書
與九弟囑其今年偕郭筠同同伴回家大約年底可到家男在
京一切用度自有調停家中不必望心男謹稟

曾文正公家書卷二終

曾文正公家書卷三

自乙二十七年丁未正月十七日

孫男國藩跪稟祖父大人萬福金安去年十二月十七發第廿二號信並輓聯一包朱心泉 誥命一軸交徐玉山太守帶交蕭辛五處想三月可到又於廿日發第廿三號信交摺弁想二月可到新正十五日接到家中十一月十九所發信敬悉大人之病已愈大半不知近日得全愈否孫去冬信言須參用化痰之藥不知可從否祖母已於十二月初十安葬甚好甚好但孫有略不放心者孫幸蒙祖父福佑忝居卿大夫之末則祖母墳塋必須局面宏敞其墓下拜埽之處須寬闊其外須建立 誥

封牌坊又其外須立神道碑木斗冲規模隘小離河太近無立牌坊與神道碑之地是以孫不甚放心意欲從容另尋一地以圖改葬不求富貴吉祥但求無水蟻無凶險面前宏敞而已不知大人以爲何如若可則家中在近境四十里內從容尋地可也餘俟續具孫謹稟

道光二十七年正月十八日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禮次正月十五日接到父親叔父十一月二十所發手書敬悉一切但摺弁於臘月廿八在長沙起程不知四弟何以尚未到省祖母葬地易敬臣之說甚是男去冬已寫信與朱堯階請渠尋地茲又寄書與敬臣堯階看妥之後

可請敬臣一看以堯階爲主而以敬臣爲輔堯階看定後若毫無疑義不再請敬臣可也若有疑義則請渠二人商之男書先寄去若請他時四弟再寫一信去男有信稟祖父大人不知祖父可允從否若執意不聽則遵命不敢違拗求大人相機而行大人念及京中恐無錢用男在京事事省儉偶值闕乏之時尚有朋友可以通挪去年中收各項約共五百金望收藏二百勿用以備不時之需丁戊二年不考差恐男無錢寄回男在京用度自有打算大人不必挂心此間情形四弟必能詳言之家中辦喪事情形亦望四弟詳告共發孝衣幾十件饗祭幾堂遠處來弔者幾人一一細載爲幸男身體平安一男四女痘後俱好男婦亦如常聞母

親想六弟回家叔父信來亦欲六弟隨公車南旋此事須由六弟自家作主男不勸之歸亦不敢留家中諸務浩繁四弟可一人經理九弟季弟必須讀書萬不可耽閣他九弟季弟亦萬不可懶散自棄去年江西之行已不免爲人所竊笑以後切不可輕舉妄動只要天不管地不管伏案用功而已男在京時時想望者只望諸弟中有一發憤自立之人雖不得科名亦是男的大幫手萬望家中勿以瑣事耽閣九弟季弟亦望兩弟鑒我苦心結實用功也男之癯疾近又小發但不似去春之甚耳同鄉各家如常劉月槎已於十五日到京餘俟續呈男謹稟

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

澄侯子植季洪三弟左右二月十一日接到三弟正月初旬手書具悉一切澄侯以臘月廿三至岳州余見羅芸皋已知之後過湖又阻風竟走七十餘天始到人事之難測如此吾弟此後又添了閱歷工夫矣黎樾喬託帶之件當裝車時吾語弟曰此物在大箱旁邊恐不受弟明日到店須另安置善地不知弟猶記得我言否出門人事事皆須細心今既已弄壞則亦不必過於著急蓋此事黎樾翁與弟當分任其咎兩人皆麤心不得專責弟一人也祖大人之病久不見效兄細思之恐有火不宜服熱藥蓋祖父體賦素強丁酉之春以服補藥之故竟成大病後澤六爺以涼藥治好此次每日能喫三中碗飯則火未甚衰恐

醫者不察徒見小便太數則以爲火衰所致概以熱藥投之亦足誤事兄不明醫理又難遙度而回憶丁酉年之往事又聞陶雲汀先生爲補藥所誤之說特書告家中望與名醫細商不知有可服涼藥之理否兄自去年接祖母訃後卽日日思抽身南歸無如欲爲歸計有三難焉現在京廩欠帳五百多金欲歸則無錢還帳而來往途費亦須四百金甚難措辦一難也不帶家眷而歸則恐我在家或有事畱住不能遽還京師是兩頭牽扯如帶家眷則途費更多家中又無房屋二難也我一人回家輕身快馬不過半年可以還京第開缺之後明年恐尚不能補缺又須在京閒住一年三難也有此三難是以躊躇不決而夢寐

之中時時想念堂上老人望諸弟將兄意詳告祖父及父母如
堂上有望我回家之意則弟書信與我我概將家眷留在京師
我立即回家如堂上老人全無望我歸省之意則我亦不敢輕
舉妄動下次寫信務必詳細書堂上各位老人之意祖母之葬
事既已辦得堅固則不必說及他事日前所開山向吉凶之說
亦未可盡信山向之說地理也祖父有命而子孫從之天理也
祖父之意已堅而爲子孫者乃拂違其意而改卜他處則祖父
一怒肝氣必鬱病勢必加是已大逆天理雖得吉地猶將變凶
而况未必吉乎自今以後不必再提改葬之說或吉或凶聽天
由命卽朱堯階易敬臣亦不必請他尋地

堯階二人如看得
有妥地亦不妨買四

弟則在家幫父親叔父管家事時時不離祖父左右九弟季弟則專心讀書只要事事不違天理則地理之說可置之不論不議矣吾身之癡春間又發特不如去歲之甚而上頸上則與弟出京時一樣未再發也六弟近日頗發憤早間亦能早起紀澤詩經尚未讀完現係竹屋教總多間斷將來必要請一最能專館之人黎樾喬御史報滿引見回原衙門行走黃正齋之長子於正月初間失去至今尚未歸來鄧星階就正齋之館李希菴就杜蘭溪之館係我所薦同縣劉九爺羅鄒二人及新科三人皆已到京住新館江岷樵住張相公廟去我家甚近郭筠仙尚未到袁漱六於正月廿四到京現在家眷住北半截胡同周

苻農尚未到楊春皆於正月二日生一子劉藥雲移厲虎坊橋其病已全好趙崧原之妻於正月仙逝舒伯魯二月出都我家碾兒胡同房東將歸三四月必須搬家黃秋農之銀已付來加利息十兩兄意欲退還他九弟季弟讀書開口便有自畫之意見得年紀已大功名無成遂有懶惰之意此萬萬不可兄之鄉試座師徐曉邨許吉齋兩先生會試房師季仙九先生皆係二十六七入泮三十餘歲中舉四十餘歲入詞林諸弟但須日日用功萬不必作歎老嗟卑之想譬如人欲之京師一步不動而長吁短歎但曰京師之遠豈我所能到乎則旁觀者必笑之矣吾願吾弟步步前行日日不止自有到期不必計算遠近而徒

長吁短歎也望澄侯時時將此譬喻說與子植季洪聽之千萬
千萬無怠無怠九弟信言諸妯娌不甚相能尤望諸弟修身型
妻力變此風若非諸弟痛責已躬則內之氣象必不改而乖戾
之致咎不遠矣望諸弟熟讀訓俗遺規教女遺規以責已躬以
教妻子此事全賴澄弟爲之表率關係至大千萬千萬不勝囑
切之至伏惟畱心自反爲幸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七年三月初十日

男國藩跪稟啟親大人膝下昨初九日已刻接讀大人示諭及
諸弟信藉悉一切祖父大人之病已漸愈不勝禱祝想可由此
而全愈也男前與朱家信言無時不思鄉土亦久宦之人所不

免故前次家信亦言之今既承大人之命男則一意服官不敢
違拗不作是想矣昨初六日派總裁房差同鄉惟黃恕皆一人
單另列初八日男今年又不得差則家中氣運不致太宣洩祖
題目亦另列父大人之病必可以速愈諸弟今年或亦可以入學此盈虛自
然之理也男癩病雖發不甚狠近用蔣醫方朝夕治之渠言此
病不要緊可以徐愈治病既好渠亦不要錢兩大人不必懸念
男婦及華男孫男女身體俱好均無庸挂慮男等所望者惟祖
父大人病之速愈暨兩大人之節勞叔母日疾速愈俾叔父寬
懷耳餘容另稟

道光二十七年三月初十日

澄侯四弟子植九弟季洪二弟左右二月十一接到第一第二號來信三月初十接到第三四五六號來信係正月二十八廿二及二月朔日所發而一次收到家中諸事瑣屑畢知不勝歡慰祖大人之病竟以服沈香少愈幸甚然予終疑祖大人之體本好因服補藥太多致火壅於上焦不能下降雖服沈香而愈尚恐非切中肯綮之劑要須服清導之品降火滋陰爲妙予雖不知醫理竊疑必須如此上次家書亦曾寫及不知曾與諸醫商酌否丁酉年祖大人之病亦誤服補劑賴澤六爺投以涼藥而效此次何以總不請澤六爺一診澤六爺近年待我家甚好卽不請他診病亦須澄弟到他處常常來往不可太疎大小

喜事宜常送禮堯階既允爲我覓妾地如其覓得卽聽渠買買後或遷或否仍由堂上大人作主諸弟不必執見上次信言予思歸甚切屬弟探堂上大人意思何如頃奉父親手書責我甚切兄自是謹遵父命不敢作歸計矣郭筠仙兄弟於二月二十到京筠仙與其叔及江岷樵住張相公廟去我家甚近翊臣卽住我家樹堂亦在我家入場我家又添二人伏侍李郭二君大約榜後退一人只用一打雜人耳筠仙自江西來述岱雲母子之意欲我將第二女許配渠第二子求婚之意甚誠前年岱雲在京亦曾託曹西垣說及予答以緩幾年再議今又託筠仙爲媒情與勢皆不可卻岱雲兄弟之爲人與其居官治家之道九

弟在江西一一目擊煩九弟細告父母並告祖父求堂上大人
吩咐或對或否以便回江西之信予夫妻現無成見對之意有
六分不對之意亦有四分但求堂上大人主張九弟去年在江
西予前信稍有微詞不過恐人看輕耳仔細思之亦無妨礙且
有莫之爲而爲者九弟不必自悔艾也碾兒胡同之屋房東四
月要回京予已看南橫街圓通觀東間壁房屋一所大約三月
尾可移廬此房係汪醇卿之宅教習門生汪廷儒比碾兒胡同狹一小
半取其不費力易搬故暫移彼若有好房當再遷移黃秋農之
銀已付還加利十兩予仍退之周子佩於三月三日喜事正齋
之子竟尚未歸黃蕪卿周韓臣聞皆將告假回籍蕪卿已定十

七日起行劉盛唐得瘋疾不能入關可憫之至袁漱六到京數日卽下園子用功其夫人生女僅三日卽下周苻農散館至今未到其膽尤大曾儀齋宗起行二月廿九日到京凌笛舟正月廿八起謂快極而澄弟出京偏延至七十餘天始到新舉人覆試題人而無恆二句賦得倉庚鳴人各罰會試二科湖南無之我身癩疾春間有人說方將石灰澄清水用水調桐油搯之則白皮立去如前年搯銅綠膏子現二三日一搯使之不起白露紅影不甚紅雖召見亦無礙除頭頂外他處皆不搯以其僅

能濟一時不能除根也因人及子女皆平安今年分房同鄉僅
怨皆同年僅松泉與寄雲大弟未免太少余雖不得差一切自
有張羅家中不必挂心今日予寫信頗多又係馮李諸君出場
之日實無片刻暇故予未作楷信稟堂上乞弟爲我說明澄弟
理家事之間須時時看五種遺規植弟洪弟須發憤讀書不必
管家事兄國藩草

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孫國藩跪稟祖父大人萬福金安六月十五日接家中第九號
信係四月初三日四弟在縣城發者知祖父身體康強服劉三
爺之藥舊恙已經全愈孫等不勝欣喜前五月底孫發第五號

信言大考蒙 恩記名賞級事想家中已收到六月初二孫荷
蒙 皇上破格天恩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由從四品
驟升二品超越四級遷擢不次惶悚實深初六日考試教習孫
又蒙 天恩派爲閱卷大臣初六日入闈初七日王大臣點名
士子入闈者進士舉人共三百八十餘名貢生入闈者一百七
十餘名初八早發題紙十一日發榜十三日覆試十四日覆
命初三日謝 恩及十四覆 命兩次 召見奏對尚無愆誤
教習取中額數共一百二十一名湖南得取十一人另有全單
十七日馮樹堂回南孫寄回紅頂二箇二品補服三付及他物
另有單大約八月初旬可到省存陳季牧家中望大人於中秋

前後專人至省來接命九弟寫信與季牧可也孫等身體平安
癰疾已將全好頭上竟看不見孫婦及曾孫男女皆好餘俟續
具孫謹稟

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姪國藩敬稟叔父嬸母大人萬福金安新年兩次稟安未得另
書敬告一切姪以庸鄙無知託祖宗之福蔭幸竊祿位時時撫
衷滋媿茲於本月大考復荷 皇上天恩越四級而超升姪何
德何能堪此殊榮常恐祖宗積累之福自我一人享盡大可懼
也望叔父作書教姪幸甚金竺虔歸寄回銀五十兩其四兩
用法六弟九弟在省讀書用二十六兩四弟季弟學俸六兩買

漆四兩歐陽太岳母奠金四兩前第三號信業已載明矣後又有十兩若作家中用度則嫌其太少添此無益減此無損姪意戚族中有最苦者不得不些須顧送求叔父將此十金換錢分送最親最苦之處叔父於無意中送他萬不可說出自姪之意使未得者有缺望有怨言二伯祖母處或不送錢按期送肉與油鹽之類隨叔父斟酌行之可也姪謹稟

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

澄侯子植季洪三位老弟足下五月寄去一信內有大考試稿想已收到六月二日蒙 皇上天恩及祖父德澤予得超升內閣學士顧影捫心實深慙悚湖南三十七歲至二品者本朝尚

無一人予之德薄才劣何以堪此近來中進士十年得閣學者
惟壬辰季仙九師乙未張小浦及予三人而予之才地實不及
彼二人遠甚以是尤深愧仄馮樹堂就易念園館係予所薦以
書啟兼教讀每年得百六十金李竹屋出京後已來信四封在
保定訥制臺贈以三十金且畱乾館與他在江蘇陸立夫先生
亦薦乾俸館與他渠甚感激我考教習余爲總裁而同鄉寒士
如蔡貞齋等皆不得取余實抱愧寄回祖父父親袍褂二付祖
父係夾的宜好好收拾每月一看數月一曬百歲之後卽以此
爲斂服以其爲天恩所賜其材料外間買不出也父親做棉
的則不妨長著不必爲深遠之計蓋父親年未六十將來或更

有君恩賜服亦未可知祖母大人葬後家中諸事順遂祖父之病已好子之癰疾亦愈且驟升至二品則風水之好可知萬萬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則謂之不詳且大不孝矣然其地予究嫌其面前不甚寬做不便立牌坊起誥封碑亭又不便起享堂立神道碑子意欲仍求堯階相一吉地爲祖父大人將來壽藏弟可將此意稟告祖父不知可見允否蓋誥封碑亭斷不可不修而祖母又斷不可改葬將來勢不能合葬乞稟告祖父總以祖父之意爲定前此問長女對袁家次女對陳家不知堂上之意如何現在陳家信來謂我家一定對渠甚歡喜餘容後具兄國藩草

道光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男國藩跪稟母親大人禮次十八日發第八號信言陞官事欲
蕭辛五先生端人送回計七月中旬可以到家昨又接四弟六
月初一日所發之信藉悉一切於祖父大人之病略不言及惟
言至劉家更補藥方可以長服者則病已盡除矣遊子聞之不
勝欣幸之至男陞官後應酬較繁用費較廣而俸入亦較多可
以應用不至窘迫昨派教習總裁門生來見者多共收贄敬二
百餘金而南省同鄉均未受不在此數前陳岱雲託郭筠仙說
媒欲男以二女兒配伊次子男比寫信告稟求堂上決可否昨
四弟信來言堂上皆許可男將於秋間擇期訂盟前信又言以

大女兒許袁漱六之長子是男等先與袁家說及漱六尚有品學其子亦聰明伶俐與之結姻諒無不可亦求堂上大人示知藩男癘疾將近全愈尚略有形影而日見日好華男身體甚壯健餘大小男女俱平安堂上不必挂念餘俟另稟男百拜呈

道光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澄侯子植季洪三弟足下自四月廿七日得大考諭旨以後廿九日發家信五月十八又發一信二十九又發一信六月十八又發一信不審俱收到否二十五日接到澄弟六月一日所發信具悉一切欣慰之至發卷所走各家一半係余舊友惟屢次擾人心殊不安我自從己亥年在外把戲至今以爲恨事將

來萬一作外官或督撫或學政從前施情於我者或數百或數千皆鈞餌也渠若到任上來不應則失之刻薄應之則施一報十尚不足以滿其欲故兄自庚子到京以來於今八年不肯輕受人惠情願人占我的便益斷不肯我占人的便益將來若作外官京城以內無責報於我者澄弟在京年餘亦得略見其概矣此次澄弟所受各家之情成事不說以後凡事不可占人半點便益不可輕取人財切記切記彭十九家姻事兄意彭家發洩將盡不能久於蘊蓄此時以女對渠家亦若從前之以蕙妹定王家也目前非不華麗而十年之外局面亦必一變澄弟一男二女不知何以急急定婚若此豈少緩須臾卽恐無親家耶

賢弟行事多躁而少靜以後尚期三思兒女姻緣前生注定我不敢阻亦不敢勸但囑賢弟少安無躁而已成忍齋府學教授係正七品封贈一代勅命二軸朱心泉縣學教諭係正八品僅封本身父母則無封心翁之父母乃貤封也家中現有搢紳何不一翻閱牧雲一等汪三入學皆爲可喜嘯山教習容當託曹西垣一查京寓中大小平安紀澤讀書已至宗族稱孝焉大女兒讀書已至吾十有五前三月買驢子一頭頃趙炳堃又送一頭二品本應坐綠呢車兄一切向來簡樸故仍坐藍呢車寓中用度比前較大每年進項亦較多

每年俸銀三百兩飯銀一百兩

其他外間進

項尚與從前相似同鄉諸人皆如舊李竹屋在蘇寄信來立夫

先生許以乾館餘不一一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七年七月十八日

男國藩跪稟

父母

大人膝下十六夜接到六月初八日所發家

信欣慰一切祖父大人病已什愈八九尤爲莫大之福六月二

十八日曾發一信言升官事想已收到馮樹堂六月十七日出

京寄回紅頂補服袍褂手釧筆等物計八月可以到家賀禮耕

七月初五日出京寄回鹿膠麗參等物計九月可以到家四弟

九弟信來言家中大小諸事皆大人躬親之未免過於勞苦勤

儉本持家之道而人所處之地各不同大人之身上奉高堂下

蔭兒孫外爲族鄰鄉里所模範千金之軀誠宜珍重且男忝竊

卿貳服役已兼數人而大人以家務勞苦如是男實不安於心
此後萬望總持大綱以細微事附之四弟四弟固謹慎者必能
負荷而大人與叔父大人惟日侍祖父大人前相與娛樂則萬
幸矣京寓大小平安一切自知謹慎堂上各位大人不必筆念
餘容另稟

道光二十七年七月十八日

四弟九弟季弟足下六月廿八日發第九號家信想已收到七
月以來京寓大小平安癘疾雖頭面微有痕蹟而於 召見已
絕無妨礙從此不治聽之可也丁士元散館是詩中皓月誤寫
浩字胡家玉是賦中先生誤寫先王李竹屋今年在我家教書

三箇月臨行送他俸金渠堅不肯受其人知情知義予僅送他
裨料被面等物竟未送銀渠出京後來信三次予有信託立夫
先生爲渠薦館昨立夫先生信來已請竹屋在署教讀矣可喜
可慰耦庚先生革職同鄉莫不嗟歎而渠屢次信來絕不怪我
尤爲可感可敬岳陽樓記大約明年總可寄到家中五種遺規
四弟須日日看之句句學之我所望於四弟者惟此而已家中
蒙祖父厚德餘蔭我得忝列卿貳若使兄弟妯娌不和睦後輩
子女無法則則驕奢淫佚立見消敗雖貴爲宰相何足取哉我
家祖父父親叔父三位大人規矩極嚴榜樣極好我輩踵而行之
極易爲力別家無好榜樣者亦須自立門戶自立規條况我

家祖父現樣豈可不遵行之而忍令墮落之乎現在我不在家一切望四弟作主兄弟不和四弟之罪也妯娌不睦四弟之罪也後輩驕恣不法四弟之罪也我有三事奉勸四弟一曰勤二曰早起三曰看五種遺規四弟能信此三語便是愛兄敬兄若不信此三語便是弁髦老兄我家將來氣象之興衰全係乎四弟一人之身六弟近來氣性極和平今年以來未曾動氣自是我家好氣象惟兄弟俱懶我以有事而懶六弟無事而亦懶是我不甚滿意處若二人俱勤則氣象更興王矣吳彭兩壽文及小四書序王待聘之父母家傳俱於八月付回大約九月可到袁漱六處予意已定將長女許與他六弟已當面與他說過幾

次矣想堂上大人斷無不允予意卽於近日訂庚望四弟稟告
堂上陳岱雲處姻事予意尚有遲疑前日四弟信來寫堂上允
諾歡喜之意筠仙已經看見比書信告岱雲矣將來亦必成局
而予意尚有一二分遲疑岱雲丁艱余擬送奠儀多則五十少
則四十別有對聯之類家中不必另致情也餘不盡言兄國藩
手草

道光二十七年八月十八日

澄侯子植季洪三弟左右八月十六日摺弁到京係七月廿九
日在省起行維時植洪二弟正在省城不解何無一字寄京聞
學院二十六日始考古則二十九日我邑尚未院試也京中大

小平安子之癰疾七月底較六月稍差然無礙 召見之事則亦聽之而已六弟在國子監考課各位堂官頗加青眼上次蔡司業課古學經文一篇經解一篇賦一篇詩一篇六弟取第一獎厲甚重帖一套佳墨八條內人近頗多病不能健飯現在服藥當不要緊也紀澤讀書前四月間所請之湖北魏先生渠八月中卽回家我家已於八月初七日換請一宋先生常德府丙午舉人今年考取教習係我門生其人專嚴勤教余有回人書札亦交渠代寫紀澤現已讀至梁惠王章句下每日讀書頗能領會大女兒與袁家訂姻已於八月初六日寫庚書過禮郭筠仙爲媒卽須出都後年始能復來故趁其在京時先行納采袁

家過禮來真金簪一真金耳環一對鍍金手鐲二鍍金戒指二
紅綠湖縐各三丈金花一對我家回禮袍褂料一套靴一帽一
朝珠一補子一扇插一筆插一又女婿見面儀六兩陳家姻事
前接四弟信知家中堂上大人甚歡喜現在岱雲丁艱自不能
定庚只好待渠服滿後諸弟若與陳家昆仲見面時亦不必道
及姻事岱雲之喪事余已送賻儀三十兩交郭筠仙帶歸又有
輓聯一付京官向例不送外官之銀子送三十兩則已爲重矣
諸弟若到省只須辦香燭去行禮不必再送情也同鄉蕭史樓
郭筠仙孫鼇舟徐壽衡並出京在八月底起行郭孫走江南徐
走山西鄧辛階尚在黃正齋家坐館蔡貞齋在袁漱六家龍滋

圖就一同鄉任江南金山縣者之館已出京矣車鍾毓亦就金山館金山縣之幕中人才可謂極盛王荆七現來要求再入我家我家現在本用兩箇跟班目前有一箇要去擬仍叫荆七來但不知高僧能久持戒行否文小南之尊翁亦於八月出京黎月喬亦欲出京大約在冬間矣書不詳盡餘俟續寄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七年九月初十日

澄侯子植季洪足下九月重陽日接到家信三封內父親手諭二件澄侯六月廿五在家發信一件七月十五在省發信一件十九又一件八月十三又一件子植七月十九發一件八月十

三又一件季洪亦有七月十九一片子植府試文章在此包內
題名錄二紙蓋至是始識九弟案首入學之信前八月摺弁到
京乃七月廿八九在省起行者計是時九弟府首喜信已發交
提塘矣而渠不帶來良可憾也此外又有張湘紋曾季甫唐鏡
丈首班巨鄧荻仙歐陽滄溟丈各信亦俱收到我與溫甫看一
夜始完兩次喜信使祖大人病體大愈此爲人子孫者之大幸
也呈請晉封仍須 覃恩之年辛亥年是 皇上七旬萬壽大
約可以請晉封祖父母父母並可勲封叔父母且可誥贈曾祖
父母矣然使身不加修學不加進而濫受上天恩徒覺愧悚故
兄自升官後時時戰兢惕懼近來身體甚恐耳又微聾甲三讀

善先生極好嚴而且勤教書亦極得法長女上論將讀畢矣溫甫國子監應課已經補班寓中眷口俱平順荆七現又收在我家於門上跟班之外多用一人以充買辦行走之用卽以荆七補缺甚爲勝仁渠亦如士會還朝蘇武返漢欣幸之至四弟可告知渠家也袁漱六因其幼女已死現搬住湘潭館訂庚之事前已寫信告堂上矣陳家姻事堂上大人旣欣然允許余豈復有不滿意者惟訂庚須稍遲或俟岱雲起復亦未可知至姻事則確有成言矣曾心齋曾借銀八十與郭瑞田渠現還百金交余託轉寄毅然先生目前尚無妥便一入它人手又恐化爲烏有故不得不慎重弟可先作書告毅然丈說我所以慎重之故

亦總在今冬明春寄到也朱嘯山託曹西垣查教習之期西垣查得言尚遙遙無期弟亦可告嘯山也劉福橋先生要挂屏四張現亦無便可寄蓋徐壽衡不回家史樓筠仙亦明年方可到省故皆不敢寄羅筠皋之銀亦無便寄弟可並告筠皋也滄溟丈以我言魏家訟事回書頗有不豫之意牧雲無筆寫字弟可先將樹堂帶回之筆分三枝送他待彭大生歸我再寄筆回岳父寄貢卷至京余擬送賀儀大錢二十千亦交彭大生帶回柳衙叔仙逝余擬備奠儀大錢八千亦交彭大生帶回惟毅然先生及筠皋之項不敢交彭恐其難擔艱險九弟印卷費須出大錢百千乃爲不豐不啻不被人譏議或三股均送或兩學較多

門斗較少亦可但須今年內送去不可捱至明年教官最爲清
苦我輩仕宦之家不可不有以體諒之也家中今年想尚可支
吾至明年上半年余必寄銀至家應用陳岱雲到省四弟與郭
三合辦呢幃甚是妥叶余送渠奠分三十金已交筠仙帶去矣
別有輓聯現尚未寄梅劭生求我作書與鍾子賓準在近日付
去唐畫郊之信屢次未回則實以懶惰之故渠託我代求各翰
林法書澄侯不在京而欲我爲此等事毋乃強人以難乎收到
鄒芸陔所帶各件屢次寫信道之不知來信何以屢問添梓坪
各件容當再寄物與它四弟先爲我道謝可也四弟以女許彭
家姻緣前定斷不可因我前言而稍生疑心九弟入學家中材

料可以做衣若再久收恐被蟲打做數套衣兄弟易衣而出最好家中諸皮衣年年須多買樟腦好好收拾否則必爲蟲傷矣同鄉諸家如常書不能盡摺弁在京僅一日故多草率兄國藩手具

道光二十七年十月十五日

澄侯沅甫季洪三弟足下十月十二日接到九月初六澄弟在縣學憲行台所發信十五日又接二十三日在省城曾子廟所發信其八月在省各信已於前月收到前次信已提及矣惟九月一日託樹堂代寄一信今尚未到京寓大小平安余之癩疾近日已全好百分中不過一二分未復元皆生首烏之功也六

弟近日體亦好內人懷喜大約明年正月分婉甲三兄妹皆好
甲三讀至滕文公上大女讀至顏淵第十二余蒙 皇上天恩
得派武會試正總裁又派武殿試讀卷大臣會試於十三日入
闈十七發榜覆 命後始歸殿試三十日入內閣初四發榜始
歸共中額六十四人殿試讀卷不過閱其默寫武經其弓矢技
勇皆 皇上親自閱看初二日 皇上在紫光閣閱馬步箭初
三日 皇上在景運門外箭亭內看弓刀石讀卷大臣及兵部
堂官兩日皆在 御前侍班湖南新進士譔瓊林以石力不符
罰停殿試一科今年但有狀元榜眼而無探花仰見 皇上慎
重科名之意同鄉諸公並皆如常黃忽皆喉痛病勢甚重鄭小

山隨大 欽差至河南辦賑濟近日河南大旱山東盜賊蠶起
行旅爲之不安十月九日父親大人壽辰余因家中有祖母之
之制故未讌客早晚皆僅一席凌荻舟現就園于一館其回城
內則寓余處宋薌賓在余家教書亦甚相得餘不盡書兄國藩
手草

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六日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十二月初五接到家中十一
月初旬所發家信具悉一切男等在京身體平安男癩疾已全
愈六弟體氣如常紀澤兄妹五人皆好男婦懷喜平安不服藥
同鄉各家亦皆無恙陳本七先生來京男自有處置之法大人

儘可放心大約款待從厚而打發從薄男光景頗窘渠來亦必
自悔九弟信言母親常睡不著男婦亦患此病用熟地當歸蒸
母雞食之大有效驗九弟可常辦與母親喫鄉間雞肉猪肉最
爲養人若常用黃芪當歸等類蒸之略帶藥性而無藥氣堂上
五位老人食之甚有益也望諸弟時時畱心辦之老秧田背後
三角坵是竹山灣至我家大路男曾對四弟言及要將路改於
墘下在檀山嘴那邊架一小橋由豆土排上橫穿過來其三角
坵則多栽竹樹上接新塘墘大楓樹下接檀山嘴大藤包裏甚
爲完緊我家之氣更聚望堂上大人細思如以爲可求叔父於
明春栽竹種樹如不可叔父寫信示知爲幸男等於二十日期

服已滿敬謹祭告廿九日又祭告一次餘俟續具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正月廿一日

澄侯子植季洪足下正月十一日發第一號家信是日子極不
閒又見溫甫在外未歸心中懊惱故僅寫信與諸弟未嘗爲書
稟堂上大人不知此書近已接到否溫弟近定黃正齋家館每
月俸銀五兩溫弟自去歲以來時存牢騷抑鬱之意太史公所
謂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者溫甫頗有此象舉
業工夫大爲拋荒聞或思一振奮而興致不能鼓舞余深以爲
慮每勸其痛著祖鞭併心一往溫弟輒言思得一館使身有管
束庶心有維繫余思自爲京官光景尚不十分窘迫焉有不能

養一胞弟而必與寒士爭館地向人求薦實難破口是以久不爲之謀館自去歲秋冬以來聞溫弟婦有疾溫弟羈留日久牢落無耦而叔父抱孫之念甚切不能不思溫弟南歸且余既官二品明年順天主考亦在可簡放之列恐溫弟留京三年又告迴避念此數者欲勸溫弟南旋故上次信道及此層欲諸弟細心斟酌不料發信之後不過數日溫弟卽定得黃正齋館地現在旣已定館身有所管束心亦有所繫屬舉業工夫又可漸漸整理待今年下半年再看光景如我或聖眷略好有明年主考之望則到四五月再與溫弟商入南闈或入北闈行止如我今年聖眷平常或別有外放意外之事則溫弟仍留京師

一定觀北闈不必議南旋之說也坐館以羈束身心自是最好
事然正齋家澄弟所深知者萬一不合溫弟亦難久坐見可而
畱知難而退但不得罪東家好去好來卽無不可耳余自去歲
以來日思想歸省親所以不能者一則京賹將近一千歸家途
費又須數百甚難措辦二則二品歸籍必須具摺摺中難於措
辭私心所願者得一學差三年任滿歸家省親上也若其不能
或明年得一外省主考能辦途費後年必歸次也若二者不能
只望六弟九弟明年得中一人後年得一京官支持門面余則
歸家告養他日再定行止如三者皆不得則直待六年之後至
母親七十之年余誓具摺告養雖負債累萬歸無儲粟亦斷斷

不顧矣然此實不得已之計若能於前三者之中得其一者則後年可見堂上各大人乃如天之福也不審祖宗默佑否現在寓中一切平安癘疾上半身全好惟腰下尚有纖痕家門之福可謂全盛而余心歸省之情難以自慰因偶書及遂備陳之毅然伯之頃去年已至余寓今始覓便寄南家中可將書封好卽行送去餘不詳盡諸惟心照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八年四月十四日

男國藩跪稟駁親大人禮安三月廿日男發第五號家信內言及長孫紀澤與桂陽州李家定親之事不審已收到否男等身體平安次孫於廿四日滿月送禮者共十餘家是日未請客陸

續請酒酬謝男婦生產之後體氣甚好所僱乳母最爲壯健華
男在黃正齋家館諸凡如恆祖大人之病未知近日如何兩次
摺弁皆無來信心甚焦急茲寄回遼東人參五枚重一兩五錢
在京每兩價銀二十四兩至南中則大貴矣大約高麗參宜用
三錢者用遼參則減爲一錢若用之太少則亦不能見功祖父
年高氣衰服之想必有效男前有信託江岷樵買全虎骨不知
已辦到否聞之醫云老年偏癱之症病右者以虎骨之右半體
熬膠醫之病左者以虎骨之左半體熬膠醫之可奏奇效此方
雖好不知祖大人體氣相宜否當與劉三爺商之若遼參則醇
正溫和萬無流弊次孫體氣甚壯郭雨三沛霖欲妻之以女雨

三戊戌同年癸卯大考二等第三升右贊善其兄用賓壬辰翰林現任山西蒲州府知府其家教勤儉可風其次女去年所生長次孫一歲與之結婚男甚願之不審堂上大人以爲何如下次信來伏祈示知又寄回再造丸二顆係山東杜家所製者杜家爲天下第一有福之家廣積陰德此藥最爲貴重有人參鹿茸蘄蛇等藥在內服之一無流弊杜氏原單附呈求照方用之歐陽滄溟先生謀衡陽書院一席男求季仙九先生寫信與伍府尊求家中卽遣人送至岳家爲要同鄉周華甫揚之李梅生杭皆於三月仙逝餘俱如故男等在京一切自知謹慎伏乞堂上大人放心男謹稟

道光二十八年五月初十日

男國藩跪稟 駁親大人禮安 四月底接家中二月廿六所發書
五月初八又接三月廿九所發書具悉一切 祖父大人病體未
愈不知可服虎骨膠否 男在京身體如常 華男在黃家就館端
節後仍於初八日上學 紀澤讀告子至魚我所欲也 書尚熟次
孫體甚肥胖 四孫女俱平安 長孫女論語已讀畢 冢婦亦好 其
餘眷口如常 前叔父信言知廣彭姓山內有地有乾田十畝 男
思好地峯回氣聚其田必膏腴其山必易生樹木 蓋氣之所積
自然豐潤若燒田童山氣本不聚 鮮有佳城如廟山宗祠各山
之童澗斷無吉穴矣 大抵凡至一處覺得氣勢團聚山水環抱

者乃可以尋地否則不免誤認也知廣之地不知何如男因有
乾田十畝之說故進此說祖母葬後家中尚屬平安其地或尚
可用如他處買地不必專買丈尺若附近田畝在三四百千內
者京中儘可寄回京中欠賬已過千金然張羅尚爲活動從不
窘迫堂上大人儘可放心餘容續稟男謹稟

道光二十八年五月初十日

澄侯子植季洪三弟左右澄侯在廣東前後共發信七封至柳
州耒陽又發二信三月十一到家以後又發二信皆已收到植
洪二弟今年所發三信亦俱收到澄弟在廣東處置一切甚有
道理退念園莊生各處程儀尤爲可取其辦朱家事亦爲謀甚

忠雖無濟於事而朱家必可無怨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吾弟出外一切如此吾何慮哉賀人俞馮樹堂梁儷裳三處吾當寫信去謝澄弟亦宜各寄一書即易念園處渠既送有程儀弟雖未受亦當寫一謝信寄去其信即交易宅出渠家書彙封可也若易宅不便即託岱雲覓寄季洪考試不利區區得失無足介懷補發之案有名不去覆試甚爲得體今年院試若能得意固爲大幸即使不遽獲售去年家中既雋一人則今歲小挫亦盈虛自然之理不必抑鬱植弟書法甚佳然向例未經過歲考者不合選拔弟若去考拔則同人必指而目之及其不得人不以爲不合例而失且以爲寫作不佳而黜吾明

知其不合例何必受人一番指目乎弟書問我去考與否吾意以科考正場爲斷若正場能取一等補廩則考拔之時已是廩生入場矣若不能補廩則附生考拔殊可不必徒招人妬忌也我縣新官加賦我家不必答言任他加多少我家依而行之如有告官者我家不必入場凡大員之家無半字涉公庭乃爲得體爲民除害之說爲所轄之屬言之非謂去本地方官也排山之事尚未查出待下次摺弁付回歐陽之廿千及柳衙叔之錢望澄弟先找一項墊出待彭大生還來卽行歸款彭山配之業師任干總名占魁現在京引見六月卽可回到省九弟及牧雲所需之筆及叔父所囑之膏藥眼藥均託在詔帶回曹西垣啟

習報滿引。見以知縣用七月動身還家。母親及叔父之衣並阿膠等項均託西垣帶回去年。內賜衣料袍褂皆可裁三件。後因我進闈考教習家中叫裁縫做渠裁之不得法又竊去整料遂僅裁祖父父親兩套。本思另辦好料爲母親製衣寄回。因母親尚在制中故未遽寄。叔父去年四十晉一本思製衣寄祝亦因在制未遽寄也。茲準擬託西垣帶回大約九月可以到家臘月服闋即可著矣。紀梁韻書每日百二十字與澤兒正是一樣。只要有恆不必貪多。澄弟亦須常看五種遺規及呻吟語洗盡浮華樸實諳練上承祖父下型子弟。吾於澄實有厚望焉。見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八年六月十七日

澄侯子植季洪三弟左右五月廿四發第八號家信由任梅譜
手寄去高麗參二兩回生丸一顆眼藥數種膏藥四百餘張並
白菜大茄種用大木匣盛好寄回不知已收到否六月十六日
接到家信係澄侯五月初七在縣城所發具悉一切月內京寓
大小平安予癱疾上身已好惟腿上未愈六弟在家一月諸事
如常內人及兒女輩皆好郭雨三之大女許配黃弟卿之次子
係予作伐柯人亦因其次女欲許余次子故并將大女嫁湖南
此昏事似不可辭不知堂上大人之意云何澄侯在縣和八都
官司忠信見孚於眾人可喜之至朱嵐軒之事弟雖二十分出

力尚未將銀全數取回渠若以錢來謝吾弟宜斟酌行之或受
或不受或辭多受少總以不好利爲主此後近而鄉黨遠而縣
城省城皆靠澄弟一人與人相酬酢總之不貪財不失信不自
是有此三者自然鬼服神欽到處人皆敬重此刻初出茆廬尤
宜慎之又慎若三者有一則不爲人所與矣李東崖先生來信
要達 天聽予置之不論其 誥軸則杜蘭溪卽日可交李筆
峯劉東屏先生常屈身訟庭究爲不美澄弟若見之道予寄語
勸其危行言孫蠖屈存身八字而已墓石之地其田野頗爲開
爽若過墓石而至胡起
三所居一帶尤寬敞予喜其擴蕩眼界可卽并田買之要錢
可寫信來京凡局面不開展眼鼻攢集之地予皆不喜可以此

意告堯階也何子貞於六月十二喪妻今年渠家已喪三人家
運可謂乖舛季弟考試萬一不得不必牢騷蓋予既忝竊僥幸
九弟去年已進若今年又得是極盛則有盈滿之懼亦可畏也
同鄉諸家一切如常凌笛舟近已移居胡光伯家不住我家矣
書不十一餘俟續具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八年七月二十日

姪國藩謹稟叔父母大人禮安六月十七發第九號信七月初
三發第十號信想次第收到十七日接家信二件內父親一諭
四弟一書九弟季弟在省各一書歐陽牧雲一書得悉一切祖
大人之病不得少減日夜勞父親叔父辛苦服事而姪遠離膝

下竟不得效絲毫之力中夜思維刻不能安江岷樵有信來言
渠已買得虎骨七月當親送我家以之熬膏可醫痿痺云云不
知果送來否聞叔父去年起公屋勞心勞力備極經營外面極
堂皇工作極堅固費錢不過百千而見者擬爲三百千規模焦
勞太過後至吐血旋又以祖父復病勤劬彌甚而父親亦於奉
事祖父之餘操理家政刻不少休姪竊伏思父親叔父二大人
年壽日高精力日邁正宜保養神氣稍稍休息家中瑣細事務
可命四弟管理至服事祖父凡勞心細察之事則父親叔父躬
任之凡勞力麤重之事則另添一雇工一人不夠則雇二人雇
不要做他事專在祖大人雇姪近年以來精力日差偶用心略甚
身邊其人要小心秀氣

癘疾卽發夜坐略久次日卽昏倦是以力加保養不甚用功以求無病無痛上慰堂上之遠懷外間求作文求寫字者求批改詩文者往往歷久而莫償宿諾是以時時抱疚日日無心安神恬之時前四弟在京能爲我料理一切瑣事六弟則毫不能管故四弟歸去之後姪於外間之回信家鄉應畱心之事不免疏忽廢弛姪等近日身體平安合室小大皆順六弟在京姪苦勸其南歸一則免告迴避二則盡仰事俯畜之職三則六弟兩年未作文必在家中父親叔父嚴責方可用功鄉試渠不肯歸姪亦無如之何叔父去年四十晉一姪謹備袍套一付叔母今年四十大壽姪謹備棉外套一件皆交曹西垣帶回服闋後卽可

著母親外褂並漢綠布夾襖亦一同付回聞母親近思用一
鬢此亦易辦在省城買不過三四十千若有湖北逃荒者來鄉
則更爲便益望叔父命四弟畱心速買以供母親叔母之使令
其價姪卽寄回姪今年光景之窘較甚於往年然東支西扯尚
可敷衍若明年能得外差或升侍郎便可彌縫家中今年季弟
喜事不知不窘迫否姪於八月接到俸銀卽當寄五十金回卽
去年每歲百金之說也在京一切張羅姪自有調停毫不費力
堂上大人不必罣念姪謹稟

道光二十八年九月十二日

姪國藩謹稟叔父母大人福安八月十六日發第十三號家信

不審已收到否九月初十日接到四弟九弟季弟等信係八月
半在省城所發者知祖大人之病又得稍減九弟得補廩不勝
欣幸前勞辛垓廉訪八月十一出京姪寄去衣包一箇計衣十
件不知已到否姪有銀數十兩欲寄回家久無妙便十月間武
岡張君經贊回長沙擬託渠帶回聞叔父爲圳上公屋加工修
治姪亦欲寄銀數兩爲叔父助犒賞匠人之資羅六嘉和所存
銀二十二兩在姪處右三項皆擬託張君帶歸前歐陽滄溟先
生館事伍太尊已覆書於季仙九先生茲季師又回一信於伍
處託姪便寄家中可送至歐陽家囑其卽投伍府尊也牧雲又
託查萬崇軒先生選教官遲早茲已查出寫一紅條大約明冬

可選此二事可囑澄侯寫信告知牧雲姪等在京身體平安西
席宋湘賓九月十一出京是日即聘龐君名際雲直隸人曹西
垣初十挈眷出都黎月喬十六出京江岷樵於初八到京嚴仙
舫初十到京餘同鄉俱如故常南陔先生欲以其幼女許配紀
澤託郭筠仙說媒李家尚未說定兩家似皆可對不知堂上大
人之意若何望示知餘容續具姪謹稟

道光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澄侯子樞季洪三弟左右十月十九日溫甫弟出京二十日發
第十五號家信不知此時收到否吾目疾尚未全好此次尚不
能寫信呈堂上故仍以書告諸弟前九月十八蒙 皇上天恩

派稽察中書科事務十月初二一信因恐張楠皆到遲故未寫
二十日一信因六弟出京諸事倉皇又忘寫也稽察中書科向
係於閣學四人中 欽派一人祇算差使不算升官其屬員有
中書六人筆帖式八人其所管之事爲冊封誥命凡封親王用
金冊封郡王用銀冊封貝勒貝子以下用龍邊牋冊封鎮國公
以下及文武五品以上官俱用誥命六品以下俱用勅命以上
皆在中書科繕寫予於十八日奉 旨派出十九日具摺謝
恩 將原摺寄回係在園筆帖式所寫故字甚醜前六弟歸時
予曾寄母親零用銀五兩內人寄岳母零用銀二兩因思予在
京多年並未寄零錢與嬸母使用且四位弟婦買棉買麻亦極

窘迫嗣後每年予所寄親族銀內當添母親媵母零用錢各四
千四位弟婦零用錢各三千每年共二十千今年張楠皆處銀
到澄弟即將各親族處照單分送又將媵母四及四位弟婦各
千零用錢分送母親今年已有銀五兩不必再送以後每年照今年爲例上半
年春俸予寄五六十兩歸以爲家中用度其有不足望家中設
法張羅下半年秋俸予寄五六十兩歸以爲各親族幫項及母
親媵母四位弟婦零用之項去年所開之單記共八十千若添
家中此項則共百千矣不知須銀
多少乞澄予之寄以今年爲常規家中所送親族者亦望於今
年舉行定例惟孟學公之子孫赴考者今年在省不知曾送給
否若未送望按名補送以爲買筆之需至要至要一切萬祈照

單施行予身體平安家中大小皆如常紀澤讀書已讀至太甲
上同鄉孫鼇洲已到京餘並如故昨日放定郡王銓載季仙九先
生至天津辦鹽務又放耆英朱鳳標至山東辦鹽務十一日刑
部主事朱壽康係朱伯韓之胞弟戶部主事袁銓廣西提塘李鵬飛俱
因在娼家飲酒提督府鎖拿交刑部治罪十月賈中堂興歿昨
耆英授大學士琦善仍得協辦餘容後具國藩草

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弟左右十一月十四發第十四號家信
不知收到否十二月初九接到家中十月十二信十一月初
一日一信初十日一信具悉一切家中改屋有與我意見相同

之處我於前次信內曾將全屋畫圖寄歸想已收到家中既已
改妥則不必依我之圖矣但三角坵之路必須改於檀山嘴下
而於三角坵密種竹木此我畫圖之要囑望諸弟稟告堂上急
急行之家中改房亦有不與我合意者已成則不必再改但六
弟房改在爐子內此係內外往來之屋欲其通氣不欲其悶塞
余意以為必不可不若以長橫屋上半節間斷作房為妥連間兩隔
下半節作橫屋客坐中間
一節作過道上半節作房內茅房在石柱屋後亦嫌太遠不如
於季洪房外高砌打進去七八尺即舊茅房溝對過之砌若打
進丈餘則與上首栗樹處同
寬既可起茅房澡堂而後邊地面寬宏家有喜事碗盞菜貨亦
有地安置不至局促不知可否家中麗參已完明春得便即寄

彭十九之壽屏亦準明春寄到此間事務甚多我又多病是以遲遲澄弟辦賊甚快人心然必使其親房人等知我家是圖地方安靜不是爲一家逞勢張威庶人人畏我之威而不恨我之太惡賊既辦後不特面上不可露得意之聲色卽心中亦必存一番哀矜的意思諸弟人人當畱心也徵一表叔在我家教讀甚好此次未寫信請安諸弟爲我轉達同鄉周荇農家之鮑石卿前與六弟交遊近因在妓家飲酒提督府捉交刑部革去供事而荇農菽舟尚遊蕩不畏法真可怪也余近日常有目疾餘俱康泰內人及二兒四女皆平安小兒甚胖大西席龐公擬十一回家正月半來將請李筆峯代館宋薌賓在道上僕跌斷腿

五十餘天始抵樊城大可憫也餘不一一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正月初十日

四位老弟足下去臘初十日發戊申第十八號家信厥後廿六日接溫弟在湖北所發信正月初八日接諸弟臘月十五所發信而溫弟在河南託鄒墨林轉寄一信則至今未到澄弟十一月十九所發一信亦至今未到也澄弟生子慶賀慶賀吾與澄弟去年報最今年輪應溫植洪三人報最矣但植弟之婦聞已有吉語恐政成當在溫弟之前植弟未免疾行先長耳四位弟婦聞皆率母親叔母之教能勤能儉予聞之不勝欣喜已辦有材料今春爲四弟婦各製一衣覓便卽行寄回澄弟捐監執照

亦準於今年寄回父親名書呈祥取麟趾呈祥之義也前年溫弟捐監叔父名書呈材取天驥呈材之義也當時恐六弟尚須小試故捐監填名略變以爲通融地步而今溫弟旣一成不易故用呈祥配呈材暗寓麟字驥字於中將來卽分兩房曰呈祥房曰呈材房亦免得直寫父叔官名耳李子山曾希六族伯託我捐功名其夥計陳體元亦託捐我丁酉年在粟江煤壠此二人待我不薄若非煤壠之錢則丁酉萬不能進京渠來託我不能不應擬今歲爲之辦就其銀錢囑渠送至我家有便將執照付至家中渠銀錢一到卽發執照與渠可也卽未收全亦可發也丁酉年辦進京盤費如朱文八王燧三燧六等皆分文不借

則曾陳二人豈不可感也哉現在喬心農

晉芳

放常德知府二

月出京四弟監照與二人執照大約可託渠帶至湖南也去年
年內各族戚之錢不知如數散給否若未給望今春補給免得
我時時望心考試者十千及乞丐之十千不審皆給否務乞詳
以示我竹山灣找當價不知比楚善叔一頭原價何如乞明告
我既買竹山灣又買廟臺上銀錢一空似非所宜以後望家中
無買田須略積錢以備不時之需植弟詩才頗好但須看古人
專集一家乃有把握萬不可徒看選本植弟則一無所看故無
把握也季洪詩文難於進功須用心習字將來卽學叔父之規
模亦有功於家庭紀澤兒自去臘龐先德歸河間請李筆峯來

代館日加獎贊悟性大進一日忽自作四言詩一篇命題曰舜
征有苗篇余始不信次日余與黃翁吾面試之果能清順或者
得祖父德蔭小有成就亦未可知茲命其謄出寄呈堂上以博
一笑然記性不好終不敢信其可造也茲寄回正月初一至初
十日 上諭及宮門鈔以後按月寄歸溫弟所允蕭辛五搢紳
當於喬心農處付渠李竹屋思鹿膠麗參亦俟喬公始寄此次
余欲寫信與竹屋實無少暇矣予身體平安家中大小如常二
兒肥胖餘不一一兄國藩手草

梁儷裳兄弟到京盛稱澄弟之才且言廣東騙客賬以千萬
計從無一人取回一文者澄弟可謂破天荒也

道光二十九年二月初六日

男國藩跪稟 駁親大人萬福金安正月十一日男發第一號家
信並寄呈京報想已收到廿二日男蒙 皇上天恩升授禮部
侍郎次日具摺謝 恩蒙 召對誨諭諄切廿五日午刻上任
屬員共百餘人同縣黃正齋亦在內從前閣學雖兼部堂銜實
與部務毫不相干今既爲部堂則事務較繁每日須至署辦事
八日一至 圓明園奏事謂之該班間有急事不待八日而卽
陳奏者謂之加班除衙門官事之外又有應酬私事日內甚忙
冗幾於刻無暇晷幸身體平安合家大小如常紀澤讀書已連
酒誥每日講綱鑑一頁頗能記憶次孫體甚肥胖同鄉諸人並

皆如舊餘詳與諸弟信中男謹稟

道光二十九年二月初六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正月十日曾寄家信甚爲
詳備二月初三接到澄弟十一月二十夜之信領悉一切今年
大京察侍郎中休致者二人德遠村厚馮吾園芝兩先生也余
卽補吾園先生之缺向來三載考績外官謂之大計京官謂之
京察京察分三項一二品大員及三品之副都御史 皇上皆
能記憶其人不必引 見御筆自下硃諭以爲彰瘡此一項也
自宗人府丞以下凡三四五品京堂皆引 見有黜而無陞前
丙午在碾兒胡同時聞壁學士奎光卽引 見休致者也此一

項也自五品而下如翰林內閣御史六部由各堂官考察分別一二三等一等則放府道從前如勞辛階易念園今年如陳竹伯皆京察一等也此一項也余自到禮部比從前較忙冗恨不得有人幫辦寓中瑣雜事然以家中祖父之病父叔勤苦已極諸弟萬無來京之理且如溫弟在京余方再三勸誘令之南歸今豈肯再蹈覆轍令之北來江岷樵以揀發之官浙江補缺不知何時余因溫弟臨別叮囑之言薦鄧星階偕岷往浙岷樵旣應兌矣適徐芸渠請星階教書星卽就徐館言定秋間仍往浙依江江亦應允鄒墨林自河南來京意欲捐教現寓圓通觀其爲人實誠篤君子也袁漱六新正初旬忽吐血數天現已全愈

黃正齋竟爲本部司員頗難爲情余一切循謙恭之道欲破除藩籬而黃總不免拘謹余現尚未換綠呢車惟添一騾蓋八日一赴園不能不養三牲口也書不一一兄國藩草

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初一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足下二月廿六發家信第三號想可早到茲乘喬心農先生常德太守之便付去紋銀六十三兩零共六大錠外又一小錠係內子寄其伯母乞寄陽牧雲轉交又鄧星皆寄銀六兩亦在此包內並渠信專人送去又高麗參一布包內頂上者一兩共十四枝專辦與祖父大人用次等者三兩共五枝又次等者白蓂半斤不計枝今年所買參皆擇其佳者較

往年略貴故不甚多又鹿膠二斤共一布包又一品補服四付
共一布包前年所寄補服內有打籽者係一品服合此次所寄
共得五付補服不分男女向來相傳鳥背有向內向外之分皆
無稽之言也一品頂帶三枚則置高麗參匣之內望諸弟逐件
清出呈堂上大人喬太守要由山西再轉湖南到長沙大約在
閏四月底此信不詳他事容下次再詳也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廿一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足下正月初十日發第一號家信二月初
八日發第二號家信報升任禮部侍郎之喜廿六日發第三號
信皆由摺差帶寄三月初一日由常德太守喬心農處寄第四

號信計託帶銀七十兩高麗參十餘兩鹿膠二斤一品頂帶三
枚補服五付等件渠由山西迂道轉至湖南大約須五月端午
前後乃可到長沙予尚有寄蘭姊蕙妹及四位弟婦江綢棉外
褂各一件倣照去年寄呈母親叔母之樣前喬心農太守行時
不能多帶茲因陳竹伯新放廣西左江道可於四月出京擬卽
託渠帶回澄弟岳陽樓記亦卽託竹伯帶回家中二月初四澄
弟所發之信三月十八接到正月十六七之信則至今未接到
據二月四日書云前信著劉一送至省城共二封因歐陽家鄧
星堦曾廚子各有信云云不知兩次摺弁何以未見帶到溫弟
在省時曾發一書與我到家後未見一書想亦在正月一封之

中此書遺失我心終耿耿也溫弟在省所發書因聞澄弟之計而我不爲揭破一時氣忿故語多激切不平之詞予正月復溫弟一書將前後所聞溫弟之行不得已稟告堂上及澄弟植弟不敢稟告而誤用詭計之故一概揭破溫弟驟看此書未免恨我然兄弟之間一言欺詐終不可久盡行揭破雖目前嫌其太直而日久終能相諒現在澄弟書來言溫弟鼎力辦事甚至一夜不寐又不辭勞又耐得煩云云我聞之歡喜之至感激之至溫弟天分本高若能改去蕩佚一路歸入勤儉一邊則兄弟之幸也合家之福也我待溫弟似乎近於嚴刻然我自問此心尚覺無愧於兄弟者蓋有說焉大凡做官的人往往厚於妻子而

薄於兄弟私肥於一家而刻薄於親戚族黨予自三十歲以來
卽以做官發財爲可恥以官囊積金遺子孫爲可羞可恨故私
心立誓總不靠做官發財以遺後人神明鑒臨予不食言此時
事奉高堂每年僅寄些須以爲甘旨之佐族戚中之窮者亦卽
每年各分少許以盡吾區區之意蓋卽多寄家中而堂上所食
所衣亦不能因而加豐與其獨肥一家使戚族因怨我而並恨
堂上何如分潤戚族使戚族戴我堂上之德而更加一番欽敬
乎將來若作外官祿入較豐自誓除廉俸之外不取一錢廉俸
若日多則周濟親戚族黨者日廣斷不畜積銀錢爲兒子衣食
之需蓋兒子若賢則不靠宦囊亦能自覓衣飯兒子若不肖則

多積一錢渠將多造一孽後來淫佚作惡必且大玷家聲故立
定此志決不肯以做官發財決不肯畱銀錢與後人若祿入數
豐除堂上甘旨之外盡以周濟親戚族黨之窮者此我之素志
也至於兄弟之際吾亦惟愛之以德不欲愛之以姑息教之以
勤儉勸之以習勞守樸愛兄弟以德也豐衣美食俯仰如意愛
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愛使兄弟惰肢體長驕氣將來喪德虧
虧是卽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我仕宦十餘年現在京
寓所有惟書籍衣服二者衣服則當差者必不可少書籍則我
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一物略多將來我罷官歸家我夫婦所有
之衣服則與五兄弟拈鬮均分我所辦之書籍則存貯利見齋

中兄弟及後輩皆不得私取一本除此二者予斷不別存一物
以爲宦囊一絲一粟不以自私此又我待兄弟之素志也恐溫
弟不能深諒我之心故將我終身大規模告與諸弟惟諸弟體
察而深思焉去年所寄親戚各項不知果照單分送否杜蘭溪
爲我買 皇清經解不知植弟已由省城搬至家中否京寓一
切平安紀澤書經讀至同命二兒甚肥大易南谷開復原官來
京引 見聞左青士亦開復矣同鄉官京中者諸皆如常餘不
一一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再者九弟生子大喜敬賀敬賀自丙午冬葬祖妣大人於木兜

冲之後我家已添三男丁我則升閣學升侍郎九弟則進學補廩其地之吉已有明效可驗我平日最不信風水而於朱子所云山環水抱藏風聚氣二語則篤信之亦究冲之地予平日不以爲然而葬後乃吉祥如此可見福人自葬福地絕非可以人力參預其間家中買地若出重價則斷斷可以不必若數千則買一二處無礙宋湘賓去年回家臘月始到山西之館旣失而湖北一帶又一無所得今年因常南陔之約重來湖北而南陔已遷官陝西矣命運之窮如此去年曾有書寄温弟茲亦付去上二次忘付也李筆峯代館一月又在寓鈔書一月現在已搬出矣毫無道理之人究竟難與相處龐省三在我家教書光

景甚好鄒墨林來京捐復教官在元通觀住日
日來我家閒談
長沙老館我今年大加修整人人皆以爲好瑣
事兼述諸惟心
照

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

男國藩跪稟

父母

大人萬福金安四月十四日接奉父親三月

初九日手諭並叔父大人賀喜手示及四弟家書敬悉祖父大人病體未好且日加沈劇父叔率諸兄弟服侍已逾三年無晝夜之間無須臾之懈獨男一人遠離膝下未得一日盡孫子之職罪責甚深聞華弟荃弟文思大進葆弟之文得華弟講改亦日馳千里遠人間此歡慰無極男近來身體不甚結實稍一用

心即癰發於面醫者皆言心虧血熱故不能養肝熱極生風陽

氣上干故見於頭面男恐大發則不能入見二月廿三謝恩蒙召見三

月十四值班蒙召見故不敢用心謹守大人保養身體之訓隔

日一至衙門辦公事餘則在家不妄出門現在衙門諸事男俱

已熟悉各司官於男皆甚佩服上下水乳交融同寅亦極協和

男雖終身在禮部衙門為國家辦此照例之事不苟不懈盡就

條理亦所深願也嘆夷在廣東今年復請入城徐總督辦理有

方外夷折服竟不入城從此永無夷禍聖心嘉悅之至四月十五

日上諭甚嘉獎茲付呈李石梧前輩告病陸立夫總制兩江亦極能勝任

術者每言皇上連年命運行劫財地去冬始交脫皇上亦

每爲臣工言之今年氣象果爲昌泰誠國家之福也兒婦及孫女輩皆好長孫紀澤前因開蒙太早教得太寬頃讀畢書經請先生再將詩經點讀一徧夜間講綱鑑正史約已講至秦商鞅開阡陌李家親事男因桂陽州往來太不便已在媒人唐鶴九處回信不對常家親事男因其女係妾所生且聞其嫡庶不甚和睦又聞其世兄不甚守儉敦樸亦不願對南陔先生今年來京時男不與之提及此事渠已知其不諧矣紀澤兒之姻事屢次不就男當年亦十五歲始定婚則紀澤再緩一二年亦無不可或求大人卽在鄉間選一耕讀人家之女或男在京自定總以無富貴氣習者爲主紀澤對郭兩三之女雖未訂盟而被

此呼親家稱如女往來親密斷不改移二孫女對岱雲之次子亦不改移謹此稟問餘詳與諸弟書中男謹稟

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足下四月十四日接到已酉三月初九所發第四號來信次日又接到二月廿三所發第二號來信其二月初四所發第二號信則已於前次三月十八接到矣惟正月十六七所發第一號信則至今未接到京寓今年寄回之家書正月初十發第一號摺二月初八發第二號摺廿六發第三號摺三月初一發第四號摺大約五月初可到舊十九發第五號摺四月十四發第六號摺大約五月底可到省岳陽

樓記竹伯走時尚未到手是以未交渠然一兩月內不少妥便亦必可寄到家也祖父大人之病日見日甚如此爲子孫者遠隔數千里外此心何能稍置溫弟去年若未歸此時在京亦刻不能安矣諸弟仰觀父叔純孝之行能人人竭力盡勞服事堂上此我家第一吉祥事我在京寓食膏粱而衣錦繡竟不能效半點孫子之職妻子皆安坐享用不能分母親之勞每一念及不覺汗下吾細思凡天下宦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盡其子孫始而驕佚繼而流蕩終而溝壑能慶延一二代者鮮矣商賈之家勤儉者能延三四代耕讀之家謹樸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則可以綿延十代八代我今賴祖宗之積累少年早達深

恐其以一身享用殆盡故教諸弟及兒輩但願其爲耕讀孝友之家不願其爲仕宦之家諸弟讀書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時時爲科第仕宦起見若不能看透此層道理則雖巍科顯宦終算不得祖父之賢肖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則我欽佩之至澄弟每以我升官得差便謂我是肖子賢孫殊不知此非賢肖也如此爲賢肖則李林甫盧懷慎輩何嘗不位極人臣烏奔一時詎得謂之賢肖哉予自問學淺識薄謬膺高位然所刻刻畱心者此時雖在宦海之中卻時作上岸之計要令罷官家居之日已身可以淡泊妻子可以服勞可以對祖父兄弟可以對宗族鄉黨如是而已諸弟見我之立心制行與

我所言有不符處望時時切實箴規至要至要鹿茸一藥我去
獵甚想買就寄家曾請漱六岷樵兩人買五六天最後買得一
架定銀九十兩而請人細看尚云無力其有力者必須百餘金
到南中則直二百餘金矣然至少亦須四五兩乃可奏效今澄
弟來書言譚君送四五錢便有小效則去年之不買就急寄余
之罪可勝悔哉近日擬趕買一架付歸以父叔之孝行推之祖
大人應可收藥力之效叔母之病不知宜用何藥若南中難得
者望書信來京購買安良會極好地方有盜賊我家出力除之
正是我家此時應行之事細毛蟲之事尚不過分然必須到這
田地方可動手不然則難免恃勢欺壓之名既已驚動官長故

我特作書謝施梧岡到家卽封口送縣可也去年歐陽家之事
今亦作書謝伍仲常送陽凌雲屬其封口寄去可也澄弟寄儷
裳書無一字不合蔣祝三信已交渠茲有回信家中可專人送
至渠家亦免得他父母懸望予因身體不旺生怕得病萬事廢
弛抱疚之事甚多本想諸弟一人來京幫我因溫沅鄉試在邇
澄又爲家中必不可少之人洪則年輕一人不亦來京且祖大
人未好豈可一人再離膝下只得俟明年再說希六之事余必
爲之捐從九品但恐秋間乃能上兌鄉試後南旋者乃可帶照
歸耳書不能詳餘俟續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九年五月十五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足下四月十八日發家信第七號想已收到近一月餘無摺弁來以新撫臺尚未到任五月十一接澄弟四月八日所發第五號信並廿六日所發第六號信而正月十七第一號至今未到誠不可解京寓自四月以來一切平安癩疾經鄒墨林開方做丸藥有附子黃芪等補陽之藥愈見大好面上頭上生人全看不出矣紀澤兒近作史論略成章句茲命其謄兩首寄呈堂上一閱次兒之名音與叔父名相近已改名紀鴻體甚肥大尚不能行不能說話四女皆好閏四月初九日考差題士志於道一章經題閏月則闔門左扉詩題賦得歲豐仍節儉得仍字澄弟岳陽樓記擬交廣西主考帶去大約七月

初旬可到長沙澄弟若高與入闈中元前後到長沙定可接到
然溫植二弟到省以後恐家中無人伺候澄弟卽不入闈亦可
宜稟堂上問宜如何耳去年冬底所寄各族戚家微資今年家
書總未提及不知竟一一如數交去否乞示知餘不詳盡俟下
次續具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九年六月初一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五月十五日發家信第八

號並京報一厚包廿四日由廣西主考孫藻田太史

鑄鳴 慶發

第九號信並澄弟監照戶部照二紙又今年主考車順軌鄉識

文一篇徐元勳會試文三篇共爲八日不審何日可到孫太史

於五月廿八在京起程大約七月中旬可過長沙待渠過去後
家中可至岱雲處接監照也京寓近日平安癩疾服鄒墨林丸
藥方最爲有效內人腹泄七八天亦服鄒所開方面效昨日摺
弁到又未接信澄弟近日寫信極勤且詳而京中猶時有望眼
欲穿之時蓋不住省城則摺弁之或遲或早無由查問正月十
六第一號家信至今尚未接到予屢次以書告諸弟又書告岱
雲託其向提塘並蕭辛五處確查昨岱雲回信內夾有蕭辛五
回片寫明正月十六之信已於廿一日交提塘王二手收又言
四月十四周副爺維新到京此信已交京提塘云云予接辛五
來片比遣人去京提塘問明據答云周維新到京並無此信若

有萬無不送之理且既係正月廿一交省提塘則二月廿三有韓摺弁到京三月十八有張摺弁到京何以兩人俱未帶而必待四月十四之周維新哉今仍將辛五原片付回家中望諸弟再到提塘細查正月廿一辛五送到時提塘曾挂收信號簿否並問辛五兄何以知二月之韓弁三月之張弁俱未帶此信而直待周維新始帶且辛五片稱四月十四信交京提塘門上收係聞何人所言何以至今杳然一一查得水落后出覆示爲要子因正月十六之信至爲詳細且分爲百封故十分認真若實查不出則求澄弟再細寫一編並告鄧星階家曾廚子家道前信已失落也紀澤兒讀書如常茲又付呈論數首皆先生未改

一字者紀鴻兒體甚肥胖前聞排行已列丙一不知乙字一排
十人何以遽滿乞下次示知得毋以乙字不佳遂越而排丙乎
予意不必用甲乙丙丁爲排可另取四字曰甲科鼎盛則首節
響亮便於呼喚諸弟如以爲然即可徧告諸再從兄弟山西巡
撫王兆琛 欽差審明各款現奉 旨革職拏問將來不知作
何究竟此公名聲狼籍得此番鑄示亦足寒貪吏之膽袁漱六
病尚未全好同鄉各家如常季仙九先生放山西巡撫送我綠
呢車現尚未乘擬待一二年後再換凌菽舟徐芸渠並考取軍
機引 見記名黃正甫張潤農未記餘不悉具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九年六月十四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五月二十四發家書第九
號不知已收到否六月初二日又發家書第十號交摺弁想已
收到矣昨十三日摺弁又到兩次皆無來信盼望之至六月以
來京師大雨極多人多有病寓中如予及內人兒子皆略腹泄
幸數日即愈聞江南大水今年鄉試必須改期現尚未見奏明
予今年考差頗望得江西主考冀家中親屬可就至江西一敘
天倫之樂昨田敬堂得放江西試差而我私願不遂南望家山
遠懷堂上真不知仕宦之略有何味也現在祖父大人之病數
月不接音信不知何處耽延想澄弟必發有數次信矣山西巡
撫王西船兆琛 欽差大臣陳孚恩福濟審出各款擬定發往新

疆 皇上未允嚴旨解交刑部會同軍機再行鞫審茲將 御
史原參摺子付回足見仕宦者一不自慎身敗名裂而去年梁
星舫蕩中丞果得蒙 恩湔雪褒其廉正君子終樂得爲君子
也龐省山之兄來京鄉試住圓通觀自起火食唐鏡丈之世兄
住黃弗卿家餘來鄉試者同鄉無幾書不十一統俟續布兄國
藩手草

道光二十九年六月廿九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六月初二日發家信第十
號十五發第十一號廿日發第十二號不知次第收到否恕皆
於廿二日奉使陝西今年湖南差運頗利日內身體平安內人

自前腹泄後至今尙服黃芪麗參附片之類自此可保安秦紀
澤兒讀書尚熟詩經現讀至生民之什古詩讀至左太冲詠史
綱鑑講至漢高祖末年所作史論較前月所作意思略多茲付
回三首次兒肥胖可愛四女兒皆好麗省三教書甚爲得法朱
湘賓在湖北藩署光景頗好昨有書來致意溫弟長郡館向來
規模不好人人不喜今年我督工匠大改規模人人拍案稱奇
現在同鄉人請我將湖廣館一改定規制擬於八月興工想十
月可畢役郭雲仙家水勢不知如何溫甫在省見之可問明告
我渠欠漱六五十金近已償去若見雲仙翊丞可卽告之不另
寫信岱雲寄程正榮信亦已妥交見岱雲時卽告之寄莊心庠

張禮度信各一件到日卽送去餘不一一俟下次續具兄國藩
手草

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十五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七月十三日接到澄弟六
月初七所發第九號家信具悉一切吾於六月共發四次信不
知俱收到否今年陸費中丞丁憂閏四月無摺差到故自四月
十七發信後直至五月中旬始再發信宜家中懸望也祖父大
人之病日見增加遠人聞之實深憂懼前六月廿日所付之鹿
茸片不知何日可到亦未知可微有功否予之癰病多年沈痼
賴鄒墨林舉黃芪附片方竟得全愈內人六月之病亦極沈重

幸墨林診治遂得化險爲夷變危爲安同鄉找墨林看病者甚多皆隨手立效墨林之弟嶽屏四兄今年曾到京寓元通觀其醫道甚好現已歸家予此次以書附墨林家書內求嶽屏至我家診治祖父大人或者挽回萬一亦未可知嶽屏人最誠實而又精明卽周旋不到必不見怪家中只須打發轎夫大錢二千不必別有所贈送渠若不來家中亦不必去請他鄉間之穀貴至三千五百此亘古未有者小民何以聊生吾自入官以來卽思爲曾氏置一義田以贍救孟學公以下貧民爲本境置義田以贍救廿四都貧民不料世道日苦予之處境未裕無論爲京官者自治不暇卽使外放或爲學政或爲督撫而如今年三江

兩湖之大水災幾於鴻罄半天下爲大官者更何忍於廉俸之外多取半文乎是義田之願恐終不能償然予之定計苟仕宦所入每年除供奉堂上甘旨外或稍有贏餘吾斷不肯買一畝田積一文錢必皆留爲義田之用此我之定計望諸弟皆體諒之今年我在京用度較大借賬不少八月當爲希大及陳體元捐從九品九月榜後可付照回十月可到家十一月可向渠兩家索銀大約共須三百金我付此項回家此外不另附銀也率五在永豐有人爭請予聞之甚喜特書手信與渠亦望其忠信成立耳紀鴻已能行走體甚壯實同鄉各家如常同年毛寄雲於六月廿八日丁內艱陳偉堂相國於七月初二仙逝病係中

痰不過片刻卽歿江南浙江湖北皆展於九月舉行鄉試聞江
南水災尤甚恐須再展至十月各省大災 皇上焦勞臣子更
宜憂惕之時故一切外差皆絕不萌妄想望家中亦不必懸盼
書不詳盡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九年九月廿一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九月十八日接到澄弟八
月十七夜一書植弟一書具悉一切吾於八月十二發十五號
家信不審此時收到否京寓大小平安紀澤兒於八月十七八
邁脾家積滯之疾初時錯服補劑至廿九乃服石膏九月初二
服大黃遂大見效至重陽後全愈惟前陰微腫日內調治將就

痊可飲食起居皆已復常紀鴻兒體最結實日日歡笑走躍餘皆安善廿五日宗室舉人覆試廿七派閱卷大臣三人十五日順天舉人覆試十七日派閱卷大臣六人吾兩次皆與焉季世兄覆試一等賽司農尚阿之子徐制軍澤醇之子皆一等也同鄉唐翁二君皆一等餘不詳載澄弟欲買鹿茸且與譚彭二家均分此次廷芳字至長沙尚不能買緣近日銀錢甚窘稍有可圖卽行買就今冬明春准可付回曾陳二家之銀如必俟照到乃可取則今冬周濟親族一項可先向添梓坪借用我此次先爲書告東陽叔祖也郭筠仙七月十六丁內艱諸弟來信並未提及何也或省中尚未得知與書不十一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初四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八月十二日發第十五號家信九月廿二日發第十六號家信想次第收到十月初二日接到澄弟八月廿六一書具悉一切是日又從岱雲書內見南省題名錄三弟皆不與選爲之悵喟吾家累世積德祖父及父叔二人皆孝友仁厚食其報者宜不止我一人此理之可信者吾邑從前鄧羅諸家官階較大其昆季子孫皆無相繼而起之人此又事之不可必者吾近於宦場頗厭其繁俗而無補於國計民生惟勢之所處求退不能但願得諸弟稍有進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貲卽思決志歸養以行吾素今諸弟科第略遲而吾

在此閒公私萬事叢集無人幫照每一
岸之想也吾現已定計於明年八月乞
專待家中回信詳明見示今年父親六
叩祝悚疚之至十月初四日奉 旨派
鄉試於初五六馬箭初七八步箭初九
覆 命此八日皆入武闈不克回寓父
辦麪席以宴客也然予既定計明年還
不稱觴猶與吾鄉重逢一不重晉十之
之錢吾恐銀到太遲難於換錢故前次
辦百折裙送叔曾祖母現在廷芳宇 楮
思之未嘗不作茫無畔
假歸省後年二月還京
十大壽吾竟不克在家
作較射大臣順天武闈
十技勇十一發榜十二
親壽辰並不能如往年
家慶壽則今年在京卽
例相合家中分贈親族
爲書寄德六七叔祖並
尚未起行大約年底乃

可到湖南若曾希六陳體元二家必待照到乃送錢來則我家今年窘矣二家捐項我在京共去京平足紋二百四十一兩六錢若合南中曹平則當二百三十六兩五錢渠送錢若略少幾千我家不必與之爭蓋丁酉之冬非渠煤壠則萬不能進京也明年春閒應寄家用之錢乞暫以曾陳捐項用之我上半年只能寄鹿茸下半年乃再寄銀耳 皇清經解一書不知取回否若未取回可專人去取蓋此等書諸弟略一涉獵卽擴見識不宜輕以贈人也明年小考須送十千大場又須送十千此等錢家中有人分領便是一家之祥瑞但澂弟須於在省城時張羅此項付各考者乃爲及時京寓大小平安紀澤兒已病兩月近

日全愈今日已上書館矣紀鴻兒極結實聲音洪亮異常僕婢輩皆守舊同鄉各家亦皆無恙鄰墨林尚住我家張雨農之子聞藝甚佳而不得售近又已作文數首其勇往可畏愛也書不詳盡寫此畢即赴武闈十二始歸寓餘俟後報國藩子草

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五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弟左右十月初四日發第十七號家信由摺并帶交十七日發十八號信由廷芳宇桂明府帶交便寄曾希六陳體元從九品執照各一紙歐陽滄溟先生陳開照換執照並批迴各二張添梓坪叔庶曾祖母百折裙一條曾陳二人九品補服各一付母親大人耳帽一件以上共一包膏藥一千張

眼藥各種阿膠二斤朝珠二挂筆五枝鍼底子六十箇

以上共木匣

曾陳二人各對一付滄溟先生橫幅篆字一付

以上共捲

計十二

月中旬應可到省存陳岱雲宅家中於小除夕前二日遣人至省走領可也芳宇在漢口須見上司恐難早到然遇順風則臘月初亦可到家中或著人早去亦可余於十月初五起至十一止在圍較射十七出榜四圍共中百六十四人余圍內分中五十二人向例武舉人武進士覆試如有弓力不符者則原闕之王大臣每一名罰俸半年今年僅張字圍不符者三名王大臣各罰俸一年半余圍幸無不符之人不然則罰俸年半去銀近五百金在京官已視爲切膚之痛矣寓中大小平安紀澤兒體

已全復紀鴻兒甚壯實鄒墨林近由廟內移至我家住擬明年再行南歸袁漱六由會館移至虎坊橋好而賤貞齋榜後本擬南旋因憤懣不甘仍寓漱六處教讀劉鏡清教習已傳到因丁艱而竟不能補不知命途之舛何至於此凌荻舟返病內傷醫者言其甚難奏效黃恕皆在陝差旋述其與陝撫殊爲冰炭江岷樵在浙署秀水縣事百姓感戴編爲歌謠署內一貧如洗藩臺聞之使人私借千金以爲日食之資其爲上司器重如此其辦賑務辦保甲無一不合於古頃湖南報到新甯被齋匪餘孽煽亂殺前令李公之闔家署令萬公亦被戕焚掠無算則岷樵之父母家屬不知消息若何可爲酸鼻余於明日當飛報岷樵

令其卽行言旋以赴家難余近日忙亂如常幸身體平安惟八月家書曾言及明年假歸省親之事至今未奉堂上手諭而九月諸弟未中想不無抑鬱之懷不知尚能自爲排遣否此二端時時望念望澄侯詳寫告我祖父大人之病不知日內如何余歸心箭急實爲此也母親大人昨日生日寓中早麪五席晚飯三席母親牙痛之疾近來家信未嘗提及斷根與否望下女示知書不十一餘俟續具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三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弟左右十一月十五日接到祖父大人訃音中腸慘痛自以遊子在外不克佐父母襄辦大事負罪嬰

疾無可贖挽比於十八日摺差之便先寄銀百零五兩計元寶
二錠由陳岱雲宅專足送至家中不知刻已收到否國藩於十
六日成服十七日託軍機大臣署禮部侍郎何大人汝霖代爲
面奏請假兩月在家穿孝自十七以後每日弔客甚多二十九
日開弔是早祭奠因係祖妣冥壽之期一並爲文祭告開弔之
日不收賻儀訃帖刻謹遵遺命賻儀概不敢領二語共發訃帖
五百餘分凡來者不送銀錢皆送祭幛挽聯之類甚爲體面共
收祭文八篇祭幛七十五張挽聯二十七對祭席十二桌猪羊
二付其餘香燭紙錢之類不計其數送禮物來者用領謝帖間
有送銀錢來者用奉遺命璧謝帖茲將訃帖等印發者付回樣

子與家中一看各處送祭幛來者哈喇大呢甚多亦有緞疋江
綢者余意欲將哈喇作馬褂數十件分寄家中族戚之尤親者
蓋南中老人考終往往有分遺念之說或分衣或分銀錢重五
伯祖曾以獾皮馬褂一件與王高七作遺念衣卽其證也澄弟
之信勸我不可告假回家所言非不是余亦再四思維恐難輕
動惟離家十年想見堂上之心實爲迫切今祖父大事旣已辦
過則二親似可迎養然六旬以上之老人四千有餘之遠道宿
聚之資旣已不易舟車之險尤爲可畏更不敢輕舉妄動煩諸
弟細細商酌稟知父母親及叔父母或告假歸省或迎養堂上
二者必居其一國藩之心乃可少安父母親近來欲見國藩之

意與不願國藩假歸之意孰緩孰急望諸弟細細體察詳以告我禱切望切國藩手草

道光三十年庚戌正月初九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正月初六日接到家信三函一係十一月初三所發有父親手諭溫弟代書者一係十一月十八所發有父親手諭植弟代書者一係十二月初三澄弟在縣城所發一書甚爲詳明使遊子在外鉅細了然廟山上金叔不知爲何事而可取騰七之數若非道義可得者則不可輕易受此要做好人第一要在此處下手能令鬼服神欽則自然識日進氣日剛否則不覺墮入卑汙一流必有被人看不起之

日不可不慎諸弟現處極好之時家事有我一人擔當正好做
箇光明磊落神欽鬼服之人名聲既出信義既著隨便答言無
事不成不必愛此小便宜也父親兩次手諭皆不欲予乞假歸
家而予之意甚思日侍父母之側不得不爲迎養之計去冬家
書曾以歸省迎養二事與諸弟相商今父親手示既不許歸省
則迎養之計更不可緩所難者堂上有四位老人若專迎父母
而不迎叔父母不特予心中不安卽父母心中亦必不安若四
位並迎則叔母病未全好遠道跋涉尤艱予意欲於今年八月
初旬迎父親母親叔父三位老人來京畱叔母在家諸弟婦細
心伺候明年正月元宵節後卽送叔父回南我得與叔父相聚

數月則我之心安父母得與叔父同行數千里到京則父母之心安叔母在家半年專僱一人服侍諸弟婦又細心奉養則叔父亦可放心叔父在家抑鬱數十年今出外瀟灑半年又得觀京師之壯麗又得與姪兒姪婦姪孫團聚則叔父亦可快暢在家坐轎至湘潭澄侯先至潭僱定好船伺候老人開船後澄弟即可回家船至漢口予遣荆七在漢口迎接由漢口坐三乘轎子到京行李婢僕則用小車甚爲易辦求諸弟細商堂上老人春閒卽賜回信至要至要李澤顯李英燦進京余必加意庇護八斗冲地望繪圖與我看諸弟自侍病至葬事十分勞苦我不克幫心甚歉愧京師大小平安 皇太后大喪已於正月七日

二十七日滿脫去孝衣初八日係祖父冥誕我作文致祭即於是日亦脫白孝以後照常當差心中萬緒不及盡書統容續布
兄國藩手草

道光三十年三月三十日

男國藩跪稟

父母

親大人禮安潢男三月十五到京十八日發安

信一件實係五號誤寫作四號四月內應可收到藩男十九日
下園子二十日卯刻恭送 大行皇太后上西陵西陵在易州
離京二百六十里二十四下午到廿五辰刻致祭比日轉身趕
走一百廿里廿六日走百四里申刻到家一路清吉而晝夜未
免辛苦廿八早覆 命數日內作奏摺擬初一早上其摺因前

奏舉行日講 聖上已允 諭於百日後舉行茲摺要將如何
舉行之法切實呈奏也廿九日申刻接到大人二月廿一日手
示內六弟一信九弟二十六之信並六弟與他之信一并付來
知堂上四位老人康健如常合家平安父母親大人俯允來京
男等內外不勝欣喜手諭云起程要待潢男秋冬兩季歸明年
二月潢男仍送兩大人進京云云男等敬謹從命叔父一二年
內既不肯來男等亦不敢強潢男歸家或九月或十月容再定
妥男等內外及兩孫孫女皆好堂上老人不必懸念餘俟續稟

曾文正公家書卷三終

三十一

三十一

曾文正公家書卷四

咸豐元年辛亥三月初四日

溫甫沅浦季洪三弟左右二月初二日接到第一第二號家信
一係正月二十發一係二月十二發具悉一切日內極挂念沅
弟得沅弟一紅紙片甚欣慰也澄弟已於二月廿六出京 誥
軸須四月用寶澄弟不能待將來另託人帶歸澄弟與安化張
星垣奎衡山陳穀堂焯焯焯焯焯二大令同行至保定又約楊毓楠之
弟同行鵝毛筒眼藥貼毒膏藥澄弟未帶將來託魏亞農帶歸
黃生之胞姪也梁同年獻廷託請 誥封之事將來必為辦妥
渠之銀弟儘可收用京寓大小平安癩疾微發尚不為害陳岱

雲之如夫人歿於安徽頃接其信甚爲悽惋同鄉周輔亭得御
史常世兄勞世兄兩膾生皆內用將來爲光祿寺署正可分印
結亦善地也蘭姊多病予頗憂慮下次書來尚乞詳示父大人
命予家書中不必太瑣瑣故不多及國藩草

咸豐元年三月十二日

澄溫植洪四弟左右三月初四發第三號家信其後初九日予
上一摺言兵餉事適於是日皇上以粵西事棘恐現在彼中
者不堪寄此重託特放賽中堂前往以予摺所言甚是但目前
難以遽行命將摺封存軍機處待粵西事定後再行辦理賽中
堂清廉公正名望素著此行應可迅奏膚功但湖南逼近粵西

兵差過境恐州縣不免藉此生端不無一番蹂躪耳魏亞農以三月十三日出都向予借銀二十兩既係姻親又係黃生之姪不能不借與渠渠言到家後卽行送交于家未知果然否叔父前信要鵝毛管眼藥並礪砂膏藥茲付回眼藥百筒膏藥千張交魏亞農帶回呈叔父收存爲時行方便之用其摺底亦付回查收澄弟在保定想有信交劉午峯處昨劉有書寄子彥而澄弟書未到不解何故已有信往保定去查矣澄弟去後吾極思念偶自外歸輒至其房早起輒尋其室夜或遣人往呼想弟在途路彌思我也書不十一餘俟續具兄國藩手草

咸豐元年四月初三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三月初四日此間發第三號家信交摺弁十二日發第四號信交魏亞農又寄眼藥鵝毛筒及礪砂膏藥共一包計可於五月收到季洪三月初六所發第三號信於四月初一日收到鄧升六爺竟爾仙逝可勝傷悼如有可助卹之處諸弟時時畱心此不特戚誼亦父大人多年好友也鄉里凶年賑助之說予曾與澄弟言之若逢荒歉之年為我辦二十石穀專周濟本境數廟貧乏之人自澄弟出京之來予又思得一法如朱子社倉之制若能做而行之則更為可三珠子之制先捐穀數十石或數百石貯一公倉內青黃不接且善借貸與飢民冬月取息二分收還

每石加二斗若遇小歉則獨

其息之半

每石加一斗

大凶年則全蠲之

借一石還一石

但取耗穀三升而

已朱子此法行之福建其後天下法之後世效之今各縣所謂社倉穀者是也其實名存實亡每遇凶年小民曾不得借貸顆粒且並社倉而無之僅有常平倉穀前後任尚算交代小民亦不得過而問焉蓋事經官吏則良法美政後皆歸於子虛烏有國藩今欲取社倉之法而私行之我境我家先捐穀二十石附近各富家亦勸其量為捐穀於夏月借與貧戶秋冬月取一分息收還每石加一斗豐年不增凶年不減凡貧戶來借者須於四月初間告知經管社倉之人經管量穀之多少分布於各借戶令每人書券一紙冬月還穀銷券如有不還者同社皆理斥議罰

加倍以後每年我家量力添捐幾石或有地方爭訟理曲者罰
令量捐社穀少許每年增加不過十年可積至數百石則我境
可無飢民矣蓋夏月穀價昂貴秋冬價漸平落數月之內一轉
移之間而貧民已大占便宜受惠無量矣吾鄉昔年有食雙穀
者此風近想未息若行此法則雙穀之風可息前與澄弟面商
之說我家每年備穀救地方貧戶細細思之施之既不能及遠
行之又不可以久且其法止能濟下貧乞食之家而不能濟中
貧體面之家不若社倉之法既可以及於遠又可以貞於人施
者不甚傷惠取者又不傷廉卽中貧體面之家亦可以大享其
利本家如任尊楚善叔寬五厚一各家親戚如寶田騰七宮九

荆四各家每年得借社倉之穀或亦不無小補澄弟務細細告
之父大人叔父大人將此事於一二年內辦成實吾鄉莫大之
福也我家捐穀卽寫曾呈祥材雙名頭一年捐二十石已後每年
或三石或五石或數十石地方每年有樂捐者或多或少不拘
但至少亦須從一石起吾思此事甚熟澄弟試與叔大人細思
之並稟父親大人果可急於施行否近日卽以回信告我京寓
大小平安保定所發家信三月末始到賽中堂於初九日出京
赴廣西考差在四月十四同鄉林崑圃於三月中旬作古予爲
之寫知單大約可得百金熊秋佩丁外艱餘無他事予前所寄
摺稿澄弟可鈔一分交彭篠房並託轉寄江岷樵鈔一分交劉

霞仙並託轉寄郭筠仙賽中堂視師廣西帶小 欽差七十五
人京兵二百四十名京礮八十八尊擡鎗四十杆鉛子萬餘斤
火藥數千斤沿途辦差實爲不易粵西之事日以猖獗李石樁
與周天爵向榮皆甚不和未知何日始得廓清 聖主宵旰焦
灼廷臣亦多獻策而軍事非親臨其地難以遙度故予屢欲生
摺而終不敢率爾也餘不一一兄國藩手草

咸豐元年五月十四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四月初三日發第五號家
信厥後摺差久不來是以月餘無家書五月十二摺弁來
家中四號信乃四月一日所發者具悉一切植弟大愈此最可

喜京寓一切平安癘疾又大愈比去年六月更無形迹去年六月之愈已爲五年來所未有今又過之或者從此日退不復能爲惡矣皮毛之疾究不甚差題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德乃大賦得濂溪樂處得聖德三端預防流弊其言頗過激切而聖量如海尚能容納豈漢唐以下之英主所可及哉余之意蓋以受恩深重官至二品不爲不尊堂上則誥封三代兒子則蔭任六品不爲不榮若於此時再不盡忠直言更待何時乃可建言而入皇上聖德之美出於天實自然滿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將來

恐一念驕矜遂至惡直而好諛則此日臣工不得辭其咎是以
趁此元年新政卽將此驕矜之機關說破使 聖心日就兢業
而絕自是之萌此余區區之本意也現在人才不振皆謹小而
忽於大人人皆習脂韋唯阿之風欲以此疏稍挽風氣冀在廷
皆趨於骨鯁而遇事不敢退縮此余區區之餘意也摺子初上
之時余意恐犯不測之威業將得失禍福置之度外不意 聖
慈含容曲賜矜全自是以後余益當盡忠報 國不得復顧身
家之私然此後摺奏雖多亦斷無有似此摺之激直者此摺尚
蒙優容則以後奏摺必不致或觸 聖怒可知諸弟可察吾意
細告堂上大人毋以余奏摺不慎或以戇直干 天威爲慮也

父親每次家書皆教我盡忠圖報不必繫念家事余敬體吾父之教訓是以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計此後但略寄數百金償家中舊債卽一心以國事爲主一切升官得差之念毫不挂於意中故昨五月初七大京堂考差余卽未往赴考侍郎之得差不得差原不關乎與考不與考上年已酉科侍郎考差而得者三人瑞常花沙納張芾是也未考而得者亦三人靈桂福濟王廣蔭是也今年侍郎考差者五人是不考者三人是日題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論詩題樓觀滄海日得濤字五月初一放雲貴差十二放兩廣福建三省名見京報內茲不另錄袁漱六考差頗爲得意詩亦工妥應可一得以救積困朱石翹明府初政甚好自

是我邑之福余下次當寫信與之霞仙得縣首亦見其猶能拔取真士劉繼振既係水口近鄰又送錢至我家求請封典義不可辭但渠三十年四月選授訓導已在正月廿六恩詔之後不知尚可辦否當再向吏部查明如不可辦則當俟明年四月升耐恩詔乃可呈請若并升耐之時推恩不能及於外官則當以錢退還家中須於近日詳告劉家言目前不克呈請須待明年六月乃有的信耳澄弟河南漢口之信皆已接到行路之難乃至於此自漢口以後想一路載福星矣劉午峯張星垣陳穀堂之銀皆可收劉陳尤宜受之不受反似拘泥然交際之道與其失之濫不若失之隘吾弟能如此乃吾之所欣慰者

也西垣四月廿九到京住余宅內大約八月可出都此次所寄摺底如歐陽家汪家及諸親族不妨鈔送共閱見余忝竊高位亦欲忠直圖報不敢唯阿取容懼其玷辱宗族辜負期望也餘不一一兄國藩手草

咸豐元年六月初一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五月十四日發第六號家信內有四月廿六日具奏一疏稿余雖不能法古人之忠直而皇上聖度優容則實有非漢唐以下之君所能及者已將感激圖報之意於前書內詳告諸弟矣五月廿六日又蒙皇上天恩兼署刑部右侍郎次日具摺謝恩卽將余感戴之忱寫

出茲將原摺付歸日內京寓大小平安癰疾大好較去年澄弟
在此時更好三倍頭面毫無蹤影兩腿雖未淨盡不復足爲患
也同鄉周子佩之母病體不輕下身不仁恐成偏枯徐壽蘅放
四川主考湖南放四川者向極吉利嘉慶辛酉之楊剛亭先生
庚午之陶文毅道光甲午之李文恭乙未之羅蘇溪有成例矣
鄺鑪青陳俊臣兩人皆已來京陳挈眷而鄺則否鄺富而陳寒
所爲似相反然究以挈眷爲是鄺一二年亦必悔之耳林崑圃
事余爲寫知單得百餘金合之開弔共二百金將來可以贍其
七十四歲之老母也漱六望差甚切未知能如願否現在已放
一半而實錄館當差人員尚未放一人唐鏡海於十八日到京

廿三日 召見垂詢一切 天顏有喜極耆儒晚遇之榮現已
召見五次將來尚可入對十餘次羅山前有信來詞氣溫純
似有道者之言余已回信一次頃又有信來言紀澤未定婚欲
爲賀耦庚先生之女作伐年十二矣余嫌其小一歲且耦庚先
生究係長輩從前左季高與陶文毅爲昏余卽譏其輩行不倫
余今不欲仍蹈其轍擬敬爲辭謝現尚未作書覆羅山諸弟若
在省見羅山兄可將余兩層意思先爲道破余它日仍當回書
告知一切余近思爲紀澤定昏其意頗急切夏階平處一說本
可相安因其與黃子壽爲親家余亦嫌輩行少屈是以未就黃
弟卿有女年十三近託袁漱六往求昏弟卿言恐余升任總憲

渠須迴避不知渠是實意抑係不願成昏而託辭以謝也故現未說定弟可一一稟告堂上大人又余意鄉間若有孝友書香之家不必問其貧富亦可開親澄弟盍爲我細細物色一徧然余將同邑各家一想亦未聞有真孝友人家也余至刑部日日忙冗異常迴不與禮部工部兵部相同若長在此部則不復能看書矣湖南副主考喬雀儕水部頗稱博雅今年經策必須講究古茂曹西垣辦分發本月可引見七月可出京朱石翹明府昨有信來言澄弟四月底到縣此次摺弁到京石翹有信而澄弟無信殊不可解茲有書覆朱家中封好送去諸惟心照餘俟續布國藩手草

咸豐元年七月初八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七月初六日接澄弟四月
廿六信五月初一初八廿三各信具悉一切植弟洪弟各信亦
俱收到洪弟之書已至六月初二所發者亦到澄弟回家至此
始算放心樊城河內泡沙如此可怖聞之心悸余戊戌年九月
下旬在樊城河半夜忽遭大風帆散纜斷瀕於危殆後亦許觀
音戲至今猶有餘驚以後我家出行者萬不可再走樊城河戒
之記之敬告子孫可也彭山岷苦况如此良爲可憐一月內外
當更求一書以甦涸鮒但不知有濟否耳此等人謀亦須其人
氣運有以承之如謝博泉之事卽鮮實效若使南翁在彼當稍

有起色凌荻舟之銀雖周小樓與荻舟之子私相授受以欺紫嫂而荻子又當受小樓之欺終吞於周氏之腹而後已余處現尚存凌銀將二百金擬今年當全寄去澄弟既將此中消息與孫筱石道破則此後一概交孫萬無一失劉午峯曾言贖贈百金不知今歲可收到否余今年還凌銀須二百又須另籌二百五十金寄家頗爲枯窘今年光景大不如去年然後知澄弟福星來臨有益於人不淺也其二百五十金望澄弟在家中兌與捐職者及進京會試者總在今冬明春歸款不致有誤但不可以更多耳父大人至縣城兩次數日之經營爲我邑造無窮之福澤上而邑長生感下而百姓歌頌此誠盛德之事但鄉民可

與謀始難與樂成恐歷時稍久不能人人踴躍輸將亦未必奏效無滯我家倡義風示一邑但期鼓舞風聲而不必總攬全局庶可進可退綽綽餘裕耳朱明府之得民心予已託人致書上游屬其久畱我邑若因辦餉得手而遂愛民勤政除盜息訟則我邑之受賜多矣社倉之法有借無還今日風俗誠然如此澄弟所見良爲洞悉時變之言此事竟不可議舉行王介甫青苗之法所以病民者亦以其輕於借而艱於還也季弟書中言每思畱心於言行之差錯以時時儆惕余觀此語欣慰之至凡人一身只有遷善改過四字可靠凡人一家只有修德讀書四字可靠此八字者能盡一分必有一分之慶不盡一分必有一分

之殃其或休咎相反必其中有不誠而所謂改過修德者不足以質諸鬼神也吾與諸弟勉之又勉務求有爲善之實不使我家高曾祖父之積累自我兄弟而剝喪此則余家之幸也余癯疾上身全好自腰以下略有未淨精神較前三年竟好得幾分亦爲人子者仰慰親心之一端宅內小大上下俱平安同鄉周子佩丁憂余送銀八兩挽聯一付杜蘭溪放山西差激六又不得差頗難爲情寫作俱佳而不可恃如此曹西垣請分發將於月半之官院中李筆峰完娶之後光景奇窘同鄉各家大半拮据紀澤近日詩論又稍長進書不十一順候近佳餘俟續具見國藩手草

咸豐元年八月十三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七月初九日發家信第八號想已收到八月初十摺差來京接張湘紋書計摺弁當於七月廿外起行諸弟正在省城而無家書何也諸弟發家書交提塘後往往屢次不帶或一次帶數封摺弁頗爲可惡諸弟須設法與提塘略一往還當面諳託或稍有濟否則每次望信甚悶損人也京寓小大平安前月內人病數日近已全愈曹西垣於八月四日出京之官安徽張書齋於十一日出京之官貴州今冬本欲寄銀到家因前次澄弟書言公車來京家中儘可兌銀是以予不另寄除凹裏田價外尚須送親族年例銀五十金亦

宜早早籌畫共計若干概向各處公車妥免致年底掣肘如無處可免卽須閏八月寄信來京以便另辦然不如免之爲便也 誥軸已經用 寶日內卽可發下九月卽可到家鄉試題刻於京報上詩題得庠字係出 高宗御製是題詩中句云卽此供吟眺奚煩事豁庠場中無人知之也李子彥之文甚好鏡雲文尚未見宋湘賓教習已傳到昨日專人告知李石梧身後 恩典甚厚乃七月末翰林院撰祭文碑文進呈 硃批竟加嚴飭謂其誇獎過當詞藻太多且貶其調度乖方功過難掩歷任封疆尤不足稱云云 飭令翰林院另行改撰其後復撰進呈遂多貶詞功名之際難得終始完全也耦庚先生家親事于

頗惡成就一則以耦翁罷官子亦內有愧心思借此聯爲一家
以贖予隱微之愆二則耦翁家教向好賢而無子或者其女子
必賢諸弟可爲我細訪羅羅山下次信來詳告若女子果厚重
則兒子十七歲歸家省祖父母叔祖父母時即可成喜事也前
託在鄉間擇婚細思吾邑讀書積德之家如賀氏者亦實無之
諸弟暫不必昌言耳餘俟續布兄國藩手草

咸豐元年八月十九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八月十四日發第九號信
至十七日接到家信第七第八二號欣悉一切左光八爲吾鄉
巨盜能除其根株掃其巢穴則我境長享其利自是莫大陰功

第湖南會匪所在勾結往往牽一髮而全神皆動現在制軍程公特至湖南卽是奉旨查辦此事蓋恐粵西匪徒窮竄一入湖南境內則楚之會匪因而竊發也左光八一起想尚非巨夥入會者流然我境辦之不可過激而生變現聞其請正紳保舉改行爲良且可捉賊自効此自一好機會萬一不然亦須相機圖之不可用力太猛易發難收也公議糧餉一事果出通邑之願則造福無量至於幫錢墊官之虧空則我家萬不可出力蓋虧空萬六千兩須大錢三萬餘千每都幾須派千串現在爲此說者不過數大紳士一時豪氣爲此急公好義之言將來各處分派仍是巧者强者少出而討好於官之前拙者弱者多出而

不免受人之勒索鄉殷實小戶必有怨聲載道者且此風一開則下次他官來此旣引師令之借錢辦公爲證又引朱令之民幫墊虧爲證或亦分派民間出錢幫他反覺無辭以謝若相援爲例來一官幫一官吾邑自此無安息之日凡行公事須深謀遠慮此事若各紳有意吾家不必攔阻若吾家倡議萬萬不可且官之補缺皆有呆法何缺出輪何班補雖撫藩不能稍爲變動澄弟在外多年豈此等亦未知耶朱公若不輪到班則雖幫墊虧空通邑挽留而格於成例亦不可行者已輪到班則雖不墊虧空亦自不能不補此缺間有特爲變通者督撫專摺奏請亦不敢大違成例弟來書若以朱公之實授與否全視乎虧

空之能塾與否恐亦不盡然也。曾儀齋若係革職則不復能穿
補子若係大計休致則尚可穿。季弟有志於道義身心之學余
閱其書不勝欣喜。凡人無不可爲聖賢絕不係乎讀書之多寡。
吾弟誠有志於此須熟讀小學及五種遺規二書。此外各書能
讀固佳不讀亦初無所損。可以爲天地之完人。可以爲父母之
肖子。不必因讀書而後有所加於毫末也。匪但四六古詩可以
不看。卽古文爲吾弟所願學者而不看亦自無妨。但守小學遺
規二書行一句算一句。行十句算十句。賢於記誦詞章之學萬
萬矣。季弟又言願盡孝道惟親命是聽。此尤足補我之缺憾。我
在京十餘年定省有闕。色笑遠違寸心之疚無刻或釋。若諸弟

在家能婉諭孝養視無形聽無聲則余能盡忠弟能盡孝豈非
一門之祥瑞哉願諸弟堅持此志日日勿忘則兄之疾可以稍
釋幸甚幸甚書不十一餘俟續具兄國藩手草

咸豐元年閏八月十二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八月二十日發家信第十
號想已收到頃閏月初十日摺弁來京計其在省起行當在前
月廿外乃竟未接到家信諸弟出闈後不惟不付文章亦並不
鈔一題寄一信可耶或者已發而摺弁未帶未可知也近來京
寓平安癘疾又微發以兼署刑部較爲繁勞兒女輩皆如常足
慰堂上老人之垂念惟近來有兩件事大不快意一件國事

係黃河於豐縣北岸決口數十萬生靈懼此凶災目前撫卹固非易事將來堵築非帑金數百萬不可且漕船尚未回空水道中梗恐致貽誤一件家事 誥封已於八月用 寶我家各軸竟尚未用吾意思急急寄回以博父母大人叔父母大人之一歡乃竟未領得心焉負疚去年請 封時係由禮部行文吏部彼時曾與澄弟談及以爲六部畢竟聲勢相通辦事較易豈知不另託人不另給錢則書辦置之不議不論遂將第一次用寶之期已誤過矣現在已另託夏階平妥辦不知今夕尚用寶否然父親叔父頂戴補服皆於服闋後卽穿用一品服色蓋此以去年 頒詔之日爲定不以接軸之日爲定也順天於初

十日發榜湖南中十一人鏡雲中而子彥黜一喜一惋然子彥
九月就婚蔚州亦是大喜小挫正無傷也曹冶山銘於閏月初
歿於老館實爲可憐近來此等事棺木之費皆我任之頗覺拮
据不給然使無人任之又豈可聽其客死無歸耦庚先生之女
其德容言功諸弟曾打聽分明否蘭姊蕙妹二家不睦將來不
宜在一屋居住卽田地毗連亦非所宜予署刑部大約十月可
卸事現在審辦琦善一案正爲吃緊之時予保養身體自知慎
重諸弟稟知堂上大人敬求放心餘俟續布兄國藩手草

咸豐元年九月初五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弟足下日來京寓大小平安癩疾又已

微發幸不爲害聽之而已湖南榜發吾邑竟不中一人沅弟書
中言溫弟之文典麗喬皇亦爾被抑不知我諸弟中將來科名
究竟何如以祖宗之積累及父親叔父之居心立行則諸弟應
可多食厥報以諸弟之年華正盛卽稍遲一科亦未遽爲過時
特兄自近年以來事務日多精神日耗常常望諸弟有繼起者
長住京城爲我助一臂之力且望諸弟分此重任余亦欲稍稍
息肩乃不得一售使我中心無倚蓋植弟今年一病百事荒廢
場中又患眼疾自難見長溫弟天分本甲於諸弟惟牢騷太多
性情太懶前在京華不好看書又不作文余心卽甚憂之近聞
還家以後亦復牢騷如常或數月不搦管爲文吾家之無人繼

起諸弟猶可稍寬其責溫弟則實自棄不得盡諉其咎於命運
吾嘗見友朋中牢騷大甚者其後必多抑塞如吳樗臺凌荻舟
之流指不勝屈蓋無故而怨天則天必不許無故而尤人則人
必不服感應之理自然隨之溫弟所處乃讀書人中最順之境
乃動則怨尤滿腹百不如意實我之所不解以後務宜力除此
病以吳樗臺凌荻舟爲眼前之大戒凡遇牢騷欲發之時則反
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氣猛然內省決然去之
不惟平心謙抑可以早得科名亦且養此和氣可以消滅病患
萬望溫弟再三細想勿以吾言爲老生常談不直一哂也王曉
林先生種在江西爲欽差昨有旨命其署江西巡撫余署

刑部恐須至明年乃能交卸袁漱六昨又生一女凡四女已殤
其二又喪其兄又喪其弟又一差不得甚矣窮翰林之難當也
黃麓西由江蘇引見入京迥非昔日初中進士時氣象居然
有經濟才王衡臣於閏月初九引見以知縣用後於月底撤
寓下窪一廟中竟於九月初二夜無故遽卒先夕與同寓文任
吾談至二更次早飯時訝其不起開門視之則已死矣死生之
理善人之報竟不可解邑中勸捐彌補虧空之事余前已有信
言之萬不可勉強勒派我縣之虧虧於官者半虧於書吏者半
而民則無辜也向來書吏之中飽上則喫官下則喫民名爲包
徵包解其實當徵之時則以百姓爲魚肉而吞噬之當解之時

則以官爲雉媒而播弄之官索錢糧於書吏之手猶索食於虎
狼之口再四求之而終不肯吐所以積成巨虧並非實欠在民
亦非官之侵蝕入己也今年父親大人議定糧餉之事一破從
前包徵包解之陋風實爲官民兩利所不利者僅書吏耳卽見
制臺留朱公亦造福一邑不小諸弟皆宜極力助父大人辦成
此事惟搦銀彌虧則不宜操之太急須人人願捐乃可若稍有
勤派則好義之事反爲厲民之舉將來或翻爲書吏所藉口必
且串通劣紳仍還包徵包解之故智萬不可不預防也梁侍御
處銀三百月內必送去凌宅之二百亦已兌去公車來兌五七
十金爲送親族之用亦必不可緩但京寓近極艱窘此外不可

再兌也邑令既與我家商辦公事自不能不往還然諸弟苟可得見節不宜常常入署陶李二處容當爲書本邑亦難保無假名請記者澄弟宜預告之書不詳盡餘俟續具兄國藩手草

咸豐元年十月十二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弟足下九月廿六日發家信第十三號想已收到十月初十日接到家中閏月廿八所發信及九月初二九月十四所發各件十二夜又於陳伯符處接到父親大人閏八月初七所發之信係交羅羅山手轉寄者陳伯符者賀耦庚先生之妻舅也故羅山託其親帶來京得此家書四件一切皆詳知矣紀澤聘賀家姻事觀閏八月父親及澄弟信已定於

十月訂盟觀九月十四澄弟一信則又改於正月訂盟而此間
卻有一點挂礙不得不詳告家中者京師女流之輩凡兒女定
親最講究嫡出庶出之分內人聞賀家婚事卽託打聽是否庶
出余以其無從細詢亦遂置之昨初十日接家中正月訂盟之
音十一日卽內人親至徐家打聽知賀女實係庶出內人卽甚
不願余比曉以大義以爲嫡出庶出何必區別且父親大人業
已喜而應允豈可復有他議內人之意以爲爲夫者先有嫌妻
庶出之意則爲妻者更有跼蹐難安之情日後曲折情事亦不
可不早爲慮及求諸弟宛轉稟明父母尚須斟酌暫緩訂盟爲
要陳伯符於十月十日到京余因內人俗意甚堅卽於十二日

夜請賀禮庚陳伯符二人至寓中告以實情求伯符先以書告
賀家將女庚不必遽送俟再商定伯符已應允明日卽發書十
月底可到賀家但兄前有書回家言親事求父親大人作主今
父親歡喜應允而我乃以婦女俗見從而撓惑甚爲非禮惟婚
姻百年之事必先求姑媳夫婦相安故不能不以此層上贖卽
羅山處亦可將我此信鈔送一閱我初無別見也夏階中一女
內人見其容貌端莊女工極精甚思對之又同鄉陳奉曾一女
相貌極爲富厚福澤內人亦思對之若賀家果不成則此二處
必有一成明春亦可訂盟余注意尤在夏家也京城及省城訂
盟男家必辦金簪金環玉鐲之類至少亦須花五十金若父親

大人決意欲與賀家成親則此數者亦不可少家中現無錢可辦須我在京中明年交公車帶回七月間諸弟鄉試晉省之便再行訂盟亦不爲晚望澄弟下次信詳以告我祖父佛會既於十月初辦過則父母叔父母四位大人現已卽吉余恐尚未除服故昨父親生日外未宴客僅內有女客二席十一我四十晉一則並女客而無之朱石樵爲官竟如此之好實可佩服至於銃砂傷其面尚勇往前進真不媿爲民父母父親大人竭力幫助洵大有造於一邑諸弟苟可出力亦必盡心相扶現在粵西未靖萬一吾楚盜賊有乘間竊發者得此好官麤定章程以後吾邑各鄉自爲團練雖各縣盜賊四起而吾邑自可安然無恙

如秦之桃花源豈不安樂須將此意告邑之正經紳耆自爲守
助牧雲補廩煩弟爲我致意道喜季弟往四裏教書不帶家眷
最好必須多有人在母親前乃爲承歡之道李洪十日一歸省
亦盡孝之要也而來書所云寡慾多男之理亦未始不寓乎其
中甲五讀書總以背熟經書常講史鑑爲要每夜講一刻足矣李弟看
書不必求多亦不必求記但每日有常自有進境萬不可厭常
喜新此書未完忽換彼書耳兄國藩手草

咸豐元年十二月廿二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十二月十一日發家書十
六號中言紀澤兒姻事求家中卽行與賀家訂盟其應辦各物

已於書中載明並悔前此嫌是庶出之咎云云想已接到如尚未到接得此信即趕緊與賀家訂盟可也 誥封各軸已於今

日領到正月廿六 恩詔四軸 曾祖父父母祖父父母叔父母 四月十三 恩

詔亦四軸三月初三 恩詔一軸 本身妻室 凡九軸八月初六用

寶一次我家諸軸因未曾託人是以未辦曾於閏八月寫信告

知深愧我辦事之疎忽後雖託夏階平猶未放心又託江蘇友

人徐宗勉渠係中書科中書專辦 誥勅事宜今日承徐君親

送來宅極為妥當一切寫法行款俱極斟酌比廿六年所領者

不啻天淵之別頗為欣慰雖比八月份 寶者遲五箇月而辦

法較精且同年同鄉中有八月領到者或止一次未能三次同

領或此番尚未用 寶者亦頗有之諸弟爲我敬告父母大人

叔父母大人恭賀大喜也惟目前無出京之人恐須明年會試

後乃交公車帶歸重大之件不敢輕率向使八月領到亦止十

二月陳泰階一處可付與雨蒼同行此外無便途於十八日陳奏民

間疾苦一疏十九日奏銀錢並用章程一疏奉 硃批交戶部

議奏茲將兩摺付回文任吾於十三日搬至我家廳省三於廿

四日放學寓中一切如常內外大小平安今年臘底頗窘須借

二百金乃可過年不然恐被畱住也袁漱六亦被年畱住劉佩

泉斷弦其苦不可名狀兒女大小五六人無人看視黎越翁尚

未到京聞明年二月始能到未帶家眷涂心畬已到京尚未來

見我公車中惟龍皦臣及澧州館到二人而已粵西事用銀已及千萬兩而尚無確耗戶部日見支絀內庫亦僅餘六百萬時事多艱無策以補救萬一實爲可愧明年擬告歸以避尸位素餐之咎諸弟爲我先告堂上可也餘不一一國藩手草

咸豐二年壬子正月初九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正月初八接到十二月初旬父大人所發二信皆係在縣城發者不勝忻慰紀澤兒定婚之事予於十一月連發二信皆言十月十二所發之信言嫌賀女庶出之說係一時謬誤自知悔過求諸弟爲我敬告父親大人仍求作主決意對成以諧佳耦不知此二書俱已到家否細

思賀家簪 纓門第恐聞有前一說懼其女將來過門受氣或因
此不願對 亦未可知果爾則澄弟設法往省城堅託羅羅山劉
霞仙二君 將內人性情細告賀家務祈成此親事不致陷我於
不孝之咎 澄弟與朱堯階成親余甚歡喜我朋友最初之交無
過於堯階 者蓋今日姻緣已定於二十年以前矣魏家亦我境
第一詩書 人家魏棟尚未到京容當照拂一切也植弟買筆事
總在春閒 寄南以備科考之用若科考不在前三名則不宜考
優無使學 政笑我家太外行也關帝覺世經刷五百張續公車
回南乃可 付歸陰騭文感應篇亦須公車南去乃可帶澄弟戒
煙正與阿 兄同年余以壬寅年戒煙三十二也澄弟去年亦三

十二也戒酒似可不必三兩杯以養血未始不可但不宜多耳
去年帶回父大人之干尖子皮褂不知已做成否若未做可卽
做成用月白緞子爲面今年當更寄白風毛褂回家敬送與叔
父大人若父叔二大人同日出門則各穿一件若不同出門則
薄寒穿干尖子盛寒穿白風毛子官至二品而堂上大人衣服
之少如此於孝道則未盡而彌足以彰堂上居家之儉德矣京
寓大小平安癘疾未發文任吾先生希范於正月六日上學其
人理學甚深今年又得一賢師植弟勸我教澤兒學入股其言
甚切至有理但我意要五經讀完始可動手計明年卽可完經
書做時文尚不過滿十四歲京師教子弟十四歲開筆者甚多

若三年成篇十七歲即可作佳文現在本係蔭生例不准赴小
考擬令照我之樣廿四歲始行鄉試實可學做人股者十年若
稍有聰明豈有不通者哉若十九二十卽行鄉試無論萬萬不
中卽中得太早又有何味我所以決計令其明秋始學入股廿
四始鄉試也九弟爲我稟告父大人實不爲遲不必呈慮余近
來常思歸家今年秋間實思挈眷南旋諸弟爲我稟告堂上大
人春間卽望一回信九弟進京之說暫不必急急同鄉諸家如
故餘容後日續寄兄國藩手草

咸豐二年七月廿六日

字諭紀澤見七月廿五日丑正二刻余行抵安徽太湖縣之小

池驛慘聞吾母大故余德不修無實學而有虛名自知當有禍
變懼之久矣不謂天不隕滅我身而反災及我母回思吾平日
隱慝大罪不可勝數一聞此信無地自容小池驛去大江之濱
尚有二百里此兩日內雇一小轎仍走旱路至湖北黃梅縣臨
江之處卽行雇船計由黃梅至武昌不過六七百里由武昌至
長沙不過千里大約八月中秋後可望到家一出家輒十四年
吾母音容不可再見痛極痛極不孝之罪豈有稍減之處茲念
京寓眷口尚多還家甚難特寄信到京料理一切開列於後
一我出京時將一切家事面託毛寄雲年伯均蒙慨許此時遭
此大變爾往叩求寄雲年伯籌畫一切必能俯允現在京寓

銀錢分毫無出家眷回南路費人口太多計須四五百金求寄雲年伯張羅此外同鄉如黎樾喬黃恕皆老伯同年如王靜庵袁午橋年伯平日皆有肝膽待我甚厚或可求其湊辦旅費受人恩情當爲將來報答之地不可多求人也袁漱六姻伯處只可求其出力幫辦一切不可令其張羅銀錢湊甚苦也

一京寓所欠之賬惟西順興最多此外如楊臨川王靜庵李玉泉王吉雲陳仲鸞諸兄皆多年未償可求寄雲年伯及黎黃王袁諸君內擇其尤相熟者前往爲我展緩我再有信致各處外間若有奠金來者我當概存寄雲午橋兩處有一兩卽

以一兩還債有一錢卽以一錢還債若並無分文只得待我起復後再還

一家眷出京行路最不易樊城旱路旣難水路尤險此外更無好路不如仍走王家營爲妥只有十八日旱路到清江卽王家營也時有郭雨三親家在彼到池州江邊有陳岱雲親家及樹堂在彼到漢口時吾當託人照料江路雖險沿途有人照顧或略好些聞揚州有紅船最穩雖略貴亦可雇爾母最怕坐車或雇一馱轎亦可然馱轎最不好坐爾母可先試之如不能坐則仍坐三套大車爲妥

於馱轎大車之外另雇一空轎車備用不可裝行李

一開弔散計不可太濫除同年同鄉門生外惟門簿上有來往

者散之此外不可散一分其單請龐省三先生定此係無途費不得已而爲之不可濫也卽不濫我已愧恨極矣

一外間親友不能不訃告寄信然尤不可濫大約不過二三十封我到武昌時當寄一單來並寄信稿此刻不可遽發信

一鋪店賬目宜一一清楚今年端節已全楚矣此外只有松竹齋新賬可請省三先生往清可少給他不可全欠他又有天元德皮貨店請寄雲年伯往清其新捨獬獠皮褂卽退還他若已做成卽並緞面送贈寄雲可也萬一無錢皮局賬亦暫展限但累寄雲年伯多矣

一西順興賬自丁未年夏起至辛亥年夏止皆有摺子可將摺

子找出請一明白人細算一福

如省三先生湘寶先生及子彥皆可

究竟用他

多少錢專算本錢不必兼算利錢待本錢還清然後再還利錢我到武昌時當寫一信與蕭沛之三兄待我信到後然後請寄雲年伯去講明可也總須將本錢利錢劃爲兩段乃不至轆轤不清六月所借之捐貢銀一百廿餘金須設法還他乃足以服人此事須與寄雲年伯熟計

一高松年有銀百五十金我經手借與曹西垣每月利息京錢十千今我家出京高之利錢已無著落渠係苦人我當寫信與西垣囑其趕緊寄京目前求黎樾喬老伯代西垣清幾箇月利錢至懇至懇並請高與黎見面一次

一木器等類我出京時已面許全交與寄雲茲卽一一交去不可分散概交寄雲年伯蓋器本少若分則更少矣送渠一人猶成人情耳錫器瓷器亦交與他

一書籍我出京時一一點明與爾舅父看過其要緊者皆可帶回此外我所不帶之書惟皇清經解六十函算一大部我出京時已與爾舅說明卽贈送與寄雲年伯又會典五十函算一大部可借與寄雲用自此二部外並無大部亦無好板可買打磨廠油箱一一請書店夥計裝好上貫鏤釘封皮交寄雲轉寄存一廟內每月出賃錢可也邊袖石借通典一函田敬堂借地圖八幅吳南屏借梅伯言詩冊俱往取出帶回

一大廳書架之後有油木箱三箇內皆法帖之類其已裱好者可全帶回其未裱者帶回亦可送人家信及外來信粘在本子上者皆宜帶回地輿圖三付皆宜帶回又有十八省散圖亦帶回字畫對聯之類擇好者帶回上下木軸均撤去以便捲成一捆其不好者太寬者不必帶做一寬箱封鎖與書箱同寄一廟內凡收拾書籍字畫之類均請省三先生及子彥幫辦而牧雲一一過目其不帶者均用箱寄廟

我本思在江西歸家凡本家親友皆以銀錢贈送今既毫無可贈爾母歸來須略備接儀但須輕巧不累贅者如氈帽挽袖之類亦不可多費錢如撈沙膏眼藥之屬亦宜帶些高麗

參帶半斤

一紀澤宜做綿袍褂一付靴帽各一以便向祖父前叩頭承歡
一王雁汀先生寄書有一單我已點與子彥看記得乾隆二集
係王世兄取去五集係王太史敦敏同劉世兄借去餘劉世
兄取去者有一片此外皆在架上可送還他

苗仙鹿寄賣之書聲訂聲讀表共一種毛詩韻訂一種建首
字讀本想到江西消售幾部今既不能可將書架頂上三種
各四十餘部還他交黎樾喬老伯轉交

一送家眷出京求牧雲總其事如牧雲已中舉亦求於覆斌後
九月廿外起行由王家營水路至漢口或不還家仍由漢口

至京會試可也下人中必須羅福盛 貴若沈祥能來更好否
則李長子亦可大約男僕須四人女 僕須三人九月廿前後
必須起程不可再遲一定由王家營 走我當寫信託沿途親
友照料

八月初八日蘄水舟中書

字諭紀澤兒吾於七月廿五日在太湖 縣途次痛聞吾母大故
是日仍雇小轎行六十里是夜未睡寫 京中家信料理一切命
爾等眷口於開弔後趕緊出京廿六夜 發信交湖北撫臺寄京
廿七發信交江西撫臺寄京兩信是一 樣說話而江西信更詳
恐到得遲故由兩處發耳惟倉卒哀痛 之中有未盡想到者茲

又想出數條開示於後

一他人欠我賬目算來亦將近千金惟

同年鄢勗齋

敏學當時

聽其膚受之愬而借與百金其實此人並不足惜

寄雲兄深知此事

今渠已參官不復論已此外凡有借我錢者皆光景甚窘之

人此時我雖窘迫亦不必向人索取如袁親家黎樾翁湯世

兄周荇農鄒雲陔此時皆甚不寬裕至畱京公車如復生同

年吳鏡雲李子彥劉裕軒曾愛堂諸人尤爲清苦異常皆萬

不可向其索取卽送來亦可退還蓋我欠人之賬既不能還

清出京人欠我之賬而欲其還是不怨也從前黎樾翁出京

時亦極窘而不肯索窮友之債是可爲法至於胡光伯之八

十兩劉仙石之二百千錢渠差旋時自必還交袁親家處此時亦不必告知渠家也外間有借我者亦極窘我亦不寫信去問他

一我於廿八廿九在九江耽閣兩日江西省城公送來奠分銀壹千兩余以三百兩寄京還債以西順興今年之代捐貢銀及寄雲兄代買皮貨銀之類皆甚緊急其銀交湖北主考帶進京想到京時家眷已出京矣卽交寄雲兄擇其急者而還之下剩七百元以二百餘金在省城還賬帶四百餘金至家辦葬事

一馱轎要僱卽須二乘爾母帶紀鴻坐一乘乳媽帶六小姐五

身言卷四
一
小姐坐一乘若止一乘則道上與眾車不同隊極孤冷也此外雇空太平車一乘備爾母道上換用又雇空轎車一乘備爾與諸妹弱小者坐其餘用三套頭大車我之主見大略如此若不妥當仍請袁姻伯及毛黎各老伯斟酌不必以我言爲定準

一李子彥無論中否皆須出京可請其與我家眷同行幾天行至雄縣渠分路至保定去亦不甚繞也到清江浦寫船可請郭雨三姻伯雇或雇湖廣划子二隻亦可或至揚州換雇紅船或雇湘鄉釣鉤子亦可沿途須發家信至清江浦託郭姻伯寄信至揚州託劉星房老伯寄信至池州託陳姻伯至九

江亦可求九江知府寄至湖北託常太姻伯寄以慰家中懸望信面寫法另附一條

一 小兒女等須多做幾件棉衣道上十月固冷船上尤寒也

一 御書詩匾及戴醇士劉茅雲所寫匾俱可請裱匠啟下卷起帶回王孝鳳借去天圖其底本係郭筠仙送我的暫存孝鳳處將來請交筠仙

一 我船一路阻風行十一日尚止走得三百餘里極為焦灼幸馮樹堂由池州回家來至船上與我作伴可一同到省堪慰孤寂京中可以放心

一 江西送奠儀千金外有門包百金丁貴孫福等七人已分去

身言卷四
手
小姐坐一乘若止一乘則道上與眾車不同隊極孤冷也此外雇空太平車一乘備爾母道上換用又雇空轎車一乘備爾與諸妹弱小者坐其餘用三套頭大車我之主見大略如此若不妥當仍請袁姻伯及毛黎各老伯斟酌不必以我言爲定準

一李子彥無論中否皆須出京可請其與我家眷同行幾天行至雄縣渠分路至保定去亦不甚繞也到清江浦寫船可請郭雨三姻伯雇或雇湖廣划子二隻亦可或至揚州換雇紅船或雇湘鄉釣鉤子亦可沿途須發家信至清江浦託郭姻伯寄信至揚州託劉星房老伯寄信至池州託陳姻伯至九

十二日夜在武昌城內發家信

余於初八日在舟中寫就家信十一早始到黃州因阻風太久
遂雇一小轎起旱十二日未刻到湖北省城晤常南陔先生之
世兄始知湖南消息長沙被圍危急道路梗阻行旅不通不勝
悲痛焦灼之至現在武昌小住家眷此時萬不可出京且待明
年春間再說開弔之後另搬一小房子住余陸續設法寄銀進
京用匆匆草此俟一二日內續寄

十三夜在湖北省城寫諭紀釋

十三日在湖北省城住一天左思右想只得仍回家見吾父爲
是擬十四日起行由岳州湘陰繞道出沅江益陽以至湘鄉約

須半月沿途自知慎重如果遇賊卽仍回湖北省城陸續有家
信寄京不必望念家眷既不出京止將書檢存箱內搬一房子
餘物概不必動余行李皆存常大人署中畱荆七孫福看守自
帶丁韓二人回南常又差四人護送可以放心滌生字

咸豐二年八月廿六日

字諭紀澤兒余於八月十四日在湖北起行十八至岳州由湘
陰甯鄉繞道於廿三日到家在腰裏新屋痛哭吾母廿五日至
白楊坪老屋敬謁吾祖星岡公墳墓家中老少平安地方亦安
靜合境團練武藝頗好土匪可以無虞吾奉父親大人之命於
九月十三日暨厝吾母於腰裏屋後俟將來尋得吉地再行遷

葬家眷在京暫時不必出京俟長沙事平再有信來王吉雲同年在湖北主考回京余交三百廿金託渠帶京想近日可到余將發各處訃信刻尚無暇待九月再寄京中寄信回交湖北常大人處最妥岳父岳母俱於廿五日來我家身體甚好爾可告知爾母餘不盡滌生手示

咸豐二年九月十八日

字諭紀澤兒予自在太湖縣聞訃後於廿六日書家信一號託陳岱雲交安徽提塘寄京廿七日發二號家信託常南核交湖北提塘寄京廿八日發三號交丁松亭轉交江西提塘寄京此三次信皆命家眷趕緊出京之說也八月十三日在湖北發家

信第四號十四日發第五號廿六日到家後發家信第六號此
三次信皆言長沙被圍家眷不必出京之說也不知皆已收到
否余於廿三日到家家中一切清吉父親大人及叔父母以下
皆平安余癰疾自到家後日見痊愈地方團練人人皆習武藝
土匪決可無虞粵匪之氛雖惡我境僻處萬山之中不當孔道
亦斷不受其蹂躪現奉父親大人之命於九月十三日權厝先
妣於下腰里屋後山內俟明年尋有吉地再行改葬所有出殯
之事一切皆從儉約丁貴自廿七日已打發他去了我在家並
未帶一僕人蓋居鄉卽全守鄉間舊樣子不參半點宦宦氣習
丁貴自回益陽至渠家住數日仍回湖北爲我搬取行李回家

與荆七二人同歸孫福係山東人至湖南聲音不通卽命渠由
湖北回京給渠盤川十六兩想渠今冬可到京也爾奉爾母及
諸弟妹在京一切皆宜謹慎目前不必出京待長沙賊退後余
有信來再行收拾出京茲寄去信稿一件各省應發信單一件
亦可將信稿求袁姻伯或龐師照寫一紙發刻其各省應發信
仍求袁毛黎黃王袁諸位妥爲寄去余到家後諸務叢集各處
不及再寫信前在湖北所發各處信想已到矣十三日申刻母
親大人發引戌刻下殓十九日築墳可畢現在地方安靜聞長
沙屢獲勝仗想近日卽可解圍爾等回家爲期亦近羅劭農芸
弟之至我家求我家在京中略爲分潤渠兄我家若有錢或十兩

或八兩可略分與芸皋用不然恐同縣照京諸人有斷炊之患也書不能盡餘俟續示

咸豐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牧雲仁兄大人閣下屢接手書舍間一切皆蒙經理感極感極弟自八月廿三到家後已發信三次十月初十一次交常南陔家聞南陔先生家中十八始遣人到湖北是時適值長沙賊匪竄往甯鄉益陽一帶不知此信果到京否自十月以來弟家大小平安十一月初一未刻四舍弟生一子排行科九母子均極平安初二起佛會初四夜散初七日弟至尊府岳父在衡州未歸岳母康健嫂夫人身體如常其餘小大均吉弟家請魏蔭亭

教書卽名亭之弟四舍弟之親家也學生共三人舍姪甲五胞
姊之子臨三胞妹之子昆八十月十七上館蔭亭極善教書弟
生平所見教讀者殆無其敵自黎明初醒以至夜深將睡殆無
須與不與學生講解一月之中學生進功真可謂一日千里弟
於京中一切不甚挂念所最挂念者惟念紀澤兒年少恐其學
壞敬求老兄大人時時教誨時時防閑總須多解多講令其神
不外散乃爲有益千萬千萬又須令其習字可拜李壽廷爲師
每日習大字二百亦是要事京中用錢須格外省儉王吉雲進
京帶銀三百又存銀二百在南陔先生處畱爲寄京之用此外
則更無分毫可寄現在賊匪盤踞岳州恐湖北亦屬可虞不知

明年正月家眷可回南否弟意正月節後家眷由通州上船二月可至揚州萬一湖北不靖則由蘇州小河轉至浙江由江西水路到家不過中間盤隄二次雖爲日甚久而一則免大江之險一則無盜賊之警似尚可行求老兄更與諸友熟計之弟身體平安癩疾請劉醫診治云須食淡二七不茶吃鹽酒醋昨十月廿三起已淡七日此次十一月初八日起又淡七日雖未全愈而夜間能熟睡兄八月廿三在張撫臺家所寄之信十月廿七接到此次不另寫家書諸惟心照

咸豐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牧雲仁兄大人左右十一月十八發家信一件交湖南撫臺轉

寄十二月初七發家信一件交益陽縣李筱泉明府託其申常
德交雲貴摺差轉寄其弟李少荃編修不知何時可到京中十
月十二所發之信已於十二月初六接到矣九月之信至今未
到弟身體極好面色紅潤發胖在京十餘年無此氣象合家大
小平安尊府人人清吉十二月十三日申刻湖南巡撫專差送
到咨文十一月廿九奉旨命弟在本省幫同辦理團練鄉民
搜查土匪諸事務弟聞訃到家僅滿四月葬母之事草草權厝
尚思尋地改葬家中諸事尚未料理此時若遽出而辦理官事
則不孝之罪滋大且所辦之事亦難尋頭緒若其認真督辦必
須徧走各縣號召紳耆勸其捐貲集事恐爲益僅十之二而擾

累者十之八若不甚認真不過安坐省城使軍需局內多一項
供應各官多一處應酬而已再四思維實無裨於國事是以
具摺陳情懇乞終制茲病摺稿寄京相好中如袁毛黎黃王袁
龐諸君儘可令其一閱此外如邵蕙西李少荃王雁汀呂鶴田
有欲閱者亦可一閱蓋欲使知交中諒我寸心不必登諸薦牘
令我出而辦事陷於不孝也弟自奉旨後始知漢陽失守鄉
間音問難通卽縣城亦無確信眷口在京或歸或否惟兄與內
人裁度或由浙江江西一路或由樊城一路或竟作久住之計
全不作歸家之想均由兄爲主弟僻處鄉間消息不明不從決
也紀澤兒身體不健宜常常行動或坐車至圓明園一二次亦

可無事總宜讀書習字餘不一一

咸豐二年十二月廿五日

牧雲仁兄大人足下前信寫就正擬專人送至省城請張撫臺代爲發摺十五夜接張撫臺來信二件知武昌失守不勝駭歎郭雲仙亦於十五夜來我冢勸我到省幫辦團練等事弟以湖北失守關係甚大又恐長沙人心惶懼理宜出而保護桑梓卽於十七日由家起行廿一日抵省先以稽查城內土匪奸細爲要務其次則勤於操練江岷樵所帶之壯勇二千甚爲可恃卽畱於長沙防守弟又招湘鄉壯勇千名亦頗有紀律若日日操練可期得力現在大股業已順長江而下只怕分股回竄不得

不嚴爲防備幸張撫臺至明決勇於任事鄉紳亦多信吾之言
或可辦理得宜京中全家不必墜心湖北既失守則道途必多
盜賊家眷不宜出京望兄辛苦照料一切不勝感激若馮樹堂
來京一切與之商議必甚妥帖書不能詳諸惟心照

咸豐三年癸丑正月十二日

牧雲仁兄大人閣下十二月廿八發家信一件其時弟以奉

旨來長沙具摺陳奏將摺稿封存家信中不知到否正月以來
弟在省身體平安九弟於初九到省知舍間自嚴親以下並安
好又接岳父大人手示知尊府一切平安正月二日余寫一信
交湘鄉公車劉月槎賀石農帶京信中言會試後家眷與公車

一同回南近日仔細思之恐仍以不出京爲妥蓋道途多梗卽不遇粵寇猶恐土匪所在竊發終不放心不如待其稍定再看機會正月初三日粵匪自武昌下竄水陸兩路並發不識直撲安徽乎抑入江西乎現尚未得確耗南陔先生聞於城門盡節其夫人及大世兄並大孫女並於初七殉難其二世兄與二少奶奶並各孫男女等皆爲賊所掠幸不甚凌辱昨初三日逆賊下竄之時間將城中男女一概裹脅馱之上船投江自盡者不可勝數恐常氏遂無遺類矣慘哉正月十一日湖南張中丞至湖北履總督任收復省城江岷樵與之同往弟再三託岷樵囑其收常氏之遺骸求常氏之孤孽不知可得一二否常氏有一

家公由湖北賊中逃難回者弟亦遣之同往不知常氏何辜遭此奇禍殊不可解弟在省辦事以查辦土匪爲第一要務以各縣之正人辦各縣之匪徒總在訪求公正紳耆爲下手工夫其次則操練兵勇三年之艾亦須及時收蓄以爲七年治病地步四九舍弟及劉霞仙郭筠仙俱在長沙與弟同居作伴甚不寂寞癘疾十愈其八自在京以來未嘗如此大好此近日第一欣幸之事紀澤讀書求兄勤勤講解務使怡然以悅乃爲至善書不詳盡諸惟心照順請日安

咸豐三年十月初四日

男國藩跪稟父親大人萬福金安屢次接到廿三日廿八日廿

九日初二日手諭敬悉一切男前所以招勇往江南殺賊者以江岷樵麾下人少必須萬人一氣諸將一心而後渠可以指揮如意所向無前故八月三十日寄書與岷樵言陸續訓練交渠統帶此男練勇往江南之說也王璞山因聞七月廿四日江西之役謝易四人殉難鄉勇八十人陣亡因大發義憤欲招湘勇二千前往兩江殺賊爲易謝諸人報仇此璞山之意也男係爲大局起見璞山係爲復仇起見男兼招寶慶湘鄉及各州縣之勇璞山則專招湘鄉一縣之勇男係添六千人合在江西之寶勇湘勇成萬人概歸岷樵統帶璞山則招二千人由渠統帶男與璞山大指雖同中間亦有參差不合之處恐家書及傳言

但云招勇往江南而其中細微分合之故未能盡陳於大人之前也自九月以來聞岷樵本縣之勇皆潰散回楚而男之初計爲之一變聞賊匪退出江西回竄上游攻破田鎮逼近湖北而男之計又一變而璞山則自前次招勇報仇之說通稟撫藩各憲上憲皆嘉其志而壯其才昨璞山往省撫藩命其急招勇三千赴省救援聞近日在漣濱開局大招壯勇卽日晉省器械未齊訓練未精此則不特非男之意亦並非璞山之初志也事勢之推移有不自知而出於此若非人力所能自主耳季弟之歸乃弟之意男不敢強畱昨奉大人手示嚴切責以大義不特弟不敢言歸男亦何敢稍存私見使胞弟跡近規避導諸勇以退

縮之路現令季弟仍認

之不可爲且見專用本地人之有時而不可恃也男現在專思
辦水戰之法擬旛與船並用湘潭駐紮男與樹堂亦嘗熟思之
辦船等事宜離賊蹤略遠恐未曾辦成之際遽爾蜂擁而來則
前功盡棄朱石翁已至湖北刻難遽回餘湘勇畱江西吳城者
男已專人去調矣江岷樵聞亦已到湖北省城謹此奉聞男辦

理一切自知謹慎求大人不必聖心

咸豐四年甲寅三月廿五日

男國藩跪稟父親大人萬福金安廿二日接到十九日慈諭訓
戒軍中要務數條謹一一稟復

一營中吃飯宜早此一定不易之理 本朝 聖 聖相承神
明壽考卽係早起能振刷精神之故卽現在粵匪暴亂爲神人
所共怒而其行軍亦係四更吃飯五更起行男營中起太晏吃
飯太晏是一大壞事營規振刷不起卽是此咎自接慈諭後男
每日於放明礮時起來黎明看各營操演而吃飯仍晏實難驟
改當徐徐改作天明吃飯未知能做得到否

一紮營一事男每苦口教各營官又下札教之言築牆須八尺高三尺厚壕溝須八尺寬六尺深牆內有內濠一道牆外有外濠二道或三道濠內須密釘竹籤云云各營官總不能遵行季弟於此等事尤不肯認真男亦太寬故各營不甚聽話岳州之潰敗卽係因未能紮營之故嗣後當嚴戒各營也

一調軍出戰不可太散慈諭所戒極爲詳明昨在岳州胡林翼已先至平江通城屢稟來岳請兵救援是以於初五日遣塔周繼往其岳州城內王璞山有勇二千四百朱石樵有六百男三營有一千七百以爲可保無虞矣不謂璞山至羊樓司一敗而初十開仗僅男三營與朱石樵之六百人合共不滿二千人而

賊至三萬之多，是以致敗。此後不敢分散，然即合爲一氣，而我軍僅五千人，賊尚多至六七倍，擬添募陸勇萬人，乃足以供分布耳。

一破賊陣法。平日男訓戒極多，兼畫圖訓諸營官。二月十三日，男親畫賊之蓮花抄尾陣，寄交璞山。璞山並不回信，寄交季弟。季弟回信言賊了無伎倆，並無所謂抄尾陣，寄交楊名聲、鄒壽璋等回信。言當留心慈訓，言當用常山蛇陣法，必須極熟極精。之兵勇乃能如此。昨日岳州之敗，賊並未用抄尾法，交手不過一個時辰，即紛紛奔退。若使賊用抄尾法，則我兵更膽怯矣。若兵勇無膽無藝，任憑好陣法，他也不敢臨陣，總是奔回，實可痛。

恨

一拏獲形跡可疑之人以後必嚴辦之斷不姑息

以上各條謹一一稟覆再求慈訓男謹稟

咸豐四年三月廿五日

澄溫植三弟左右澄弟有病即可不必來此此間諸事雜亂澄弟雖來亦難收拾不如在家料理一切也長夫來此者至六十名之多澄弟於此等處不知節省亦疎略也茲一概遣歸僅留十三名在此如不好尚須再遣回昨夜褚太守帶三營水師至靖江剿賊不知能得手否塔周大勝仗歸來余賞銀千兩功牌百張猪十口酒五百斤頗覺鼓舞現惟鄧湘一營難於收輯耳

餘不一

咸豐四年四月初四日

澄温沅三位老弟足下初四日午刻安五等來接到家信具悉一切父大人聲色不動毫無驚怖實我輩所萬不能及賊於廿七早辰刻破湘潭卽刻分股竄至朱亭淶口朱洲一帶蘄大河及一宿河之船又分股竄至湘鄉攬漣江之船廿八早塔副將在潭大獲勝仗踏破賊營三座燒毀木城一座殺賊至六百餘人是夜賊又築營壘塔副將與大戰二次初次燒賊營二座殺賊七百人二次真長髮老賊拚命出戰塔將又大勝殺賊千餘初一初二皆大戰官兵大捷五仗共殺賊至四千人三日連破

賊營三次至第四日賊不敢築營矣凡自賊中逃出者皆言自廣西起事以來官兵從無此非常之勝褚太守彭玉麟楊載福鄒世琦至湘潭水戰自初一日黎明起至初三止燒毀賊船至七百餘號之多亦爲近來所僅見現在湘潭賊勢甚爲窮蹙若能破城剿滅此股則靖江以下之賊朱亭以上之賊皆爲易辦湘潭大戰之時賊調回湘鄉一枝兵我縣得以無恙我家得以安全皆塔副將之功也所可恨者吾於初二日帶水師五營陸勇八百至靖江攻剿賊巢申刻開仗僅半頓飯久陸勇奔潰水勇亦紛紛奔竄二千餘人竟至全數潰散棄船礮而不顧深可痛恨惟鈞鈞于未出隊者略存子藥礮位而各水手亦紛紛盡

散紅船以隨手僅存三人餘船竟無一水手實爲第一可怪之事刻下兄已移寓妙高峯畱數百陸勇護衛如使湘潭一股竟就撲滅淨盡則天下事大有可爲若湘潭賊不遽滅則賊集日眾湖南大局竟多棘手之處盡人事以聽天吾惟日日謹慎而已餘俟續布

咸豐四年四月十四日

澄候溫甫于樞季洪四位老弟左右十四日劉一名四來安五來先後接到父大人手諭及洪弟信具悉一切靖江之賊現已全數開去竄奔下游湘陰及洞庭皆已無賊直至岳州以下矣新牆一帶土匪皆已撲滅惟通城崇陽之賊尚未剿淨時時有

窺伺平江之意湘潭之賊在一宿河以上被燒上岸者竄至醴陵萍鄉萬載一帶聞又裹脅多人不知其盡竄江西抑仍回湖南瀏平一帶如其回來亦易剿也安化土匪現尚未剿盡想日內可平定吾於三月十八發岳州戰敗請交部治罪一摺於四月初十日奉到 硃批 另有旨又夾片奏初五鄒國勳被火燒傷初七大風壞船一案奉 硃批 何事機不順若是另有旨又夾片奏探聽賊情各條奉 硃批 覽其片已存畱軍機處矣又有 廷寄一道 諭旨 一道茲鈔錄付回十二日會同撫臺提臺奏湘潭甯鄉靖江各處勝仗敗仗一摺茲鈔付回其摺係左季高所爲又單銜奏靖江戰敗請交部從重治罪一摺又奏調

各員一片均於十二日發六百里遞去慈鈔錄寄家呈父叔大人一閱兄不善用兵屢失事機實無以對 聖主幸湘潭大勝保全桑梓此心猶覺稍安現擬修整船隻添招練勇待廣西勇到廣東兵到再作出師之計而餉項已空無從設法艱難之狀不知所終人心之壞又處處使人寒心吾惟盡一分心作一日事至於成敗則不能復計較矣魏蔭亭近回館否澄弟須力求其來吾家子姪半耕半讀以守先人之舊慎無存半點官氣不許坐轎不許喚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糞等事須一一爲之插田蒔禾等事亦時時學之庶漸漸務本而不習於浮僞矣至要至要千囑萬囑

咸豐四年四月十六日

夜書於長沙妙高峯

澄溫子植季洪四弟足下昨寄去一函諒已收到十五日接父大人手諭敬知一切兄每日黎明看操現已閱看四日專看戈什哈及親兵二種然有所表率他營亦將興起父大人命招湘鄉之原水手趕緊前赴鄂省下游此時所患者水手易添船隻難辦不特衡州新造之船難以遽就即在省之船經屢次風波屢次戰陣後亦多有損壞者修整難以遽畢且廣西水勇廣東水兵皆於五月可到不得不少爲等候整頓成軍稍有把握然後揚帆東下余近來因肝氣太燥動與人多所不合所以辦事多不能成澄弟近日肝氣尤旺不能爲我解事反爲我添許多

唇舌爭端軍中多一人不見其益家中少一人則見其損澄侯及諸弟以後儘可不來營但在家中教訓後輩半耕半讀未明而起同習勞苦不習驕佚則所以保家門而免劫數者可以人力主之望諸弟慎之又慎也

咸豐四年四月二十日

澄溫植洪老弟左右七十七九接父大人三十五手諭及澄弟兩函具悉一切茲分列各條於後祈諸弟稟知父大人兼稟叔父大人

一水勇自廿四五日成章詔營內逃去百餘人胡維峯營內逃去數十人廿七日何南青營內逃去一哨將戰船礮位棄之東

陽港盡搶船中之錢米帆布等件以行廿八日各營逃至三四
百人之多不待初二靖江戰敗而後有此一潰也其在湘潭打
勝仗之五營亦但知搶分賊贓全不回省卽行逃回縣城甚至
將戰船送入湘鄉河內各勇登岸逃歸聽戰船飄流河中丟失
貨物彭雪琴發功牌與水手水手見忽有頂戴遂自言並册上
姓名全是假的應募之時亂捏姓名以備將來稍不整齊不能
執册以相索云云鄙意欲預爲逃走之地先設捏名之計湘勇
之喪心昧良已可概見若將已散者復行招回則斷難得力衡
永之水勇不過五月可到亦不甚遲遲也
一廣東水師總兵陳大人帶廣東兵一百洋礮一百已於四月

初六日到榔月內可到省廣西水勇亦五月可到衡州造新船
省城整舊船皆五月可齊不至延到七月始行也

一澄弟自到省幫辦以來千辛萬苦鉅細必親在衡數月尤爲
竭力盡心衡郡諸紳佩服以爲從來所未有昨日有鄭桂森上
條陳言見澄侯先生在湘陰時景象渠在船上不覺感激泣下
云云澄弟之才力誠心實爲人所難學惟近日公道不明外間
悠悠之口亦有好造謠言譏澄弟之短者而澄弟見我諸事不
順爲人欺侮愈加憤激肝火上炎不免時時惱怒盛氣向人人
但見澄弟之盛氣而不知實有激之逼之使然也人以盛氣
凌物誚澄澄以盛氣傷肝致病余恐其因抑鬱而成內傷又恐

其因氣盛而招怨聲故澄歸之後即聽其在家養息不催其仍來營中蓋亦見家中之事非澄不能提新宅之綱鄉間之事非澄不能代大人之勞也並無纖介有不足於澄弟之處澄弟當深知之必須向大人膝下詳稟之

一王璞山之驕蹇致貽誤大局凡有識者皆知之昨在家招數百鄉勇在石潭殺殘賊三十人遂報假勝仗言殺賊數百人余深惡之余與中丞提軍三人會銜具奏一摺係左季高所作余先本將摺稿看過後渠又添出幾段竟將璞山之假勝仗添入發摺後始送稿來畫已無可如何只得隱忍畫之朱石樵在岳州戰敗逃回在甯鄉戰敗逃奔數次昨到省城仍令其署寶

慶府事已於十八日去上任矣是非之顛倒如此余在省日日
惱鬱諸事皆不順手只得委曲徐圖昨當面將朱石樵責備渠
亦無辭以對然官場中多不以我爲然將來事無一成辜負
皇上委任之意惟有自愧自恨而已豈能怨人乎怨人又豈有
益乎大抵世之亂也必先由於是非不明白黑白不分諸弟必欲
一一強爲區別則愈求分明愈致混淆必將嘔氣到底願諸弟
學爲和平學爲糊塗璞山之事從今以後不特不可出諸口而
且不可存諸心

一我廿四都之長夫不耐勞苦好穿長衣鞋靴不敢遠行時刻
思歸余擬在此另雇長夫其本境長夫止留三四人以此以餽

送信歸家

一率五病故我絕不知信息季弟何以並不告我前澄弟信中有半句我始駭然昨葛十一來乃實知之刻下已搬柩還鄉否若尚在省急須寫信來我當設法送歸也其如何病如何歿季弟當詳告我

以上數條望諸弟細心體貼縷稟堂上大人爲要

咸豐四年四月廿一日

澄温沅洪四弟左右屢日發家信數次想已收到實收換部照須造清冊一本大非易事現命孫閩青經理此事恐非二十日不能了縱不能如請咨部功牌冊之精妙亦不宜太草率也三

月廿二所發一摺頃於四月二十日接奉 硃批並 廷寄茲
照鈔送回呈堂上大人一閱廣東水師兵已於廿一日到一百
矣洋礮亦到百尊廣西水勇尚未到衡州所造新船聞甚不合
用頃有信與蕭可見令其略改也蔭亭兄到館請其催將侯兄
速來並告貴州徐河清韓超張禮度並皆奏調來楚均五月可
到也餘不一一

咸豐四年五月初一日

澄沅洪三弟左右三十日奉到父大人手諭及三弟信件具悉
一切長夫俱畱在此吃上頭飯每日給錢百文實無一事可勞
其筋力故不能不略減也沅弟言我仁愛有餘威猛不足澄弟

在此時亦常說及近日友人愛我者人人說及無奈性已生定
竟不能威猛所以不能威猛由於不能精明 事事被人欺侮故
人得而翫易之也甲三之論甲五之小講已 加批付回科一科
三科四之字俱好科一請安稟其字畫麤大 頗有乃父之風季
弟在益陽所領錢文紳士文任吾等已料理 清楚在湘陰時卽
在兄處領得實收兄到岳州忘告季弟耳四 月初一日與中丞
會銜奏請調貴州廣東兵茲於廿六日奉到 寄諭鈔錄付回
餘不一

咸豐四年五月初四日

澄溫季三位侍右初二日接奉 寄諭兄兩次請罪尚止革職

身言身口
不加嚴譴鮑提軍革職卽以塔副將署提軍任 聖鑑之公明
天恩之高厚實令人感激無地茲鈔錄付回江采七於三月
自廬州回初三到省千辛萬苦或三日而僅得兩飯或數夜而
不得一眠亂世行路之難真奇難也在湖北時得見魏召亭光
景甚窘曾與采五言及萬一城破當由大東門避去湖北官弁
兵勇久無餉銀真不堪設想也召亭家書一件付去兄身體甚
好樹堂雲仙皆來此過節專待衡州船到廣西勇到卽配齋東
下塔智亭於初八日先帶陸勇三千餘人至岳州去餘不一一

咸豐四年五月初九日

澄温沅季老弟左右初九日芝三到省接奉父大人手諭及澄

弟季芝生各信具悉一切余於初八日具摺謝恩並夾片三件茲一併鈔錄付回凡諭旨章奏等件付至家中者務宜好爲藏弄我兄弟五人無一人肯整齊收拾者亦不是勤儉人家氣象以後宜收拾完整可珍之物固應愛惜卽尋常器件亦當彙集品分有條有理竹頭木屑皆爲有用則隨處皆取攜不窮也溫弟在此住旬餘心平氣和論事有識以後可保家中兄弟無紛爭之事余在外大可放心李筱泉之家眷意欲寄居湘鄉一則省城雖防守甚嚴而時時有寇至之慮一則寓公館比之居鄉其奢儉相去甚遠渠託江采五在中沙等處又託余在廿三四都等處尋覓住居澄弟等爲之畱心或在離我家二三十

里之區擇一善地以省儉爲主渠光景甚窘也余再三辭之言
我家尚難自保且遷徙而遠避又焉能庇及他人渠意總欲居
鄉緩急尚可藏匿山穴至土匪搶劫渠本無可捨云云余不能
再辭澄弟可一爲照拂之鮑提軍於初八日出省至辰州住塔
智亭初十擬至岳州餘不一一卽請近佳

咸豐四年五月二十日

男國藩跪稟父親大人萬福金安二十日申刻唐四到奉到手
諭敬悉一切家中大小平安鄉間田禾暢茂甚爲忻慰賊匪於
初六日復竄入岳州城內約有二三千人岳陽城下及南津港
船約有數百號初八九分船竄至西湖擾安鄉縣十三日龍陽

失守東而益陽西而常德並皆戒嚴此間調李相堂都司帶楚勇一千胡詠芝帶黔勇六百前往又調周鳳山帶道州勇一千一百想廿三四可先後到常又趙璞山帶新甯勇一千由寶慶往常德又有貴州兵一千亦至常德想可保全塔智亭於十二日起程至岳現尚未到男在省修理戰船已有八分工程衡州新船及廣西水勇均於本月可到出月初即可令水師至西湖剿賊十八日城牆上之兵一

二千人聞至中丞署內因每銀一

兩折放錢二千文係奉戶部

咨而兵不肯從斫柱毀轎闢至三

堂實屬可慮二十日吳坤修

之火器所起火火藥燒去數千斤

其餘火器全燒傷人數十現

尚未查清此事關係最要緊男之

心緒不能順適然必認真辦理斷不因此而稍形懈弛大人此
次下縣係因公事紳士之請以後總求不履縣城男心尤安尤
望不必來省軍務控僚之際免使省中大府多出一番應酬男
亦惟盡心辦理一切不以牽裾依戀轉增大人慈愛感喟之懷
伏乞大人垂鑒餘容續稟

咸豐四年六月初二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老弟足下父大人自縣還家後又接一信
知合家清吉甚慰甚慰此間發探卒數十人至常德龍陽探聽
均言常德已於十六日失守省局及各處探信眾口一詞而桃
源廿三日尚有請兵稟帖來省桃源去常六十里不應郡城失

陷一無所聞大約常德此時尚未失守現已遣周鳳山帶道州
新田勇一千六百前往李輔朝帶楚勇一千胡詠芝帶黔勇六
百新甯趙令帶楚勇千人馳往合之貴州兵一千並常德本城
二千共六七千之多兵力實不爲單惟中隔河水四渡不知各
兵能過至常否澧州西接荊州之賊南接常德之賊而蔣家之
富久爲賊所垂涎實屬可危塔提軍於廿二日在新牆打一勝
仗奪獲賊船四十七隻奪得木城一座現駐新牆之北離岳州
尚五十里通城之賊與江老四之楚勇相持月餘林秀三因聲
名不好撤回省城自通城平江之官紳庶民及省城之官員無
不說秀三壞話者毀譽之至如飄風然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

然入於南海而不知其所自 人力固莫能挽回也水師戰船省
河所修葺及衡城所新造者 皆精堅可愛比去年者好得三倍
擬於初十間令褚夏楊彭起 行赴常德勦辦是爲頭幫余待廣
西水勇到一同起行爲二幫 陳鎮臺七月初起行爲三幫現在
發往各處者兵勇共二萬人 餉項十分支絀幸廣東解銀十二
萬近日可到略有生機羅羅 山初三可到省芝生之信羅山一
到卽交當可速耳兒姪輩總 須教之讀書凡事當有收拾宜令
勤懶無作欠伸懶漫樣子至 要至要吾兄弟中惟澄弟較勤吾
近日亦勉爲勤敬卽令世運 艱屯而一家之中勤則興懶則敗
一定之理願吾弟及兒姪等 聽之省之付回參茸丸一罍卽顏

翼臣王仲山所作者父大人能服更好若不相宜叔父及家中相宜者服之可也

咸豐四年六月初四日

澄溫沅季四弟足下昨發一信後羅山卽於初三到省是日二更得信周鳳山李輔朝之勇於廿九在龍陽得三勝仗廿九日夜終宵廕戰不得休息初一早一戰卽已敗潰蓋扎營城外沙洲之上是夜漲水侵入營盤初一早營內水深尺餘賊船三面環攻共二千餘號之多此時逃出營外途中無船可渡淹斃至二三百人軍器全失周李皆健將此番大挫尤焦灼也家中長夫春二維五芝三明四等皆不願遠出茲皆令其回里其工錢

每月三十日並未扣一日耳餘不一

咸豐四年六月初六日

澄溫沅季老弟足下昨寄一信言周鳳山李相堂龍陽之敗後
接來稟知周營千一百人中實傷斃四十人李營千人中實斃
十九人尚不爲大挫胡詠芝初四由安化至桃源一路勦賊周
李即可同去廣西水勇李太守帶來冷日到省若配齊船隻尚
須十餘日乃可行也餘不一

咸豐四年六月十二日

澄溫沅季四位老弟左右劉一至接到父大人手諭並諸弟各
信欣慰鄉里人和年豐猶是盛世景象周鳳山初一早在沅江

城外打敗仗次日退至益陽初三停住一天初四仍出征由安
化桃源一路至常德剿賊鳳山之勇打仗並未多傷僅傷十餘
人水淹死者又近二十人其餘陸續回營隔日即能整隊出征
真可愛真可敬常德澧州並於十六日失守現在均已賊退初
三四五賊船由西湖回至東邊約以千餘計不知係占踞岳州
柳係徑赴下游湖北現未探確初十日奏摺奉批回謝 恩
摺批云知道了請專摺奏事片批云著准汝單銜奏事請
塔軍門出境剿賊片批云另有旨其寄諭鈔回 聖上此
次並不十分催促尤深感激省城新鑄大錢甚爲可觀茲付當
一百者五十文當五十者五十文乞查收並寄七千五百文收

揮爲憑餘不一

咸豐四年六月十八日

澄溫沅季老弟左右湖北青撫臺於今日入省城所帶兵勇均不准其入城在城外二十里扎營大約不過五六千人其所稱難民數萬在後隨來者亦未可信此間供應數日卽給與途費令其至荊州另立省城此實未有之變局也鄒心田處已有札至縣撤委前胡維峯言鄒心田可勸捐余不知其卽至堂之兄也昨接父大人手諭始知之故卽札縣撤之胡維峯近不妥當亦必屏斥之余去年辦清隲甯徵義甯宏才一案其卷已送回家中請澄弟查出卽日付來爲要湖北失守李鶴人之父想已

殉難鶴人方寸已亂此刻無心辦事日內尚不能起行至七月初旬乃可長征耳餘不一一諸弟在家教子姪總須有勤敬二字無論治世亂世凡一家之中能勤能敬未有不興者不勤不敬未有不敗者至切至切余深悔往日未能實行此二字也千萬叮囑澄弟向來本勤但敬不足耳閱歷之後應知此二字之不可須臾離也

咸豐四年六月廿三日

澄溫沅季四位老弟左右廿二日彭四到接父大人手諭及諸弟來信欣慰一切廿日摺差歸閱京報袁漱六於五月十三日引見得御史十五日特旨放江蘇蘇州府遺缺知府渠寫

家信回要其家專人至京渠有多少事要交代况因各捐生事亦欲造冊專人至京如袁家人去卽與之同行也余前奏捐事部議已准茲鈔付回廣西水勇於十八日殺死祁陽勇七人日內嚴查逞兇下手之犯必須按律嚴辦湖北青撫臺帶來之兵勇大約二萬金乃可了事飢困之後甚安靜不鬧事也余擬於七月初六起行甲三甲五二人可令其來省送我蓋少年之人使之得見水陸軍旅之事亦足以長見識且子姪送我亦至理之不可少者也書不十一餘俟續布

咸豐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自十六日水師大敗十八

日陸營獲勝吾兩寄家書想已收到十九二十皆平安二十一
日陸軍開仗辰勇深入誤中賊伏諸殿元陣亡帶新化勇之劉
國慶亦陣亡辰勇新化勇實勇相繼奔潰塔軍門坐馬扎子鎮
住獨不奔回身旁僅數十人楊名聲帶宜章勇前往救援喝令
各營倒回仍前進殺賊始得保全智亭又追賊數里殺斃數十
名我軍傷亡者亦僅數十人下半年天水師至陳陵磯開仗去三
板艇二十餘隻二更尚未歸營不知勝負若何下游賊勢浩大
合武昌漢口之賊盡銳上犯水師太單恐難得力吾惟靜鎮謹
守以固軍心而作士氣初六十四勝仗一摺十六十八勝敗互
報一摺茲專人送歸呈父叔大人一閱家中兄弟子姪總宜以

勤敬二字爲法一家能勤能敬雖亂世亦有興旺氣象一身能勤能敬雖愚人亦有賢智風味吾生平於此二字少工夫今諄諄以訓吾昆弟子姪務宜刻刻遵守至要至要家中若送信來子姪輩亦可寫稟來岳並將此二字細細領會層層寫出使我放心也餘俟續布

水師頃已於三更回營完好無恙辰勇聞止傷十餘人陣亡者係一劉千總帶道標勇者非劉國慶也

咸豐四年七月廿七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弟足下安五至接到家書具悉一切自十八日一戰後廿一日陸路開仗小有挫衄諸殿元陣亡千總

劉士宜陣亡餘兵勇傷亡廿餘人賊亦殲斃數十人二十六日賊從湖北須集悍賊二萬人由臨湘陸路前來意欲撲塔周羅山等之營盤陸路旣得水軍自然失勢拚死攻撲滿山滿坑無非黃旗紅巾比三月初十人數更多幸羅山之湘勇得力將頭起殺退以後如周鳳山之營楊名聲之營亦俱奮勇殺賊共七八百名此股賊來甚多必有屢次血戰東南大局在此數日內可定如天之福陸路得獲大勝水路亦可漸次壯盛也帶水師者有戰陣之險有風波之苦又有偷營放火之慮時時隄防殊不放心幸精神尚好照料能周耳霞仙定於本月內還家渠在省實不肯來兄強之使來兵凶戰危之地無人不趨而避之平

日至交如馮樹堂郭雲仙等尚不肯來則其他更何論焉現除
李次青外諸事皆兄一人經理無人肯相助者想諸弟亦深知
之也甄甫先生去年在湖北時身旁僅一舊僕官親幕友家丁
書差戈什哈一概走盡此亦無足怪之事兄現在局勢猶是有
爲之秋不致如甄師處之蕭條已甚然以此爲樂地而謂人人
肯欣然相從則大不然也兄身體如常癱疾不作乞告稟父叔
大人千萬放心

咸豐四年閏七月初二日

澄溫植洪四弟足下初一日胡二春二維五至接父大人及諸
弟手書具悉一切自廿六日陸路大獲勝仗之後廿八日陸路

又大勝廿九日水路大勝賊自湖北漢黃以下盡糾其精銳來
岳以與我軍相抗廿八日鏖戰至五箇時辰之久塔軍門匹馬
衝突忽東忽西全軍士卒無一人不俯首咋舌稱爲神勇廿九
日辰刻接仗塔公打中路羅山打西路周鳳山打東路羅山之
湘勇此次最爲出力賊分五六千人專撲羅山一路湘勇竟能
以少勝多我軍猛殺則賊退敗退不過二里輒迴戈相向大殺
一回如是者三退三進湘勇竟能抵住不忙不亂至第三次追
去賊亦不敢迴顧矣周鳳山之勇楊名聲之勇皆極勇敢向前
一可當十是日自辰至申殺賊共計五百餘人賊自敗奔跌宕
墜澗死者其數尚多水師於未刻至陳陵磯適有賊船上來開

礮轟擊賊舟奔退乘勝追下至播鼓臺燒賊船約二十餘號奪
獲賊船約七十餘號殺斃溺斃之賊約千餘人蓋是日凶悍之
賊皆已上岸每船僅畱二三賊在船餘皆被擄之水手一見官
兵開礮轟擊賊與水手紛紛撲水自溺故我軍愈得勢也三十
初一日水師皆出隊擊賊三十日未甚交鋒初一日李鶴人一
營在前攻勦擊斷陳鎮軍之舊拖罟船頭桅斃賊十餘人陸營
經廿六廿八九日三次血戰之後二日內未開仗現在陸營有
六七分可靠水營有四五分可靠擬再備三板數十號小漁划
壹百號出隊開仗時散布滿河拋擲火毬以亂賊陣或更有濟
餘不一一卽乞稟告父叔大人堂上爲要千萬放心

自十六日水師大挫之後至廿九日獲一勝仗人心始克大定
不料初一日酉刻廣西勇收隊回來在劉公磯一帶開礮訛傳
爲賊船上來岳城百姓紛紛逃奔扶老攜幼號泣於道南津港
各船皆挂帆開逃嚴禁之而不能止軍心總不堅定頗可虞也
現在力求鎮定總以不出隊不開仗爲主

咸豐四年閏七月初三日

澄温沅洪老弟左右初二日遣劉四王晚送信回家是日申刻
得信智亭於巳刻傳令直撲賊營行至近賊營盤天大風雨賊
點大礮不然放火毬亦不然我軍勇氣百倍雖數萬竹籤布地
數重深溝高牆竟能一直撲入一營旣破各營膽寒不過一時

之久竟將賊營十三座全行踏破數萬之賊狂奔大潰滿山遍
谷我軍窮追愈追愈力有直追至陳陵磯江邊逼賊下水者不
下千人有追至半途而返收取賊物者大約搶到騾馬六七百
匹大礮數十位擡鎗數百枝烏鎗刀矛以千件計旗幟亦以千
計自有此賊以來未有如此剿洗痛快者也兄申刻得信又派
水師前往追剿行至陳陵磯卽已天黑因駐紮焉派三板往下
追十餘里賊舟已全數下竄今日黎明各船當進追待其追賊
歸來水營當進紮陳陵磯下擂鼓臺一帶以與陸營相近聯絡
一氣餘俟續布

咸豐四年閏七月初九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足下自初二日陸路連蹋賊營十三座奪
獲馬騾七八百匹軍械二千餘件是夜水師進追四十里賊舟
捨命奔逃初三日又追百餘里賊棄舟登岸者甚多初四日追
至六溪口追得賊船十餘號開礮轟擊賊僅放數礮抵拒旋卽
登岸逃走我軍入口內之湖搜剿搜得賊船百數十號一見我
軍開礮圍攻卽紛紛棄舟而去軍士爭欲搶船楊載福下令止
許焚燒不許搶奪遂將百餘船一炬焚之是夜將士搜湖三十
里通宵未睡次早仍回新隄螺山駐紮以小划探至金口皆無
賊船自金口至武昌六十里不知賊船尙存若干此番若能乘
勝直追下去武漢竟易收復可惜我水師尙須添募船礮亦未

齊全陸路之兵尚無糧臺隨行不能遽進連日北風甚大亦難東下風稍息余卽進紫螺山也茲遣人回送一信卽日移營前進求堂上大人放心餘不一

咸豐四年閏七月十四日

澄溫沅洪四弟左右兄於初十日開船十一日巳刻至螺山去岳州八十里楊載福蕭捷三兩營已下駐紫新堤去螺山又四十五里楊蕭於十一夜入倒口黃介湖內搜剿餘賊賊僅開十餘礮卽紛紛登岸逃走各哨官謹遵我不許搶貨之令將六十餘號空船一概焚燒岸上百姓焚香於辮頂跪岸上歡迎呼各勇爲青天大人各勇每見一人卽得如此稱呼高興之至倒口

湖內既已搜剿其下六溪口亦經搜剿京口以上已無賊蹤自京口六十里至武昌尚未探明大抵賊於水戰一事極爲無能渠所用者民船每放一礮全身震破所擄水手皆不願在賊中久住又以所擄之百姓令其勉強打槳勉強扶柁皆非其所素習卽兩次得我之船得我之礮皆我兵勇自先上岸情願將船礮丟棄與他是以大敗若使我兵勇自顧其船不將船礮送他渠亦斷不能攏來追我此屢次打仗眾勇所親見而熟知者渠得我之戰船洋礮並不作水戰之用以洋礮搬於岸上扎營而戰船或鑿沈江心或自焚以逃亦未收戰船之用惟賊中所擅長制勝者在漁划百餘號每戰四出圍繞迷目驚心此次余亦

辦得小漁划百廿號行走如飛以後我軍見賊小划或不致驚
慌耳衡州捐項究竟何如便中可一打聽永豐大布厚而不貴
吾意欲辦好帳房五百架寬大結實以爲軍士寒天之用澄弟
若可承辦此事望與堯階細商卽在本邑捐項內支用餘不一
一望敬稟父親大人叔父大人軍中匆忙不及楷稟也

諸子姪輩於勤敬二字略有長進否若盡與此二字相反其家
未有不落者若箇箇勤而且敬其家未有不興者無論世亂與
世治也諸弟須刻刻畱心爲子姪作榜樣

凡我屢次所寄奏摺 諭旨家中須好爲收藏不可拋散或作
一匣收之敬謹弄藏

咸豐四年閏七月廿七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日來北風甚勁省城各船不能來營吾自十六挫失之後陸續添募水勇募小划子共百三十號每號多者六七人少者三四人通共小划子載水師千餘人已到七十餘號此外添募之勇仍用快蟹長龍三板等船但恨無好礮配之水師前營李孟羣左營中營秦國祿清江營俞晟各戰船皆已駐紮金口去武昌僅六十里右營尚在嘉魚去金口百五十里後營定湘營尚隨余在新堤去嘉魚九十里通共水師大營八營小營五營若在廣西借得洋礮急至則振興氣象較自省起程時尚遠勝之但恐礮難遽至耳陸兵大隊

駐扎羊樓司羅山於十八日在長安驛打一勝仗廿三日在羊樓洞打勝仗破一賊卡廿四日在佛嶺打勝仗破一賊卡廿六日在羊樓洞打大勝仗四次共殺賊七八百人而我軍僅一人受傷湘勇之善戰超出各營之上而羅山以書生而善用兵若此良可敬也智亭勦滅崇通股匪後卽直下收復武漢水師亦待陸軍同進而水勇皆躍躍欲戰暗笑主將之不進爲極怯也廿一至廿九四次勝仗摺已批回茲鈔回呈堂上大人一閱求諸弟稟明餘不一一

咸豐四年八月十一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弟足下久未遣人回家家中自唐二維

五等到後亦無信來想平安也余於廿九日自新隄移營八月初一日至嘉魚縣初五日自坐小舟至牌洲看閱地勢初七日卽將大營移駐牌洲水師前營左營中營自又七月廿三日駐扎金口廿七日賊匪水陸上犯我陸軍未到水軍兩路堵之搶賊船二隻殺賊數十人得一勝仗羅山於十八廿三廿四廿六等日得四勝仗初四發摺俱詳敘之茲付回初三日接上諭
廷寄余得 賞三品頂戴現具摺謝 恩 寄諭並摺寄回
余居母喪並未在家守制清夜自思跼踏不安若仗 皇上天威江面漸次肅清卽當奏明回籍 事父祭母稍盡人子之心諸弟及兒姪輩務宜體我寸心於父 親飲食起居十分檢點無稍

疎忽於母親祭品禮儀必潔必誠於叔父處敬愛兼至無稍隔
闕兄弟妯娌總不可有半點不和之氣凡一家之中勤敬二字
能守得幾分未有不興若全無一分未有不敗和字能守得幾
分未有不興不和未有不敗者諸弟試在鄉間將此三字於族
戚人家歷歷驗之必以吾言爲不謬也諸弟不好收拾潔淨比
我尤甚此是敗家氣象嗣後務宜細心收拾卽一紙一縷竹頭
木屑皆宜檢拾伶俐以爲兒姪之榜樣一代疎懶二代淫佚則
必有晝睡夜坐吸食鴉片之漸矣四弟九弟較勤六弟季弟較
懶以後勤者愈勤懶者痛改莫使子姪學得意惰樣子至要至
要子姪除讀書外教之掃屋抹桌橙收糞鋤草是極好之事切

不可以爲有損架子而不爲也

咸豐四年九月十三日

澄溫沅季四位老弟左右廿五日著胡二等送家信報收復武漢之喜廿七日具摺奏捷初一日制臺楊慰農肅到鄂相會是日又奏廿四夜焚襄河賊舟之捷初七日奏三路進兵之摺其日酉刻楊載福彭玉麟等率水師六十餘船前往下游剿賊初九日前次謝恩摺奉硃批回鄂初十日彭四劉四等來營進攻武漢三路進剿之摺奉硃批到鄂十一日武漢克復之摺奉硃批廷寄諭旨等件兄署湖北巡撫並賞戴花翎兄意母喪未除斷不敢受官職若一經受職則二年來之苦

心孤詣似全爲博取高官美職何以對吾母於地下何以對宗族鄉黨方寸之地何以自安是以決計具摺辭謝想諸弟亦必以爲然也功名之地自古難居兄以在籍之宮募勇造船成此一番事業名震一時人之好名誰不如我我有美名則人必有受不美之名者相形之際蓋難爲情兄惟謹慎謙虛時時省惕而已若仗 聖主之威福能速將江面肅清蕩平此賊兄決意奏請回籍事奉吾父改葬吾母久或三年暫或一年亦足稍慰區區之心但未知 聖意果能俯從否諸弟在家總宜教子姪守勤敬吾在外既有權勢則家中子姪最易流於驕流於佚二字皆敗家之道也萬望諸弟刻刻畱心勿使後輩近於此二字

至要至要羅羅山於十二日拔營智亭於十三日拔營余十五
六亦拔營東下也餘不一一乞稟告父親大人叔父大人萬福
金安

寄駱中丞信節鈔一段

廿一日羅山由金口移營至河泊山水師出隊接應恐賊因我
營壘未成而遽來撲也水師與花園江邊賊營對敵各哨官中
有勇敢者衝過賊營直下鸚鵡洲漢陽鮎魚套等處賊見水師
已出其下立時慌亂而羅老及確湖義渠各營竟不扎營直撲
賊壘賊恐水師鈔後陸軍攻前相率奔潰羅老義確及李光榮
之川勇三路衝入將賊營三座蹋平燒毀其牆三重高皆盈丈

又壕三層引江水入壕內通青林湖竹簽密布十丈用釣橋出入彼自奔潰並此而不能守軍事純視氣之盛衰不盡關人力也水師自己刻開仗至二更始行收隊燒賊船約三百餘號奪獲亦近百號自沌口起下至鸚鵡洲東至鮎魚套燒毀路盡套內尚未燒淨西岸沌口之下鹽關賊營四五座亦被魁楊荆兵蹋破燒毀蓋賊之所以堅壘於兩岸者皆重重置礮以擊我之水軍忽見水軍衝出營壘之下頓失所恃遂相顧驚奔而水軍由江中轟岸營子如雨下故東岸羅老義確之軍能破賊營西岸魁楊之軍亦破賊營各奪礮百餘座馬數百匹廿二日水師清晨出隊接攻鮎魚套之船麋戰約一時之久各營奮勇哨官

遂棄而之他竟攻漢口直下塘角並追剿青山以下從下游雷
轟而上縱火焚舟適北風甚勁賊船不能下竄塘角漢口鮎魚
套等處同時延燒火光燭天比廿一日所焚之船數尚倍之奪
獲賊船約二百餘號楊載福等自青山歸來又入襄河燒船十
餘里其未燒盡者僅鮎魚套口內數十號襄河口內若干號而
已是日羅羅山等進蹋鮎魚套賊營六座直抵武昌城根魁楊
荆兵亦蹋盡西岸賊營直抵漢陽城根廿三日未明兩城賊眾
皆逃僅畱數十人點放虛礮我軍辰刻入城兩岸同時克復賊
之衣被錢物一概未收徒手翦髮鼠竄狂奔從東門逃出者至
洪山一帶遇塔兵殺二千人自軍興以來未有如此痛快者也

咸豐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胡二等於初一日到營接奉父大人手諭及諸弟信具悉一切兇於二十日自漢口起行二十一日至黃州二十二日至堵城以羊一豕一爲文祭吳甄甫師二十三日過江至武昌縣二十四在巴河晤郭雨三之弟知其兄觀亭在山西因屬邑失守革職兩山現署兩淮鹽運使二十九日至蘄州是日水師大戰獲勝初一初四初五陸軍在田家鎮之對岸半壁山大戰獲勝初九初十水師在蘄州開仗小勝十三日水師大破田家鎮賊防燒賊船四千餘號自此軍以來陸路殺賊之多無有過於初四之戰水路燒船之多無

有過於十三之役現在前幫已至九江吾尚駐田家鎮離九江
百五十里陸路之賊均在廣濟黃梅一帶塔羅於廿三日起行
往剿一切軍事之詳均具奏報之中茲並鈔錄寄回所敬呈父
親大人叔父大人一覽劉一良五於廿日至田家鎮得悉家中
老幼均吉甚慰甚慰魏蔭亭先生既來軍中父大人命九弟教
子姪讀書而九弟書來堅執不肯欲余另請明師余意中實乏
明師可以聘請日內與霞次及幕中諸君子熟商近處惟羅研
生兄是我心中佩仰之人其學問具有本原於說文音學輿地
尤其所長而詩古文辭及行楷書法亦皆講求有年吾鄉通經
學古之士以鄒叔績爲最而礪生次之其世兄現在余幕中故

請其寫家信聘研生至吾鄉教讀研兄之繼配陳氏與耦庚先生爲聯襟渠又明於風水之說並可在吾鄉選擇吉地但不知其果肯來否渠現館徐方伯處未知能辭彼就此否若果能來足開吾邑小學之風於溫甫子植亦不無裨益若研兄不能來則吾心中別無人植弟堅不肯教則乞諸弟爲訪擇一師而延聘焉爲要甲三甲五可同一師不可分開科一科三科四亦可同師餘不一一諸侯續布

咸豐四年十一月初七日

書於武穴舟中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廿五日遣春二維五歸家
曾寄一函並諭旨奏摺二冊廿六日水師在九江開仗獲勝

陸路塔羅之軍在江北蘄州之蓮花橋大獲勝仗殺賊千餘人
廿八日克復廣濟縣城初一日在大河埔大獲勝仗初四日在
黃梅城外大獲勝仗初五日克復黃梅縣城該匪數萬現屯踞
江岸之小池口與九江府城相對塔羅之軍卽日追至江岸卽
可水陸夾擊能將北岸掃除然後可渡江以剿九江府城之賊
自至九江後卽可專夫由武甯以達平江長沙茲因魏蔭亭親
家還鄉之便付去銀一百兩爲家中卒歲之資以三分計之新
屋人多取其二以供用老屋人少取其一以供用外五十兩一
封以送親族各家卽往年在京寄回之舊例也以後我家光景
略好此項斷不可缺家中卻不可過於寬裕處此亂世愈窮愈

好我現在軍中聲名極好所過之處百姓爆竹焚香跪迎送錢
米猪羊來犒軍者絡繹不絕以祖宗累世之厚德使我一人食
此隆報享此榮名寸心兢兢且愧且慎現在但願官階不再進
虛名不再張常葆此以无咎卽是持身守家之道至軍事之成
敗利鈍此關乎國家之福吾惟力盡人事不敢存絲毫微倖
之心諸弟稟告堂上大人不必懸念馮樹堂前有信來要功牌
一百張茲亦交蔭亭帶歸望澄弟專差送至寶慶交樹堂爲
要衡州所捐之部照已交朱峻明帶去外帶照千張交郭雲仙
從原奏之所指也朱於初二日起行江隆三亦同歸給渠錢已
四十千今年送親族者不必送隆三可也餘不一一

咸豐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書於九江舟次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十月廿五專人送信回家
魏蔭亭歸又送一函想先後收到十一月廿一日范知寶來九
江接澄弟信具悉一切部監各照已交朱峻明帶歸矣樹堂要
功牌百張又交蔭亭帶歸余送朱峻明途費二十金渠本解船
來故受之送蔭亭二十金渠竟不受俟有便當再寄渠江隆三
表弟來營余念母親之姪僅渠有子送錢四十千渠買鹽花帶
歸不知已到家否蔭亭歸余寄百五十金還家以五十周濟親
族此百金恐尚不敷家用軍中銀錢余不敢妄取絲毫也名者
造物所珍重愛惜不輕以予人者余德薄能鮮而享天下之大

名雖由高曾祖父累世積德所致而自問總覺不稱故不敢稍涉驕奢家中自父親叔父奉養宜隆外凡諸弟及吾妻吾子吾姪吾諸女姪女輩概願儉於自奉不可倚勢驕人古人謂無實而享大名者必有奇禍吾常常以此儆懼故不能不詳告賢弟尤望賢弟時時教戒吾子吾姪也塔羅自田家鎮渡至江北後五獲勝仗九江對岸之賊遂下竄安徽境余現泊九江河下塔羅渡江攻城羅於廿一日與賊接仗殺賊二三百而我軍亦傷亡四十餘人此在近數月內卽是小有挫失而氣則未稍損也水師已下泊湖口去我舟已隔六十里二十夜賊自江西小河內放火船百餘號實以乾柴桐油松脂火藥自上游乘風放下